

白天的月亮



子木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Ang Tian Se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共天題卷計韻



Ang Tien Se
Jabatan Pendidikan Johor
Johor Bahru, Johor
Kuala Lumpur

牧羚奴序

霍布一格力葉寫「窺伺狂」時曾着力描寫鷗的飛翔與海浪的活動，且有機緣到布列塔尼海灣一遊。他發現：那些心想可作實際觀察並刷新一己記憶的生命，與他正在着墨的海鳥，之間只存在至為模糊的聯繫。他曾是「真實之幻覺」的犧牲者。他筆下盡是物質，却不囿於感官所接觸的，而廣及注意力集中其上的東西；記憶（藉之回到過去的物質中）計劃（藉之走向未來的物質），幻想也都是物質。他筆下的人似不存在，但一切物質均出現在人的注視、思量以及足於損毀那些物質的慾望中。這是霍布一格力葉小說新法則的一部份。他的頓悟對昨日的東西是反抗，作品產生傳統的延續，其自然產生的否定，範圍包括小說作者作為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神格的客觀敘述者。（詳見 Alain Robbe-Grillet 著 *Towards A New Novel* 中 *From Realism to Reality* 與 *New Novel, New Man* 二文）在一本小說集出版之時提霍布一格力葉，原因他是個比較典型的入法出法立法的小說作者，其逃避僵化的慾望，立誓在前輩止步的地方繼續路程的野心，其拒斥他人企圖強加在他身上的過時之形式的精神，足資我們借鏡，也正是子木作為一位前衛畫人的寫照。在小說上，子木還是相當傳統的，不過，他的第一本小說集，不只意味一個對學術異常狂熱的畫人同時以另一種媒介作實驗，也意味他已然把自己開放向小說界內邊可能有的種種全新的刺激。這樣「白天的月亮」這個起始，便使我聯想到安部公房的昆蟲採集：昆蟲採集，還有着更直接更樸素的喜悅：那就是新種的發現。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



綠酒初嘗	■	1
白天的月亮	■	13
苦悶的日子	■	33
開戶口	■	52
茅葉上的水珠	■	60
困	■	69
七青年	■	79
閃光燈	■	116
花亭夜會	■	123
十依葛	■	135
一盒火柴	■	141
禮物	■	147

白天的月亮短篇小說集 子木著

五月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初版

綠酒初嘗

不知道我們還會有相見的機會沒有？自從執手相望淚眼，別後至今，音訊渺茫。十年了，在十年淡漠的生活中，我未曾享受人生的甘蜜，惟一感到快慰的，便是回憶起你的那時刻。彷彿我重返到快樂的時光中，無現實的負荷，一味在遊玩，捕捉人生盡善盡美的詩境。你微笑地對我，那副天真無邪的動人表情，鼓舞了我。我那時整天都在愛神的擁抱中，我覺得我是天之驕子，得天獨厚，不愁食不愁穿，而且是一個中學生，有漂亮的女朋友，你深深地愛上我。父母都寵愛我，因為我是他們惟一的孩子，凡事都順從我意。

在茫茫的人海中，我能够和你認識，並且共飲快樂之杯，真不知是那一世修的福。我們相處在一起，雖然只是短短的兩年。在這兩年愉快的時光中的一切，真够我回味一輩子。這是我人生歷程的第一個春天，來得很早的春天。由於我們還年少，人情世故未長，良辰佳景不知在我們眼前溜了多少。我們也未曾為將來的前途定下大計，我們只是隨興所之，在舞台上，演了一齣無終幕的喜劇。

那時，我才十六歲；你比我少兩歲，尚未長成的少女。你有淺藍的眼睛，筆直的鼻子，銅色的頭髮，和伶俐的腦子。第一次見到你時，我便覺得你是十分惹人愛的少女。那時，我父親正在T.P.礦業公司任高級職員。該公司給他一間住屋，就是你家隔壁那一間白鋅片和木板蓋的浮腳樓。我們一家搬到那裏居住之後，每天早上上學的時候，在三英里半的巴士站上，我總會遇到你。你穿藍色的裙子，背黑色書包，和你哥哥一起搭巴士上學。有時你媽咪也在旁邊。你們

講英語，有些我聽得懂，有些我聽不懂。你時時望我，我也時時望你。我知道你們是隔壁人家，我大可以先向你們問候，可是由於矜持，和英語講得不好，所以我不想冒昧。

有一天，在巴士上，人擁擠，你和你哥哥並坐在中間長椅上，分明還可以多坐一人。我站在旁邊，你溫和的眼睛頻頻轉向我，好像提示我可以坐在你旁邊。我由於矜持，屹立不動。結果你微笑地咧開櫻嘴，對我說：

「請坐！」並拉開你的裙子，顯出坐位的面積可以容我坐下。

我終於坐下，臉兒有點熱。我開始感覺侷促，因為旁邊坐的是你。我勉強用英語說聲：「謝謝！」便望窗外的景緻，裝作安然自得的樣子。我們沒有交談什麼，我們不再眉目相望，雖然我們坐得那麼靠近，車一拐彎，我們的臂膊都碰在一起，可是，我們却故意疏遠。

你和你哥哥間時交換一兩句。他叫你「安妮」，這是我首次聽到你的名字。以後，我碰見你，我就叫你「安妮」。最初你還奇怪地問我：

「你怎樣知道我的名字？」

「你哥哥在巴士上叫你，我聽到。」我說。

你家和我家中間隔着一道籬笆，不知是誰已經拉開了竹子，走出一條通道。星期天，你家非常熱鬧，好像有很多客人來訪。你家園丁賽赫的宿舍裏有一大堆小孩子的吵鬧聲，其中夾雜着你清脆的聲音。我不知道你們在玩什麼，我走到籬笆通道上觀望。走廊上有床那麼大的一張檯子，六七位小孩子和三位大人，坐的坐，站的站，原來在玩三張。你們下注的是樹膠圈。我看見你手腕上扣滿膠圈，紅紅、藍藍、綠綠，好像非洲土女的腕鏈。看你興高彩烈的樣子，準是贏了

不少。許久，你才發覺我站地籬笆旁邊。

「來玩嗎？」你微笑地向我招手。

「沒有膠圈。」我搖搖頭說。

「你有帶錢嗎？」你說。

「我沒有帶錢來。」

「沒有關係。來，來，我先借給你四十。」

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你們一堆中，從你手中接過四十條膠圈，作為下注之本。你哥哥在做莊，你對他說：

「東尼，分給這個華人孩子一份牌。」

我的手運很好，不久，贏了一大堆。當你媽咪喚你去吃飯的時候，我便把贏的膠圈一起交給你。

「你拿去，以後還可玩。」你認真地說，不收超過借給我的數目。

我們的來往便從這個場合開始。

你有許多好玩的東西，有星棋、西洋棋、弓箭和箭靶、有滑鞋、活動的釣杆……………這些玩藝，都是你教會我，但不久，青出於藍，我超越了你。你還記得嗎？你曾因連負了三盤棋給我，而把馬頭折斷、賭氣地說：

「我不再和你下棋，你太謹慎。」

「誰叫你那麼大意？」

你氣得沒話說，摔掉棋子，走了。

有雨的星期天，賽赫和他的弟弟賽林常邀我去釣魚。我們屋子後面山芭，有數不清的窟窿潭，是錫礦的遺跡。潭裏有鯽魚、草魚、鯉魚、蝦等，雨後最喜歡吃釣。我們去釣，當然是在雨歇之後，每回總有上斤收穫。賽赫把我們的上鉤物，煮咖哩，傍晚，大家圍在賽赫的廚房裏大食一頓。你怕辣，常是吃得眼淚直流。

你有時瞞着媽咪偷偷跟我們的釣魚隊出發，然而，一旦給你媽咪發覺總要責罵。她怕你割傷了腿或且弄破了衣裳，因為窟窿潭一帶，茅草很多，尖石頭也不少。

有一個下午，放學歸來不久，你來我家找我。我那時正在樓上書房裏寫大楷。我母親叫你上去找我，你老是不肯上樓，直站在樓梯口叫我。

我跑出來，見你正給我一個甜蜜的微笑。我想不到你會來找我，我說：

「你有什麼事嗎？請進來！」

你不想進來，只這麼說：「我們現在去釣魚好嗎？」

「你得到你媽咪的許可沒有？」我關心地問。

「我媽咪已經去城市了。」

「東尼不會告訴她嗎？」

「東尼在睡午覺。」

我看看天，不見太陽，雨快要下的樣子。

「現在就去嗎？」我問道。

「是，現在。」

「雨要下啦！」

「我們帶雨傘去。」你說。

我見你興趣那麼濃厚，答應陪你去。你很高興，叫我先鋤蚯蚓，你要回去換長褲，並且把你的釣杆帶來。你說只去一下子就回來，可是我在賽赫的走廊上等你將近半個鐘頭。雨淋漓撒下，我有點不耐煩，躺在長凳上，觀望椰葉在雨點中躍舞。突然，我臉上感到一陣熱，和一股不可抵抗的香味。我轉眼一看，原來是你伏在我身上。我被你這種豪放的舉動所嚇壞，有些驚慌起來，連忙說：

「快起來！」

「我不要。」你懶懶地應。

「別人看見不好。」我認真地說。

你起來，坐在凳的末端，低了頭，臉兒泛紅，好像生氣，又好像是怕起羞來。我非常喜歡你當時的模樣。但，一時不知道應該對你說什麼，我真是欣賞你的表情，你真是賭氣地不抬頭。我怕你因我的不解風情而生氣，慢慢靠近你，低聲在你耳邊說：

「怎樣，我們現在可以動身釣魚去？」

「我不要去。」你忙搖頭，還是不肯面朝我。

「怎樣，你真的動氣？」

你不作聲。我在你臉頰上輕輕地吻一下，你把臉閃開。我牽你的手一起走，你不拒絕。我們冒雨出發，在最近的窟窿潭下釣。我一手拿雨傘，一手執釣杆；你緊靠在我身邊。我們坐在石頭，你腳著拖鞋，我腳穿布鞋。

「安妮，我愛你。」我說。

「阿明，我也愛你。」你輕輕在我耳邊說。

「不好把我們今天的事告訴別人，連你媽咪也在內。」你點點頭。

我們空手回來，衣褲上沾了不少泥。

此後，一放學，食完飯，你就到我家來找我，我寫大小楷時，你替我磨墨。你也要學寫中國字，你叫我教你執筆。我的手握着你的手，你的手握着毛筆，那筆杆有點抖動，我的簿子上出現歪歪曲曲的「人、馬、牛、狗、魚……」等字，我教會你寫，安妮·馬甸和李少明，你蘸了墨就塗在我的簿子上，你說：

「好玩，寫華文字。」

可是你糟蹋了我不少紙張。

你又常要我講故事，我便把當時看過的水滸傳、三國演義講給你聽，英語講不通的地方、我改用馬來話，遇到兩者都不通，我只得比手或畫圖，你簡直着迷了我所講的故事，你口口稱讚我記得那麼清楚、講得那麼有條理。

「不是我講得有條理，而是作者寫得有條理，不是我記得清楚，而是我反覆地看的緣故。」我說。

「安妮，你在那裏？」我們常聽到你媽咪在籬笆口這麼喊你。

「媽咪，我在阿明的家。」你常這麼回答。

「你在那兒做甚麼？」你媽咪又常是這麼問。

「我在聽阿明講故事。」

「回來，做你的功課。」你媽咪最後總這麼說。

「下次再講，我媽咪要我回去。」你對我這麼說。隨即賽跑似的回去，我在窗口看見你的影子消失在籬笆的那一邊，才轉身。

幾乎每天來的你，如果三天沒有來，我便感到難過，我會以為你去了什麼地方，或且不再和我要好。我書也沒心讀，不得不走過籬笆，上賽赫宿舍觀望你。

賽赫看見我鬱鬱不樂，便開玩笑道：

「安妮去親戚的家住了。」他知道我和你要好。

「你騙我。」

「不然，她為什麼不在家。」

其實你在家，你媽咪怕你出來玩得太多，荒了書本，所以凡是她有空就督促你讀書，非到下午四點半後，不讓你出來玩。這是你告訴我的，你還把你家的成員告訴我。你有祖父、伯父、姑姑、雙親。你祖父在第二次大戰前是富翁，由於日本的掃蕩，現在家道中落；伯父，小時生一場大病，失

明，尚未婚娶；姑姑已是上三十的處女；你雙親均是教員。還有一位伯父在澳洲經商。你們家裏用人有八位，祖父、伯父、姑姑各有各的用人。你們家裏的園地非常闊，所以僱兩位園丁。賽赫和我們最好，而白拉參米對我們沒有什麼交情，他常常說我們折了花，偷了木瓜，或且紅毛丹之類。

賽赫種很多果子樹，榴槿、紅毛丹、尖梅辣、峇芝姑、峇朗塞、占不等。他曾對我說你家的果樹都是他一手種的，他從戰前就在你家當園丁，白拉參米是勝利後才來。「他有什麼可以驕傲。」賽赫曾這麼對我批評白拉參米。

榴槿成熟的季節，賽赫常請我們吃榴槿綠荳湯。這一道點心，實在爽口，比乾吃榴槿爽得多。榴槿的種子煮熟也好吃。以前我可不知道榴槿可以煮荳，並且種子也可以煮吃。

有一晚，我想找賽赫聊天。宿舍裏找不到他，我正在徘徊。突然我聽到榴槿樹那邊有「駁、駁」宛似榴槿失落的聲音。

「這回有榴槿吃了。」我自言自語。

走到榴槿樹下，想拾。突然樹上有人低聲地說：

「打不粗昂葛！」

「誰在上面？」我朝樹上用馬來話說。

「迪依安！迪依安！將岸比依星！」原來是賽赫在樹上。

「爲什麼你要晚上採呢？」我想問，但聽他說：

「拉露，拉露！」

我只好回到走廊的板凳上坐。

不久，賽赫帶榴槿回，他給我兩粒，叫我拿回家吃，並且吩咐我不要向誰說這回事。

「你爲什麼要採榴槿？它們掉下不都是你的嗎？你是園

丁，而且樹是你種的。」我仍悶不住地問。

「傻孩子，這裏人多，掉下來的，難保有我的份。」

「採下不熟呢？」

「我知道怎樣的是馬沙。」

你們的園丁賽赫實在是一個有趣的人，他幾乎什麼話都對我說，猥褻的也不例外。

有一回我偷採你家的紅毛丹，給他看見，便毫不客氣地責備：

「你要吃，通知我一聲，我會給你。爲什麼要瞞着我採呢？」

我真被他講個臉紅。此後我便不再偷了。

你也會爬樹採果子。有一次，不知你還記得否？你爬在占不樹上採占不。我見你採，便跑過去拾來吃。你見我在樹下，便坐在枝桠上食，不打算再採。

「採啦！我替你拾。」我朝你說。

「你走開，我就採。」你不耐煩地說。

我正不知你賣什麼藥，但見你裙下的雙腿，我便自動走開。

你隨即下樹，拿着兩手占不，約模十個，都是紅紅的。

「給我一些。」我伸手向你要。

「你好命，我要給你。」你向我做個鬼臉，是那麽撒嬌的。

於是我故意說：「不給，我要搶！」

「你搶得到？」你一面說一面向我招展手中物。

我知道你用激將法，我真的跑前去搶，因爲我樂於和你玩貓抓老鼠。你在幾棵占不樹下繞不上兩圈，便被我抓住。你把兩手占不掩在懷裏。我正要下手拿，你猛然地說：

「耶！耶！無恥，搶女孩子的東西。」

我被你的話羞住，鬆了手。

「拿去吃吧！」你見我放手，便自動交給我。

我正要接，你又收回手，放到背後去。我被你氣壞，橫心把你抱住，不但搶了你的占不，並且還在你的面頰上，蓋了嘴印。你一點也不抵抗，任由我。我真狂醉了，醉的不是酒，而是你。

「你們兩個好大胆，在光天化日下……」賽赫那傢伙不知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跑出，大聲地向我們嘲笑。

我有些心慌，怕他傳開去，以後就會影響我們的羅曼蒂克氣氛。你把裙子整理了一下，靜靜走開，留我獨對那發現我們秘密的人。

「看你這麼年青，倒會調情。」賽赫不客氣地說。

我甚感狼狽，無言以對。我想默默走開。

「你也害羞。」賽赫把我拉住，說。

我沉默。

「別怕，我不會告訴誰。」

「真的，你不好告訴他人。」我擔心地說。

「我的話算數。」賽赫隨即又說：「來，幫我燒草。」

我跟他走到草場上。

有一回，你手裏拿着一紙包，到我家來。你一見我就要我猜。

「猜中給你吃。」你笑迷迷地說。

既然是可以給我吃的，當然是食品。你喜歡吃的不外糖菓、冰淇淋、花生，所以我說：

「糖果，」

「你搖頭。」

「花生，」我再說。

你又搖頭，且說道：

「再給你一個機會。」

「艾斯琪琳，」

「你沒有吃福。」你做一個奚落的表情。

「算了罷，我不希罕你的。」

你把那紙包解開，原來是幾片麵包夾肉、蛋之類。

「我媽咪做的三文治，你要嘗嗎？」

「這一點點東西，你自個兒吃好了。」我淡漠地說。

「我已經吃了幾片，這是給你的。」

「這三四片，怎够我吃。」我故意輕蔑地說。

「你還要，我可以回去拿。」你認真地說。

「傻姑娘，難道我真這麼貪食嗎！」

你抓拳頭要打我，我連忙說：

「好姑娘，不應該抓拳頭。」

你真沒有我的辦法。

在星期天，我們也常玩躲迷藏。遇到別的小朋友抓的時候，我們常常偷偷躲在後園的草叢中，在那裏面接吻，別人不容易發現。好在我們年紀小，不然會搞出很壞的事。

快樂的時光，我們唯恐它短，但它偏偏去得快。美目相對，微笑相迎，兩手相攙的日子，快要在我們歷程上結束。第二年七月某日，你祖父逝世。一月後，你家的成員：你雙親、伯父、姑姑都主張出賣房屋和園地，以資移居澳洲。你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我感到一種預知的鬱悶。你家一旦移居澳洲，我將如何能再見到你呢？我們歡樂的時光一去是不復再來。

離別的時辰來得那麼迅速。你們的房子和園地一脫手，

你們不久即整裝踏上新居之途。在往星洲候船的前夕，你來向我道別，你說：

「當你中學畢業後，來澳洲升學，我們可以重見面。」

「但願如此！」我沉重地說。

爲了歡送你們兄妹，我提議請你們看一場電影，並吃一些點心，當電影散場後。

有你哥哥在場，你媽咪並不反對你晚上出外看電影。我們三人到光藝影院，看「郎心如鐵」這是文藝片，蒙哥瑪里·基利甫和依麗莎白·泰勒主演。片中依麗莎白的風度頗像你，你却對我說：

「我喜歡蒙哥瑪里·基利甫那種帶神經質的演出。」

你坐在東尼和我之間，左臂傾向我，不時地向我交換眼色。我的手緊握住你的左手，你的手好像一片海綿，軟得可愛。無限的感情，無限的心語，都彷彿從我們手中傳達。

當晚，我睡不好。第二天，我在課室裏有點睡意，心頗不在焉。我在想像你們一家收拾行裝上車；車開了，開向星洲之路，經過你的學校，你說：「再會了！我可愛的學校和同學們。」經過我的學校，你說：「再會了！阿明。」我看見你紅了眼睛。我向你回招手，說道：「祝你一帆風順，安妮，我的小情人。」我忘記是在教室裏上課。突然陳老師大聲說道：

「少明，請接下唸！」

我站起來良久找不到剛才陳老師終止的篇章。

「你到底在做什麼夢？」陳老師半責備半幽默地說。

「昨晚，我沒有好睡。」我吞吞吐吐地說。

「你偷雞來嗎？」陳老師引起哄堂大笑。

我十分狼狽。

「你且站站，站着是可以抵抗睡神。」陳老師最後這麼說。

啊！陳老師不了解我。如果他知道我正在和心愛的人離別中，他會原諒我對書本的疏忽。

放學後，我回來即上你家。你家已是人去樓空。屋裏剩下你們不要的家具，和許多廢紙、廢物。三二鄰居小孩子在揀一些可取的東西。我走到你的房子裡，甚麼也沒有了。地板上只是不少廢紙。在廢紙堆中，我見到一張臘筆畫。我揀起來看：有大海，波浪在翻騰，一隻小船在波濤中，揚帆疾走；海水上安妮·馬甸的款字。我把它留着，我要長久地保留它，雖然它是一張不成熟的畫，但它是出於你的手，我所能找到你唯一丟下的東西。

時光飛逝，十年溜走了。你音訊全無，我也沒法到澳洲一走，無限的心語，不了的情絲，何時接？

白天的月亮

一

一九五九年是我生活史上的黑暗時代：慢性盲腸炎拖累了我的健康。開刀後，我又患上神經衰弱症，人容易疲倦，健忘和發怒。曾有一次，從家裏搭巴士下坡，要同時，在車站徘徊良久，竟想不起該搭那一號巴士回去。期終考試，我帶着疲倦的身體上陣，結果三科不及格。系主任勸我轉中文系，要不然，若照舊留在現語系的話，我有被滾出校的可能，因為我的英文基礎薄弱，而大學裏現語系的英文功課却很重。

在假期裏，整天悶悶不樂，想的都是傷心事：李小姐因我的古怪脾氣和一意孤行的作風，捨我而他去。幾年來的感情就這麼樣地付之東流，我悲痛得晚上枕淚斑斑，想不到自己搞成這麼狼狽的地步。李小姐很快便有新人安慰，她當然沒有我這麼落魄。

第二年，我轉入中文系，就讀二年級。身體還是不健康，隔月必看醫生一次。我懷疑自己患了肺癆，看醫生照X光卻沒有跡象。醫生說我身體衰弱，應該多多休養。好在中文系的功課較鬆，不上課也可應付，由於偷閒多睡，我漸漸恢復了健康。

在我未轉入中文系之前，我聽得一些同學說，中文系有一位「小月亮」，另一些同學說中文系有一位「古典美人」，更有其他同學說中文系有一位「玉女」。起初我不知何所指，後來由某同學的指示，才曉得這三者均是指中文系甲班的陳慧明小姐。我是在乙班，因此，只有在上中國文學史

時，甲乙班合上，一星期有三節的時間，這才有機會和衆人所稱的小月亮同聚一堂，由於衆人的爭相稱讚和我的好奇，我便細心地鑑賞陳小姐一番。她的確有些特別的地方：她來上課時總在敲了預備鐘之後、上課鐘之前，踏進課室，她便向那些和她打招呼的女同學們微笑，輕鬆而甜美。她常坐在固定的位置，除非那位子被別人坐去，她才坐到別處去。她很少講話，從來不見她笑出聲音。通常她是個人獨自來往。男同學注視她時，她即低下視線，不敢正視。喜歡穿白底，小花點的裙子。頭髮兩邊平分地垂在耳際；臉孔很白，像月亮，臉形當然沒有滿月那麼圓；鼻子筆直，兩隻眼睛水汪汪，雙層眼皮，給人以和穆的感覺；嘴兒不大不小，相當適中。論高度、風度、氣質、膚色、她稱得上美人。她消瘦，大有林黛玉的儀表。那些同學給她的稱呼固然不錯，但，莫如我稱她「白天的月亮」較新鮮，且能配合她的性格。夜晚的月亮是柔和的，富於浪漫氣氛；白天的月亮是堅毅的、孤獨的，沒有衆星陪伴，獨自在高空邁步。它和太陽在相對的天邊，我們見到它的機會不多。

陳小姐的優美性格是：堅毅有恆、樸素無華，她從不以自己的美色去感人，自尊心甚強，不輕易和人結交。傳說有很多同學追她，起初她當然不給那些追慕她的同學難堪，男同學找她，她跟他們有說有笑，一旦她發現某同學向她做進一步的親近時，她便亮起了紅色的交通燈，要是那位同學不知難而退的話，那只有自討沒趣。曾有一位同學對人揚言，三星期內必得「月」；然而三星期後，他一見到白天的月亮就閃開。在迎新晚會上，曾有一位四年級的同學說：『小月亮來，我一定首先邀她跳舞。』小月亮到場時，他竟忘記所言，說得貼切些，他缺乏勇氣。

陳小姐的矜持風度令很多追求者心冷意落。她彷彿自己建了一道頑固的圍牆，把自己重重圍住。一般的同學都不敢想去追她，這由於自量。她之所以沒有男朋友，可能由於她的眼界高，也可能是她抱獨身主義。我最明白的一點是，她越是難以親近，越是使人想親近。同學中也有一些對她是敬而遠之，大有她清高，我比她更清高之勢。

本來我是一個相當容易動感情的人，對美的愛慕最是深切，像陳小姐那樣秀麗的女子，我那有不生思慕之情；然而在三年的同窗中，我竟約束了自己。這一來由於我的心創未愈，對異性已存淡漠之感；二來經濟拮据；三來功課壞，這多少受病體的影響。人在自顧不暇的時候，那裏還有心情去談愛？

二

升上三年級，學校實行大班制度，不管人數多寡，一級一班，所以三年級中文系只一班，人數七拾四，好大的一班。上課時在教室裏擠得要命，好多位同學只好把椅子擺到走廊上，後來經班長再三地和註冊處商量，才改到講堂去上，空氣才沒有那麼悶熱。

班中幾位理事，對白天的月亮追求得很劇烈。他們上課時靠近她坐，借分講義和級務等事向她聯絡，白天的月亮時間也和他們在一起研究功課，或野餐去。其中一位姓黎的同學，曾一度得意揚揚，滿面春風；額上時常掛滿汗點，十二分熱心去辦理級務，對同學常給以過份的微笑。他常在上課之前，下課之後，向白天的月亮聊聊幾句。白天的月亮微笑以對。因此，有好些同學對他投以妒忌的眼光。

有一天晚上，我和幾位氣味相投的同學在咖啡座聊天。我們無所不談，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真是包羅萬象。當我

們的話興方濃的時候，突然白天的月亮經過，舉座轉過頭向她望去，直到白天的月亮消失了影子，方回過頭。這是常事，大家都不相怪！

「聽說你們班上的婉約派中有幾位追白天的月亮很緊，是嗎？」座上的陳同學這麼問。他是現語系的。

「既知道了又何必問？」鄭同學說。

「你們幾位豪放派的爲什麼不『參戰』？」楊同學緊跟着問，他也是現語系的。

「說不定我在進行中，你怎能知道？」鄭同學說。

「你講鬼話！要是你正進行，我們總會見你找她。你和她連打招呼都沒有，談什麼進行。」楊同學直截了當地反駁鄭同學！

「老子曰：『與其攻莫若守，與其動莫若靜』，視若靜，實在動，才見功夫。」鄭同學搬出老子的哲學來擋這一陣！

「鬼相信你這一套，我老子從來就沒有對你說過這些話。」老楊討了一個便宜！

老鄭向老楊白了個眼。不再說話了！

「我們的林兄，原是沙場猛將，爲何今按兵不動？」陳同學話鋒轉向我。

「我已經在沙場上打個人翻馬仰，現在是休息調傷的時期。」我還口。

「屢敗屢戰才是英雄。」老李參嘴。

「我非因敗而不敢再戰，而是還沒有到再戰的時刻。」我這樣地辯解。

「聽說白天的月亮對林兄很不錯。」老楊朝我說。

「她對同學們都一樣地不錯。」我說。

「她對你笑得很甜。」

「她的笑本來就甜。」

「如果她向我微笑，我當然快馬加鞭追求她。」

老楊搭訕着！

「如果你們以女子的微笑，做為默許的標誌，那你們準會碰壁。她們的微笑，可能是見面時的一種禮貌，可能是無可奈何之中的擋箭牌，也可能是一種習慣的作風，也可能笑你傻……」

「算了，別談論理學。聽說，你們班上那位『麵包頭』快要得月了。」陳同學十分關心似的詢問着。

「我不以為然，麵包頭貌既不揚，才又不出衆；我看白天的月亮才瞧不上他。」老鄭說。

「可是他家裏有錢，而且對她十分體貼。」老陳說。

「據我的觀察，白天的月亮只不過是和他應酬，不想給他難堪。」老李這麼分析着。

「這就有多少愛意了。」老陳乘勢歸納。

「憐憫，不能當着是愛情。」不知誰插嘴。

「聽說你們班中還有一位帶眼鏡，瘦瘦的，和麵包頭爭白天的月亮最烈，甚至差點打起架是嗎？」老楊好奇地問。

「勾心鬥角是有，吵架、打架卻未聞之有。」老鄭同學回答。

我們這樣地你一句我一句地說個不停！四週的人漸少了，夜已深，我們是最後一批離開咖啡座！

三

我和白天的月亮第一次打招呼是在三年級開學不久的時候。我常因晚上遲睡，早上很遲起身，第一節課多數遲到。有一天，我在敲上課鐘後五分鐘才去上課，到學院旁邊種滿

相思樹的草地上，見她抱着書本迎面走來⁵，至最近的距離時，我先向她微笑招呼，然後說道：

「你不上課？」

「教授請假，詞曲課不必上。」她回我一個微笑，然後這麼說。

此後，我們一見面便打招呼，寒暄幾句，僅此而已。

我是工讀生，在教育系看管閱覽室。下午常到五時左右才離開教育系閱覽室。有時看書看到入神，忘記了時間，至六時左右才關門。由於我住校外，晚飯不必趕時間吃。這方面倒是很自由。有一個下午，四時半左右，陳小姐手提一塑膠袋子，袋裏有幾本樂譜，經過教育系閱覽室。她走得快，一剎那，我便看不見她了。不久，禮堂裏傳來了不知是那位作曲家的幽鬱鋼琴曲。

我想：「這必定是白天的月亮所奏的，為什麼要彈奏這麼幽鬱，難道她心中有所不愉快嗎？」

我被那憂悵的琴聲，引到傷心事去，書看不下。閱覽室沒有半個同學，我索性關住走廊的窗門，我想這時離開關門的時間尚有十多分，就是關門走掉也沒有人怪我，但，我想把西廂記的最後一折看完。因此，我仍沒有走開。我滿以為關住的窗門，可以隔絕禮堂中傳來的琴聲。誰知琴聲，雖降低些，但猶清楚可聞。我想去叫陳小姐彈首快樂的曲子，如：威爾地的飲酒曲或斐多芬的帝皇協奏曲的最後一段鋼琴曲來換換悲哀的曲調。如果她不肯，我便走向宿舍。我開門走出去，然而禮堂樓上的門鎖住。我敲了三聲，沒有聽到鋼琴中斷，也沒有回應。我自想道：

「也許人家陶醉在琴曲中，聽不見敲門聲，還是不便打擾！」

因此，我悄悄走下樓梯，到咖啡座喝茶，至五時四十九分才離開。禮堂的琴聲還在繼續不斷地在空氣中盪漾着，調子比先前更悲沉。陳小姐是林黛玉型，料必喜歡幽鬱、悲沉的曲子；我非不愛聽幽鬱、悲沉的曲子，因為在此時，我實受不了加多的悲沉氣氛，忙轉身回宿舍。

七月的假期裏閱覽室是照開着的，所以我還得在學校裏過寂寞的假期。學校雖顯得冷清和寂靜，對我倒是好，我可以乘閒空多讀幾本書。開學前兩天，白天的月亮來到教育系閱覽室。一見面，她就問我：

「你假期一直留在學校？」聲音輕而低。

「是的。」我望着她的眼睛說。

「你不會感到寂寞？」她閃了一下眼睛再問。

「我久已習慣寂寞的生活。」接着我問道：「你的假期過得如何？」

「還不是一樣？」她微笑地說。

「你有鋼琴伴着你，寂寞的時候，可以彈琴散心。我卻一無所長，寂寞的時候唯有看書和看電影。」

「你也常看電影？」

「我是一個糊塗大影迷。」

「你註冊了沒有？」她打開新話題。

我搖頭。

「今天可以註冊嗎？」

「一年級的可以，三年級的，我不知道，你不妨順便到中文系向助教問個清楚。」

裙子隨着她的身子一旋，白天的月亮到中文系去了。

「她為什麼不先去中文系問，反而問我先，有用意嗎？白天的月亮很少向同學問事情的。」我這樣尋思着。

「別多心，她先見到我，當然是先問我，這是打招呼之道，何足費心思。不過剛才，應該搬張椅子，請她坐下，多和她聊幾句，難得她來找我，我竟淡然處之。不過以後還有機會，如果我對她有心。」我自己這麼分析和辯解！

有一天傍晚，雨下得很大，在校內餐室用餐後，我回不得宿舍，因我寄宿的地方離開學校有一英里，看看雨不會在短時間內停，我最後便決定找同學聊天去。我從女生宿舍走，一批批女生正從餐廳回來。我是逆着她們的方向走。一路上，單和認識的打招呼，就夠頭酸；若不睬人，人會說你驕傲。所以我一概用微笑的方式迎之，免得點酸頭。

至馬路旁，見一輛私家車翻在溝裏。那車的頂蓋和堵牆碰着了，結果車頂扁了。我站住看了一會，聽得人說這車是我班上同學駕的。四位坐客中有二位受重傷，且已經被載去中央醫院。又聽得人說，受重傷之一是姓陳的女同學。

「難道是白天的月亮嗎？如果傷了她的臉容那是多麼可惜呀！」我正在自言自語。突然，白天的月亮從我身邊走過，我忙轉頭看個清楚，並且和她微笑招呼。她笑得很甜。

「我以爲你也在這車裏闖了禍。」我對她說。

「你爲什麼會這樣想呢？」她略歇腳步說。

「我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人。」我坦白地說。

她不停地笑，走了。我知道她這回是笑我傻。

我想看她的背影，不料她也回頭看，結果，我們再來一個微笑招呼。這雖是朋友之中常有的場合，但和白天的月亮能有這麼一場，我的高興是不待言喻了！

「找她聊天？」隨即我又想道：「算了，別自做多情，還是找無所不談的同學好。」

有一個星期天，我徒步從學校大門進。半途，看見一位

著白底藍小花點裙子的小姐，提着手袋，正迎面走來。

「這不是白天的月亮嗎？」我暗忖着。

走近時，認出真的是她；我們以微笑相招呼。

「你回家去？」我問道。

她點頭。

星期天，巴士車川行校內的次數減少。她無心等，也不畏路途遠，竟徒步到校門口搭外邊的巴士。

「大概她有什麼事要趕時間吧！」要是我坐「史古打」來，我是樂意送她一程。然而不巧，我的「史古打」壞了。

有一個週末的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到新娛樂看「戰地琴聲」，待開映的時刻，有七八位女子從我的座位過，我收縮長腿讓道，忽然藉銀幕上的反光，我見白天的月亮擦過。

「慧明。」我叫她。

她回眸向我丟個微笑。

她們坐在我的隔座，然而她竟讓一位我不認識的女同學隔着我和她。

「她不懂禮貌，或且有意迴避我。」我心中道。

散場後，我和我的朋友很快走出戲院。

四

四年級的時候，為預備畢業考，班中同學開始加倍用功。向白天的月亮追求得緊的幾位，也暫且「鳴鼓收兵」，除了預備功課外，也可能是碰了釘子所致。

有一天，對白天的月亮曾下過一番功夫的高同學和我坐在綠咖啡座聊天；他對我坦白地說：

「我不想再打小月亮的念頭了。」

「為什麼？」

「她對我無情。」高同學皺着眉頭，失望地說。

「追求，須要忍耐；看在大目標上，小犧牲不算得什麼？」我以前曾鼓勵他向白天的月亮試探。

「她不開路給你走，你是沒有辦法的。」

「她爲人很古怪，有這麼多人追她，她本身又充滿着矛盾、自傲、自卑……」

「她會有自卑感？」不待我說完，高同學驚奇地問。

「自傲的人往往潛伏着自卑；她要求對象的條件很高，自己又不肯遷就，自築圍牆堵塞門徑，讓人望門生嘆，又恐歲月無情蹉跎，美人遲暮。」

「你該試試看，你對她不是也有好感。」

「好感是好感，愛情是愛情。」我說。

「由好感而化爲愛情是順理成章。」

「我是自顧不暇，焉有餘閒談其他呢！」

中秋節晚，陳同學和我從圖書館出來，在校園中漫步賞月，互相吟詩讚頌良辰佳景。邊走邊談，不知不覺已到餐室。我們要瓶黑啤酒在露天的座位坐下，便開始那慣常的無邊際的清談。不知怎地，又扯到白天的月亮來了！

「你們班上的追逐者，聽說都鳴鼓收兵，你爲什麼不乘隙而入？也許她有待於你。」陳同學向我認真地說。他也相當欣賞白天的月亮，然而他自覺不敢高攀。他常鼓勵我向她表白心意。他以爲我是一個有資格的候選人。

「她沒有示路給我。」我常是這麼回答他的鼓勵。

「你應該自造機會，譬如去找她談天。」

「現在大家都忙着預備畢業考，無要事找她談，徒浪費人家的時間。」

「我很感到奇怪，你是一位多情種，竟對她生不起熱情。」

「她是一位怪女。」

「的確她是位怪女，但不是變態的怪，是詩意的怪。她很不容易動感情；她的情感像冰塊中的溫度表，你要先灌輸很多熱情，把冰溶解，然後才見她溫度高升。她一動情，那才不可收拾。你要追求，得乘現在。但你要存真心，抱着玩玩的態度，我是不贊成。這種女孩子會因傷心而自殺的；她是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一類。你不乘早把握機會，待畢業後，各走東西，你就是想也沒有現在這樣的天時和地利。我希望你能得到她，她對你的態度不錯。你應該借此基礎發展建立高樓大廈。我的這些話不是胡亂說的。」

「謝謝你的好意，但，我心中另有人。」

「誰？」

「最近才認識的。」

「你是說那位長髮綁絲帶的嗎？」

我點頭。

「固然她也不錯，然而白天的月亮是賢妻良母型。」

「我比較喜歡健美而且熱情的類型。」

「她並不是不熱情，你還沒有激起她的熱情而已。」

「要我花那麼多的『卡羅里』去溶冰，現在我是做不到，而且，她可能已經有了心上人，聽說是在外國什麼地方唸書的。」我故意找藉口。

「那只有讓時間來證明。」陳同學最後這麼說。

五

誰知道，和我最要好的鄭志遠同學也愛上了白天的月亮。在畢業考試前兩星期，鄭同學邀我到綠咖啡座喝茶，並且告訴我他心底的秘密。他說：

「她給我不少的暗示，我不是自作多情的；我有相當銳

利的眼光。不過，我由於矜持而漠視之。現在我覺悟到人生沒有愛情，就像只過半個人生似的，就算你在事業上有大成就，沒有愛情，心如枯樹一根；好像一些寡老沒有家庭的溫暖，終日發脾氣，始終找不到真正的快樂。我曾存心實行獨身主義，然而我終覺獨身主義是半個人生。夫妻、兒女等家庭之樂，是享受不到的。正常的人生中，戀愛和結婚是必經之道，所以我現在打算在愛情上下點功夫。」

「你看中了陳小姐？」我故意問。

「很少女孩子能引起我的興趣，陳小姐是例外地使我對她大感興趣。我不是誇口，我有相當的把握。」鄭同學十分自信地說。

鄭志遠的自信和敏感是校中出名的。他講話總帶一股邏輯脾氣。邏輯學一科，他分數最高。寫散文和繪畫均到家，而辯論更有他的一套。他和我時常辯個臉紅耳赤；不過事後，我們還是老朋友。鄭志遠爲人有所長也有所短：長的是精於析理和領悟，他的記憶力很強；短的是一意孤行，漠視一切而自高。世界上，值得他佩服的人有如鳳毛麟角。他最讚賞的是哲學家尼彩。尼彩是一個超人論的怪人，我們的鄭同學也是屬於超人論的怪人之一類。

我想觀鄭志遠的好戲，所以我鼓勵他說：

「你應該把握機會，用你的才華打動她的芳心。」

「你覺得寫一封信給她，做爲開端可行得通嗎？」

先找她當面談比較好；面談，你可以見機行事，又可發揮你那滿口邏輯，出口成章的特技。」

「固然面談是不錯，然而，我一見到她，不見得能够鎮定自如。我的信當然不會像盲目的追求者那種胡扯。我要寫得含蓄，每個字都要放在天平上衡量過，才寄給她。」

「你們從來沒有談過一句話，也未曾打過招呼，你突然給她一封信，這未免冒昧。」

「該冒昧的時候，就得冒昧。」

「但你先和她打個交道，向她要個地址，再寫信給她較自然些。」

「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上課，很難遇到她。即使遇到她，我也未必能鎮定自如。」

「我陪你去找她清談一次，如有什麼走樣，我會替你緩和局面。有一面之交後，下回如何你可自求分解。」接着我又說：

「人和人之所以能了解，道理在於常接近，多交談。這是找愛情的第一步驟，你非先踏這一步不可。」

在戀愛上鄭志遠是缺乏經驗。他固執的格性，不由他採納我的意見。他當真的寫了一封信，叫一位女同學代交給白天的月亮。誰知道，白天的月亮連看都不看，且當面叫那位女同學原封不動地送還。鄭志遠因此而沉悶了一個時期。畢業考在即，鄭志遠把我拉出圖書館，到綠咖啡座，說道：

「我現在心亂如麻，她不但不接收我的信。現在連見到我時，就故意低頭，假裝不看見。天呀！我從來沒有得罪過她，用不着給我這種臉色。女人真是不可理喻的。」

「以前她想和你打交道，你漠視之。現在是你自食其果的時候。我早就對你說，向女同學打個招呼，我們沒有損失些什麼。以前，你睬都不睬人，現在你愛心衝動才來大獻殷勤；但愛情豈是可以亡羊補牢的？她不睬你是理所當然，人人都有自尊心呀！」

「我承認你說的一點都不錯。可是，初時我對她，是沒有什麼意思，現在才心血來潮，覺得她甚合我的理想。」

「天下不巧的事多着呢。我本身就遇到不少女子很合我意，可是在她們的心目中，我一點都不合她們的意。」

「我承認你在這方面比我強。我和你談起這些，正是要聽取你一些理論。你說繼續寫信給她如何？」

「既然開了頭，就得繼續寫下去，直至她回信為止。即使寫上一百封也在所不辭。」

「我正有這種傻勁，哈，哈，哈。」鄭志遠狂笑起來。

我們的畢業考於十一月下旬舉行，校方十分慎重這個考試，試卷要經過校外考試委員批閱，所以考場空氣非常嚴肅和緊張。第一天，便有同學看了考卷，手脚開始顫抖，寫不下半題；離考場後，也有同學昏了過去。我們幾位豪放派的，固然平時的考試看不在眼裏，畢業考也看得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都覺得這是一種空架子。我們肚子裏的才學絕非那種考試可以衡量的。由於我們先有此種觀念，我們幾位一上大考場，鎮定自如。結果，都可以說是過關斬將：陳、鄭、楊、李等諸位同學都順利通過，沒有一個失足，甚是可賀，這是第一關！

第二天，我們考的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記憶力弱的我，下筆如蝸牛走路，所以拖至敲鐘後方交卷。踏出考場，見白天的月亮在欄杆旁和另一位女同學在對照書本。我走上搭訕地問：

「考得怎樣？」

「現在我還不曉得。」她冷淡地說。

我沒趣地走開。

第三天考詩經。這科我略有準備，且有所心得，因此，我有千言萬語，飛筆疾書，還不能在打鐘前結束，所以我頑固地讓監考先生多等十分鐘。白天的月亮很早便離開考場，

但不馬上回去，在走廊徘徊，不知在等誰。我的位置在進口的第二張，走廊上的人和聲音，我最易見到或聽到，如果我要看和聽的話。由於前天的自討沒趣，我雖知走廊的月亮可以欣賞，但我故意專心於答題，目不斜視。交卷後我走出考場，班中同學沒有半個在。我即刻溜下坡去逍遙。那些考試用的筆記本，一考完後，都被我摔在荒山裏，心中暗道：

「累墜的東西，現在是我和你告別的時候了。」

六

離開學校後，約一個月，鄭志遠來我家找我，時在下午三點，天氣很熱。我提議到植物園去，鄭君不反對。

我們坐在清靜蔭涼，樹葉發出濃香的湖邊一張鐵椅上，一面抽煙，一面觀賞湖光水色和過往的遊人。我們開始無邊際的清談。他還找不到職業，我也沒有兩樣，雖然如此我們也樂得有這清閒來聚首暢談。

「我現在很想過着與世無爭的清靜生活，我希望知道我的人人都忘記了。」鄭志遠向我做個憤世的表情。

「你的意思是要埋名？」我問道。

「現在是小人得志的時候，碌碌之輩在社會舞台上把持着各種重要角色。他們害怕着天才的到來，天才的光芒有若太陽，太陽一出來，螢火便自行消滅。人們害怕自己莫爲人所識，我則惟恐不自識而不求人識。我要默默地傾心鑽研十年，十年後，那怕人家不再賞識我……」

鄭志遠多少帶神經質，說話很少有分寸，心血來潮時口若懸河，說三天三夜也不以爲多；但，若沒趣時，好幾天一字不說也不以爲少。

「B.F. 有沒有來找你？」鄭志遠忽轉臉問我。

B.F. 是另一位女同學，臉兒像嬰孩，所以我們稱她 B.

F.（嬰孩臉的英文縮寫）鄭志遠知道 B.F. 和我最近有交往，並且洞察 B.F. 在我心靈中的位置。

「她沒有來找我。我已經寫信邀她來我家坐。現在還沒有見她的回信。」

「對不十分瞭解的女子，不必要認真。」鄭志遠頗長於世故似的說。

「可是對 B.F. 我必須認真地來一次考驗。」我不假思索地說。

「不了解你的女子，你對她如何的痴情，你對她如何的敬仰，你對她是如何的善意，她不但不體會，反而誤解你的一番純情，當你為神經過敏，自作多情罷了。但，我相信 B.F. 不會這樣對待你？」

「她是一位心腸很好的女孩子。」我輕描淡寫地帶過！

「你是一陣狂風。」

「湖裏微起波紋，雖力不能推舟，倒是優美的詩境。」我顧左右而言其他。

「聽說 B.F. 已經有了男朋友。」

「即使她有一百位男朋友也不礙我的勇氣。」我說得十分自信。

一位穿泥黃色制服的巡察在追趕一個偷釣魚的小孩子。他們先後的距離越來越短。那小孩子終於被擒，開始求饒號哭。巡察不管，抓住他的膊拖着走向辦公室。

「我們走吧！」鄭志遠提議道。

我們繞湖走，湖太小，不一下子便到了小路。

「假使你到阿羅斯打教書，還是要常回來找 B.F. 嗎？」鄭志遠似乎是開玩笑，因為阿羅斯打教職，還不肯定，他就給我假設了。

「久久回來一次，當然要找她。如果她不拒絕，我將要請她同往阿羅斯打玩玩。」

「從那麼遠的地方來找她，是很可以感動她的。」

「希望如此！」我微笑地說。

我們的想象力超越我們晚上所做的夢。

「我現在已經沒有甚麼心情去找愛情。」鄭志遠給我一種趣味索然的表情。

「白天的月亮回你信嗎？」我關心地問。

「我們且到茶室，喝杯水，再談。」

我們在樹下石凳坐下，要了百事可樂。鄭志遠喝了半瓶方說道：

「最近她回一封信，出奇地罵我，所用的字眼是少見。我想不到像她那樣溫文爾雅的女子居然能寫出那種侮辱人的句子。」

「舉個例子吧！」

「我不想在這裏復述她所用的刻薄辭句。不能體諒我，退回我的那份熱情，可仍不失爲閨秀，用不着貶謫我的人格來激怒我。她並不了解我，她把我列進普通的追求者。好像很不屑於與我做朋友。我並不是因爲吃不到葡萄便說酸。自從她來信之後，我內心起了一百八十度的拐彎，從此消失了我對她的敬仰。我真奇怪，像她那樣的閨秀，居然懂得利用侮辱人的字眼。阿彌陀佛，總算長了一知。」鄭志遠說話時嘴唇有點顫抖，有餘氣未消的樣子。

「處之泰然吧！」我說。

「還是照你的意思，『不見爲妙』，算了吧！」

「像白天的月亮這種女子，如果心目中沒有你，你死求也沒有用。」我說。

「我可以說我已冷了這條心；天知道，幾時我才會再談愛。」

鄭志遠實在難於找對象，因為他是超人論者，有幾個女子是他瞧得上眼的？我比他容易動情，且眼界不會像他那麼高！。

當我們分手告別時，鄭志遠開玩笑地對我說：

「訪女朋友時，請別忘記帶鞭子一同去！」

有一天在坡底某書店裏，我遇到陳同學。他也是沒有找尋工作。寒暄之後，他對我說：

「前天，我遇到鄭志遠兄，他滿肚牢騷，說有人侮辱了他，他要面壁十年。你和他最要好，你該知道其中底細。」

「你想知道底細，應該當面問局中人，何用間接問我。」我心中想道。然而我們是多年的知交，我還是告訴他：

「鄭兄的牢騷是白天月亮送的苦果。」

「哦，天曉得！」陳同學不勝驚訝地睜大眼睛。良久，方接下說：「我們的邏輯家也對白天的月亮動情！」

「草木見月也變色，何況我們的邏輯家，他也是人呀！」

「我看白天的月亮有待於你，我覺得你是有希望得月的一位。你老是不依我的話努力。」陳同學又是老調重彈。

我暗自好笑，他不知道我心中另有人。

七

職業尚無着落，我常下坡無目標地逛遊。有一天，經過三元皮箱店，忽然看見白天的月亮在店裏選擇皮箱。伙計站在她身旁，好像在講價錢。

我走前去，對她說：

「慧明，好久不見，你好！」

「哦！」她回眸，見是我，微笑地說：「你好！」

「你買皮箱想到甚麼地方去？」

「我打算到英國去學鋼琴。」

「哦！」這是我意料不到的，「這是可慶的好消息。我們到對面餐室喝杯茶，你賞臉嗎？」看在三年同窗的情份上，我相信她不會辭絕。

「好的，等我付了錢。」

我等她付了皮箱的錢，替她拿皮箱，她提小手袋，我們並肩過馬路，上餐室。

「你要喝甚麼？」坐定之後，我問她。

「咖啡。」

「兩杯咖啡！」我轉身向茶房說。

「我抽根烟不礙你吧？」我拿出香烟，對她說。

「請便。」她低聲說。

我點了火柴，說道：

「慧明，恕我冒昧，問你一句：有了對象沒有？」

她馬上收斂笑容，臉紅了起來，沉默片刻始說道：

「你爲甚麼問我這個？」

「事業、愛情兩者是我們年青人的大前題。朋友關心，順口問問，你不會介懷吧！」

「你不見我還是單人來往嗎！」

「你是很容易找到對象的。」

「這話，你是怎樣說的？」她反問。

「我們學校裏，據我所知，很多同學都喜歡你。」

「我喜歡的，他不會愛我；我不喜歡的，卻死般巴結我。」

「你怎知道你喜歡的他不會愛你呢？」

白天的月亮好像被我的話窘住。沉思良久，方說道：

「你不了解我。」聲低而沉；接着她改變語氣說道：「我們談別的吧！」

我們從學校的畢業考，談到文學，又從文學談到音樂。我發覺她是相當能道其所以然的女子。在文學上她喜歡屠格涅夫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在音樂上她喜歡莫札得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一小時後，白天的月亮起身，說道：

「我想回去了。」

我付了茶錢，代她叫了一輛德士。

「謝謝你！」她踏進了車廂。

「祝你前途無量！」我對車子裏的她說。

我目送她坐的德士開走。她在車內反顧後窗，向我揮手示別。忽然，從右邊馳過來的車遮住了我的視線；我開始移動腳步。

「我不了解她，這是的確。」我心中自忖！

苦悶的日子

一

他家裏從來沒有訂報紙，每天要看報紙，就得到交叉路口菜市那邊的咖啡攤去看。他現在已經養成天天看報紙的習慣，這習慣的形成是有目的：一是報上登的徵聘啓事，往往帶給他一線希望；一是可以把時間慢慢消磨，一種並不會無聊的打發時間。時間太多也不是很好受，他本可以把大把的時間放在畫布上，可是由於缺少錢，油彩、畫布無從補充，畫油畫是需要很多的本錢，他偏偏很窮，又偏偏愛上這行準是吃苦的藝術。如果他家有財產，那情形可又不同，很可能他現在已經名揚海外。一貧如洗的他，只靠着自信和傻勁搞畫。他父親對他愛莫能助，當然一日三餐，可以在家裏用。他父親是一位沒有特別技術的家庭傭人，每月領一百五十元薪金，一家六口，四位孩子都在讀書，天呀，怎來錢給他搞那不着邊際的藝術呢！他從大學裏半途出來之後，僅靠幾個要好的朋友貸借，維持他那種狼狽的生活。向朋友貸借太多，再也很難開口，他非快點找一份職業不可，報紙上的徵聘啓事，提供他一線希望。

「珂德兄，找到工作了沒有？」和他十分熟悉的咖啡攤老闆向他問候。

他搖頭做一個苦笑的表情，找報紙，坐在角落位置，叫了一杯咖啡烏。

「今天報上有一則徵聘美術教師的啓事，好像是×中學登的。」老闆端上咖啡，對珂德說道，一面找那則啓事給珂德看，「這是一個機會，你不妨去試試。」

他順着咖啡攤老闆的手指一看，的確是一則徵聘美術教師的啓事。

「我去碰碰運氣。」他不待看完其他的新聞，就溜回家。

他趕快把經久失修的蓬髮，加上蠟油鎮壓，梳出一條界綫，揀一件比較像樣的衣服穿上，帶上一份履歷即往×中學。×中學的辦公室在樓下，進門去，他很容易找到校長室。他說明來意之後，×中學校長請他坐下，然後問道：

「楊先生是那一間美術學院畢業的？」

「沒有經過什麼美術學院。」他微搖頭，隨即補充，「但我曾經擔任過聯邦某中學的美術教員，從我唸初中起就對美術感到興趣，可以說是自學，作品曾經拿過獎……」

「你是自修美術，我們學校希望找到一位有正式文憑的美術教員。」校長的表情嚴肅，看樣子珂德的希望渺茫。

但他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凡有一綫希望，他一定不放過，於是他說：

「我自信可以勝任貴校的美術課程，我……」

「楊先生的自學美術，誠是難得——但，現在持有美術專科文憑的人多着，如果，我們不用他們，而讓機會給沒有文憑的，對社會和我們的學校都難以交待，希望楊先生能諒解這點！」

珂德勉強露出一個笑容，和×校長握別。眼巴巴的看着機會溜走，他感到一陣厭惡，他不怨誰，怨這種公式化的社會：文憑重於真實本領。

回到家裏，有一位姓李的朋友在等他。李是他中學時代的同學，現在在某小學教書。他曾託李代找職業。

「當家庭教師，你要嗎？」李和他寒暄後，即這麼問道。

「饑不擇食，有誰要請我？」他反問。

「我們學校裏有一位同事，想找家庭教師指導他四個孩子的功課。我還沒有問清楚待遇多少。如果你要，我可以找他詳細問問。」

「就勞你走一趟，事成我請。」他露出笑容。

「咱們用不着客氣。」李開始觀賞他壁上掛的畫，改換話題說道：「近來有作畫嗎？」

「很少，」略停，低沉語氣接下說，「因為心情不好，」

「看開一點，幹這行不如意的人，不只老兄一個。」

「我早就學會達觀，不然，我還會這麼愉快地活着。」

第二天，李再來找他。他滿以為李會帶來好消息。誰知李開門見山就這麼說：「他要請的是女家庭教師——沒辦法。」李做一個無能為力的表情。

「難道男的缺乏教導之方嗎？」珂德頗感奇怪地問。

「四位都是他的千金，他不放心讓尤其是單身青年的教師指導。」

「我的天呀！又是一個十八世紀思想的人物。社會上再多幾個這種人物，我想，單身青年漢休想教書了。」

「老一輩的思想，總和我們有一段距離。」

「老兄，你何不對他說：『如果你的女兒被他看上，那才是你的福氣呢！』」珂德由於近來碰壁事多，言語頗多刻薄。

「相熟人，怎好諷刺。」

「正因為相熟，才好幽默呀！」

珂德在報上又見到一則聘請教師啓事，郊外某間小學發的。中學的教職，他差不多已經失去申請的雄心，在這個困難處境的時候，退而求其次，倒是明智，所以他寫封毛遂自薦的信，夾上一份履歷寄去。看看一個月將盡，信如石沉大

海。他很想冒昧去找該校長校問個下落，到底他會不會有希望，即使學校用不着他，也得通知一聲，如此讓人悶等實在罪過。他再翻那則徵聘啓事，末尾有「適則函約面晤」數字，「怪不得人家呀，自己大概不適合，所以這麼久沒有來約。」他對着報紙自言自語。

不久，他在市區裏遇到李，兩人在咖啡店消磨將近兩個鐘頭聊天和發牢騷。他的牢騷當然比李多，李只是在找對象上碰壁時生幾句怨語，他則由於生活的折磨幾乎把怨語變成憤怒的社會攻擊。尤其當他聽到李告訴他，據可靠的消息，大多數津貼學校徵聘教師的啓事，只是一種裝模做樣的文章，實際上早已幕後定了人，才發出。

「真他媽的，神聖的教育界，也搞這類無聊的事。」珂德聲色俱厲地說，臉色鐵青，好像自己遭受了莫大侮辱。

「教育圈中神聖嗎，我早就懷疑了。」李輕蔑說。

二

多雨的十月來臨，珂德照舊落魄，他幾乎已經完全不相信報上的徵聘啓事，連託朋友介紹職業的興趣也逐漸低落。他現在盡可能省掉出門這回事，雨水幫助他關在家裏看書，或者用鉛筆素描腦中的幻想，成他爲每天的功課。

他的家僅是租的白鋅木板矮屋子中的一個房間，弟妹和他五人塞在一起。他父親住在頭家的佣人屋子，離家有五英里，一星期才回家一次。

他的房間隔熱板低，一窗一門。窗外約十呎，便是隔屋的牆壁，因此房裏悶不通風，遇到熱季，白天烈日無情地晒在鋅片蓋和板牆上，熱氣迴旋不去，和熱鍋差不多，很難在屋裏面呆。晚上，十時左右才感覺窗口有涼風，可惜這些涼風從屋子後面轉來，帶着美麗花園糞料的臭味，往往要掩鼻

或關住窗子，才稍可免除。雨季，房子裏涼爽，雨點打在鋅片上的音樂，倒是可以引起遐思。

他的房間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寫字桌是用罐頭木箱湊成。坐用的，僅有兩個牛奶箱子，而且已經開始左右動搖；這是他的弟妹們坐得太大意，常是東倒西歪着身子造成的局面，他曾指責他們好幾次，終是徒然，兩個牛奶箱恐怕坐不了年底。兩張睡床佔了房間大半面積，弟妹們睡的是用幾種呎吋不同的板片合成；他睡的是他父親頭家丟的單人鐵床，輔上墊褥，雖然陳舊，却有被窩所具備的溫暖。

許多不值錢的玻璃瓶、鐵罐、舊報紙、雜誌、舊衣服等等，充塞在角落和床底下的空間。這些廢物，他父親當寶貝般保存，不肯讓他丟掉。

「將來會用得着，現在丟掉，將來要用去那裏找？」他父親經常向他這麼交代。

他父親回來，每次總要檢查一下他的寶藏，會不會被珂德丟掉，或者老鼠咬破了書報。珂德平生最討厭的生物：臭蟲、蚊子、老鼠三樣，好像互相協定似的，一起擾亂他的睡眠，買了一瓶殺蟲王來對付臭蟲，臭蟲最近漸漸絕跡，只是那渺小飛機似的蚊子依然在他的睡眠中高歌。時常逼得他從酣睡中醒來和牠們作戰。白天在房裏畫畫或看書時，不耐煩地要見到那四出漫遊，偷偷摸摸的老鼠，抓根小棍在手想打，可是稍爲一動，他們就敏捷地竄入地板和牆板的接壤處洞隙很多的地方，不見了。夜深人靜，牠們很耐心地咬米箱——盛米的牛奶箱。米箱周邊都刻上老鼠的齒印。

空中兩條鐵線分房間爲二半，晒半乾或者遇雨收回的衣服，都晾在鐵線上。珂德在房裏走動，常常被這些半濕的衣服搔亂頭髮。

四壁的裝飾，除零碎的報紙上、雜誌上、日曆上剪的照片外，便是他的畫。眼睛在書本裏鑽倦之後，他常轉移視線欣賞自己的作品，調劑精神。他覺得畫對人生心靈與精神上有莫大的好處，處身在懸掛畫的房間裏，會有興奮和高雅的感覺，高尚的人格，潔淨的心情，往往在這種氣氛中養成。

他的房間雖然設備醜陋，然而它枯褐的壁上掛着不少畫，這是一般貧民房裏所沒有的。好多鄰居的小朋友，爲了欣賞他的畫，向他請准進房裏觀賞。

此外，它的雜亂與醜陋，足使一般愛好整潔的人絕步。起初搬進來的時候，天氣酷熱，房裏不能久呆，他常帶書本到別地方去讀，現在是雨季，他可以躲在房裏半天。

三

下午，雨稍歇，珂德躺在床上看小說已經多時，屋頂的白鋅片細細地還有幾點雨聲。

「阿德哥，外面有一個紅毛要找你。」

「誰來的？」珂德搜索記憶，來往的朋友中可沒有一位外國人，「大概是找錯了人吧。但總得出去見一見才說。」他心裏說道，隨即整理一下衣褲跑出去。

外頭站着一位棕色頭髮，淺藍眼睛，高鼻子，長袖且繫着短領帶的西洋人。那人看見珂德，臉上露出招呼般的微笑，用英語說道：

「蜜斯達楊，我很高興見到你在家。你認得我嗎？克·禧爾曼。」

禧爾曼這個姓名引起他想起在某次畫展中，一位老前輩畫家的介紹他認識；這人當時買過他的一幅畫，但事隔經年，珂德記不起，見了禧爾曼才認識。

「請進來！」珂德手做歡迎的姿態，用英語說。

禧爾曼跨過門檻，說道：

「我想來看看你的油畫——你最近是否有作品？」

「有三二幅在房間裏，」珂德在前，禧爾曼在後，一邊走向房間，一邊說道，「進來看看，如果你不嫌髒。」

「我不會客氣。」禧爾曼穿着皮鞋踏進房，顯然他是不懂脫鞋進房子的規矩。珂德也不提醒他。

禧爾曼一進來，便注意畫架上油彩未乾的那幅風景畫。畫裏有兩棵彎曲的樹，長在左右邊，中間是海堤，五六個人坐的坐，站的站，都在垂釣。左邊的樹下有一張長椅，一對情人在談心。整幅的色調十分和諧。

「你畫的是那裏？」禧爾曼觀賞良久，方問道。

「這是我憑印象畫的新山海邊。」珂德指着畫說。

「乾了沒有？」

「還沒有。」

「我要這一幅，多少錢？」禧爾曼移開注視的眼睛，轉向旁邊的珂德。

「一百五十元。」

「好的。我想再選一幅。」

禧爾曼開始觀賞壁上的掛畫，珂德拉開鐵線上未乾的衣服，讓禧爾曼可以遠近移動位置觀賞，視線不致受到阻碍。

「這一幅，我見過。」禧爾曼靠住書桌，注視壁上一幅割草圖。珂德有一次到山芭寫生，途中看見無線電台的園坵裏，有一批穿紅、黃、綠的印度婦女在揮鐮刀割草，姿態十分美好，他即時素描幾個，回來再修整構圖，覺得滿意之後，才把此景移上畫布，三天後畫成。

「你覺得怎樣？」珂德想聽聽這位喜歡畫，而本身不作畫的人的意見。

「你的構圖手法和鋪色，非常奇特。你有自己的風格。」禧爾曼停頓一下，接下問道：「只這幾幅？還有作品嗎？」他好像渴望珂德搬出藏在甚麼地方的作品。

「沒有了，其他的因為不滿意都塗掉。我是寡產，說得好聽點，就是重質不重量。」

「青年人，你會有前途，你應該多多畫。」禧爾曼拍拍珂德的肩膀說道。

「謝謝你的讚賞。」珂德陪個感激的笑容。

「我想，我應該告辭了。你的割草圖也賣給我，好嗎？和新山海邊一起算，價錢如何？」禧爾曼掏出一冊支票，坐在床上，開始要寫上數目。

「三百元，拿去吧！」珂德樂意地說。

珂德把畫送到禧爾曼的車上，禧爾曼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把手指伸入衣袋，摸了許久，掏出一張名片，從車裏交給站在車外的珂德。

「星期天，你喜歡，可以來找我。平常的日子我很忙，恐怕不會在家。」

「謝謝你。」

禧爾曼車走後，房東太太好奇地看着珂德進屋子裏來。

「那個紅毛人把你的畫拿去做什麼？」房東太太問。

「他買去的。」

「賣多少錢？」

「三百兩幅，窮了便宜賣。」

「哇！賣了這麼多錢，你簡直不必找工作啦。」房東太太睜大眼睛，伸長舌頭說。

「這是錢找我——錢找人的機會你想會多嗎！」他對大驚小怪的房東太太說。

鄰居的小朋友聽了珂德的兩幅畫得了三百元的消息，都先後圍來道喜。他們有點不相信，那兩幅他們見過，既不很像，又不好看的畫，居然有人出三百元買去，準是那個紅毛腦子有毛病。

珂德的小妹妹更天真的對他說：

「哥哥，你把這些畫統統賣給他，不是得到很多的錢嗎？」

「小妹妹，你還不懂事呀。畫是人家看上了才值錢，人家不喜歡，哥哥就是送給他，他也不要呢！」

「呵，原來是這樣。」小妹妹有所領悟。

傍晚，珂德的三個讀下午班的弟妹回來，聽到哥哥，撈了錢，七嘴八舌要大哥請看電影，買這個買那個。當然，珂德不讓他們失望。

四

職業尚無着落，錢找他的機會不再來，他盡量避免出門，因為一出門總得要花錢。在家裏畫畫，看書；看書，畫畫，即使天塌下來，他也休管它。星期天，珂德的老子回來，看見珂德正對着牆壁冥想，連他老子進來也未嘗留意。

「德，你整天躲在房裏，怎會有工作來找你呢？你應該出去找找朋友，看看有甚麼門路沒有呀！」

珂德從冥想中醒過來，看見是老子進來，忙站起身，接過老子手中的紙袋，紙袋裏盛有過日的報紙和過期的雜誌，這些都是老子的主人不要的東西，老子帶回家給孩子們看。

「我在等好運來敲大門。」珂德向老子裝一個達觀的笑臉。

「你有屁運！」老子不滿他那種逍遙自在的態度。「何不去找找志昌伯，他認識人多，你找他談談，恐怕會有門路。」

志昌伯是珂德的遠親，他也不知道是幾代前同祖，比他老子大幾歲，論輩份，他應該稱志昌伯伯，此伯伯在市區裏開間酒吧，兼做點小門生意。他們很少來往，珂德足足有三年沒有找過志昌伯，要不是老子提起，他不會想到這個人。

老子的話不得不依。第二天。他到×酒吧找志昌伯。裏面是冷氣，顧客只有三二人，妖精似的吧女見他進來，以為是一塊肥肉，齊把秋波送。志昌伯正在櫃台那邊，看見珂德，即認出。彼此陪個招呼微笑。

「珂德，什麼風把你吹來？」

「西北風。」珂德幽默地說。

志昌伯就近櫃台的座位拉兩把椅子，叫珂德坐下，自己也坐下。電唱機傳來披頭四的「熱日夜晚」，兩人相對微笑片刻，志昌伯問道：

「你瘦了好多。」

「這是西北風太冷的緣故。」

「你真會說笑話——還在大學讀書嗎？」

「早離開了。」

「你畢業了？」

「中途停學。」

「為什麼不繼續讀？」志昌伯十分關心地问。

「理由簡單，沒有錢。」

「現在有工作嗎？」

「量馬路。」

僕役端上兩杯咖啡。

「你想吃些蛋糕嗎？我這裏的蛋糕很不錯。」

「我剛用過午餐，請不必麻煩。」

但，志昌伯仍然吩咐僕役拿一碟蛋糕放在座上。

「請吃，免客氣。」

「生意不錯吧？」珂德擇一塊蛋糕在手，喝一口啡咖，然後問：

「前幾年還不錯，現在好消遣的地方多，這種小生意很難維持。」志昌伯接下改換話題說，「現在你有什麼打算？」

「有打算，沒有錢去施行，也沒用。現在想找份工作，伯爹這裏可用得着我這麼一個人嗎？」珂德抓緊機會把心事說出。

志昌伯沉思一下，皺起眉頭，鄭重地回答：

「我這裏，怎用得起你，而且酒吧工作對你也沒有前途。」

「英雄不問出身低，我只是想暫時做作，不管是什麼低微的工作，先渡過生活難關，以後有機會再說。」

志昌伯看見他這位遠房侄兒，那副委屈求全的表情，心中動起憐憫，然而他的酒吧並不缺人手，現在生意又不見好，多用一個人，實是不智之舉；再說珂德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多少總會有點傲骨，怎能習慣酒吧的工作。雖說是親戚，理應相助，但目前自己並未豁達，兼顧窮親是沒辦法，但也不好給對方過於掃興，他再三思索委婉的詞句，回答珂德：

「我看你還是耐心等等，一時找不到工作是常事——你來我這裏當個僕役，實在是毀你的前途，將來你的朋友，同學曉得你是酒吧的僕役，他們會怎樣談論你，你自己雖然不覺得做僕役有失身份，但社會上人會看輕你，會取笑你，一個受過大學二年教育的人，『既然做了酒吧的僕役』。你想想看，我的話是不會錯的。」

「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打算，他人閒話，我向來不管。」珂德吐露他堅強的個性。

志昌伯頗感棘手，這個侄兒竟是不容哄騙的，騙他再想辦法，於是說道：

「你會講英語嗎？」

「我是唸英文系的。」

「我看你担任商行書記比較適合；我認識幾個商行頭家，改天我找他們商量，可能用得着你。」

他們相對喝咖啡，談話中斷片刻，志昌伯再問：

「此外，你還有甚麼技能？」

「畫畫。」

「喔，我聽過人說你學畫，有作品參加展覽，也想到巴黎去學畫。很好，年輕人多方面學習，前途才寬闊——你會打字嗎？」

「沒有學。」

「應該學，商行很用得打字人材。」

珂德有點不耐煩志昌伯的衍辭，起身向志昌伯告辭。

「不多坐，這樣快就走？」

「我想找朋友。」

「有機會我再通知你——還是住在老地方？弟妹們都好？」

珂德頻頻點頭。

志昌伯送珂德到門口，拉開蝴蝶門，不知甚麼時候已經掏出兩張紅鈔票，正要塞在珂德手裏。珂德堅持不要，說道：

「我還有錢用，謝謝伯爹的好意！」他推開志昌伯的手，即拔步走了。

五

志昌伯駕汽車來找珂德，問過房東太太，知道珂德在家，他逕自走到珂德那睡房兼畫室兼客廳裏。時間早上十一點左右，珂德剛從床上醒來，穿着背襯睡褲，正在對着一張畫布，動腦筋。他背對房門，不知道志昌伯已經站在他的背後。

「珂德，你在畫畫？」志昌伯輕聲對正在凝神的珂德說。

「喔，是志昌伯爹，請坐！」說着，珂德把那把買不久的藤椅讓志昌伯坐。

志昌伯坐下，眼睛掃射四壁一週，說道：

「這房間，你應該收拾收拾。」

「我是不修邊幅的人，弟妹也不大管，習慣了也不感覺怎樣。」

「外人看見不好。」

「外人由他去批評。反正地方小，物件多，也無從收拾起，將來有錢買間房子，我會佈置好看。」珂德講完，走出門口，吩咐正在廚房裏煮飯的妹妹泡茶給志昌伯，即回頭進房，坐在床上。床上枕被還沒有收摺。

「我有好消息帶給你。」志昌伯高興地說。

「喔，是那方面的？」珂德有點驚奇地問。

「有一位經理，我相熟的朋友，他想見見你和你的畫。他可能要幫助你開個畫展，或者到巴黎去學畫。」

「這，確是好消息，是伯爹代我疏通的嗎？」

「我本來只向他提起有位侄兒正想找份工作，問他的公司可有個甚麼空位。他問我：『你的侄兒有甚麼才能？』我照實告訴他你的情況，他說：『帶他來見見我，別忘記帶他的畫一起來，我對畫也很感興趣的，如果你的侄兒真有造就

的天分，我會盡我的能力伸出援助的手。』志昌伯作長述之後，稍歇，接着問道：「你現在有多少幅作品？」

「可以拿出見人的，只有十多幅。」

「就一起帶去讓他看——你快換件像樣的衣服，我們現在就去見他，我已經打電話跟他聯絡好，今天可以帶你見他——你不綁條領帶？」

「我沒有領帶。」

「應該買一條，出外見上層社會人物，綁條領帶才像樣。」

志昌伯帶珂德到市區一間大廈的七層樓。珂德抱着大疊畫件，志昌伯帮他拿小疊。在電梯裏，志昌伯關心問珂德：

「你英語準是說得通？」

「我不致於所問非所答，請放心。」

進入×公司的書房，志昌伯向門旁的接線女郎說明來意之後，那女接線員拿起電話筒，低聲說幾句，然後向志昌伯用英語說：「你們可以進去，經理在。」

志昌伯和珂德一前一後走向經理室，書房裏的職員投以好奇的眼光，因為他們倆一老一少，抱着太多的畫件，走着吃力的腳步。

經理是壯年人，看去只有四十出，臉色潤紅，圓胖的臉橫着鑲黑邊眼鏡，他正在翻閱文件。待志昌伯和珂德走近書檯，他方抬起頭用英語打個招呼：

「歡迎，蜜斯特楊。」又轉眼瞧珂德一下，「這位就是你向我提起的侄兒嗎？」

「是的，方經理——我的侄兒珂德。」志昌伯恭敬地向他們介紹，並且教珂德把畫件放在地板上。

「請坐！」

賓客坐下之後，方經理隨即向珂德說：「你的昂克已經告訴我你的情況。你相當勤學，我喜歡這樣的青年人，青年人要勤學才有前途——你以為然否？」

「是的，你說得不錯。」珂德也以英語回答。

「你帶多少件作品來？」

「十件小的。」

「好的，請你解開繩子，讓我看。」

志昌伯和珂德開始把放在地板上的畫件解開，一幅一幅排到牆邊。方經理抽起屁股，移動脚步，開始一幅一幅觀賞。他的表情嚴肅，好像是一個知畫者，看了好久，方開口問珂德：

「你有畫寫實的東西嗎？」

「從前有，我初學畫的時候，我寫實；不過現在我喜歡表現，和畫抽象派的東西。」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要畫表現和抽象的東西？」

「我覺得寫實呆板，不如表現豪放，和抽象派的耐人尋味。」

「如此說，你是喜歡摩登美術。」

「是的，它迎合我的脾胃。」

「但我總不明白，所謂摩登畫家，總喜歡塗那種令人費解的東西；畫是要讓人家看了明白，人家不明白，多好也是徒然。」

從這些口氣中，珂德已經看出方經理所謂對畫藝的興趣，只不過是一種傳統的陋趣。珂德早就超脫了一般古老的美術觀念。他可以找出一百個理由來駁斥這種論點的謊謬，但在方經理這個初交之前，語必不傷和氣為主，於是他解釋

道：

「觀眾看不懂畫家的畫，怪畫家胡塗，或者說標新立異，諸如此類；但觀眾很少能反省一下，自己對摩登畫是否化過一番苦心去研究，是否對他面前那幅畫的作者的創作意念有多少的了解，對美術演變過程有多少的認識。他是否考慮到一片白色和一條粗黑的直線所可表現的意義有多少？」

「依你的話說，觀眾唯藝術家是從。」

「我的話沒有意味着觀眾要盲從藝術家，我覺得無論如何，觀眾想要了解藝術，非本身鑽進藝術中不可。」

「你很有大眾藝術化的觀念。」

「一點也不錯，我覺得大眾非藝術化，實難了解藝術。舉個例子來說，密斯特方，你的英語講得這樣流利，措詞遣句這麼達意，道理在於你受過相當深的英文教育。換在一個沒受過英文教育的人，恐怕就抓不住你詞句的意義，對不對？」

「我看你受畢卡索影響，但畢卡索的寫實基礎是非常好的。」

「我不否認畢卡索的寫實基礎，但為甚麼畢卡索要擱置寫實而創作立體呢？密斯特方，你考慮一下，一個勇於進取的藝術家，難道過去的成就會令他滿足嗎？時代是無情地前進着，藝術家如固步自封，醉心於以往的成就，不再向新的疆界開拓，其藝術的光彩已盡，其藝術生命將告終。」珂德口若懸河，看見方經理抽出香抽，他才略停片刻，接下再說：「至於說我受畢卡索影響，是指我的作品嗎？」

「這些畫不都是畢卡索路線」方經理用手略略概括牆邊的畫。

珂德知道方經理對新畫的認識不夠，畢卡索的創作路線

怎樣，他的作品又是怎樣的風格，方經理竟辨別不清，其他從何論起，他又不是一位美術教授，善於深入淺出道出來。他靜思片刻，才微笑地說道：

「密斯特方，你看錯了。一個有志氣的畫家是不穿別人的夾皮克。」

方經理露出一種顚預的表情，用手撫摸下巴，好像一個猜錯了答案的學生，發覺老師正在挖他的草率所露出那種神情。

「你想到巴黎學畫？」良久，方經理又問。

「我有這樣的夢。」

「巴黎是藝術之都，我國學畫的人多想到那裏去碰運氣。」

「我是想乘年輕的時候去見識見識。」

「聽你昂克說，你在大學讀了兩年書——爲什麼你不一心學畫？」

「我在未進大學前，我曾考慮過一心一意學畫，但，我發現我的背景不利於乾脆混在色彩和線條中，我最好繞一道曲路走，進大學去取一個資格，將來容易謀份待遇比較高的工作。儲蓄到足夠的錢，可以在色彩中打混四五年，我便捨去工作，專心一志學畫。誰知我的計劃中途受阻，大學既不能畢業，工作又找不到。」

「如果現在有一個機會讓你繼續唸大學，另一個讓你專心學畫，你將如何選擇？」

「我寧可取後者，因爲後者是我的目的，前者是我的跳板。」珂德不假思索地說。

「這樣好了，密斯特楊。在我未做決定幫助你之前，我須請位專家來看看你的作品。這些作品，你留在這裏，改天

我會通知你的昂克。我還有些工作，恕不能多奉陪！」方經理和他們握別。

六

一星期後，志昌伯再來找珂德，說方經理要見他。

「方經理有跟你談起甚麼嗎？」珂德急想答案。

「他沒有說別的，只說帶你去見他再說。」

珂德懷着一種得失未卜的心情往見方經理。方經理依舊一副嚴肅的臉孔，主賓公式化地坐定之後，方經理開口了：

「密斯特楊，我很抱歉，我要說出逆耳的話。我所請的專家詳細看過你的作品之後，他說像你這樣水準的畫家本地多得很多。」

這是令人失望的判詞，言外之意不用問，稍為明白的人都知道幸運之神棄珂德於不顧。珂德心中失望，表情沈鬱，有些不服氣地說道：

「密斯特方，你所請的專家是誰？可以讓我知曉嗎？」

「這個你用不着知道。」

「也許他是虛有其名的專家。」

「密斯特楊，你口氣太大。」方經理扳起臉孔說。

「密斯特方，請你原諒，我的侄兒是一位未經世故的青年，他不會講話。」志昌伯隨即向珂德做一個安份守己的眼色。

「對不起，我說得太爽直了。」珂德勉強對方經理說。

「你不僅是直率，你的話甚至有侮辱我所請的專家。」

「如果你覺得有這樣的意思，請代我向你所請的專家道歉！」

珂德逕自收集還在牆邊的畫件，心中頗懊悔自己要走捷徑，聽從志昌伯的話，讓自己的作品在未必懂得藝術的人面

前受辱。他盡量控制着自己易於衝動的情緒。志昌伯也彎下身幫他收拾。

「你留下一幅油畫在這裏好嗎？」方經理走近顯然在生氣的珂德，說道。

「爲什麼？」珂德抬頭反問。

「多少錢，我買。」

「真對不起，這一幅是我的非賣品。」

「那麼，另一幅呢？」方經理再指一幅。

「也是非賣品。」

「其他的我相信都是你的非賣傑作。」方經理語氣溫和話帶諷刺地說。

「一點也不錯。」珂德毫不顧忌地說。

「密斯特楊，你太過重視自己的作品！」

「在這社會裡，畫家本身不重視自己的作品，還有誰重視呢？」

「好吧！再見，密斯特楊，煩你們兩位白走一趟，我非常抱歉。」方經理禮貌周全地說。

在電梯裏，志昌伯向沉默的侄兒說道：

「你爲什麼不賣一幅作品給他？你可以開三兩百塊錢的價呀！」

「我不能委屈求榮，賣給一個不懂得欣賞我的作品的人，等於虐待我自己。」

開 戶 口

我仔細地考慮，年紀卅五，應該找個對象結婚。雖然我一路來都認為夫妻這種制度，是男女互相剝奪自由權，和爭取支配權的堂皇招牌。要自由，不受支配和任何的牽掛，最好是單身。無奈生理做祟，看見了成熟有姿色的女子，就想入非非。嫖妓怕中梅毒，勾搭良家婦女，又良心有過。心理上也漸漸由剛轉柔，讓一個自己喜歡的女人管一管，不算是一件壞事。有一個談得來的女伴，可能解除單身隻我的許多寂寞。俗語說成家立業，但在這個趨向現代化的都市生活，先立業後成家，才是穩紮穩打，我還數不上立什麼事業，有一份固定收入五百元一月的工作。養個太太，總算不成問題吧！

回憶一下，從知人事到現在，我所認識的女朋友，不只十指可數，其中事過境遷，十年多不知所終之外，再扣除一些已有歸宿的，還有好幾個是可以考慮。比如林珍出閣之後，有意推薦她的妹妹林珠。林珠小姐是一條有希望的路線，不妨詳細研究林珠這個女子：中等身材，略見瘦，人倒是敏捷可親；受英文教育，喜歡辯論頂嘴，是一小缺點；個性硬，不甚肯遷就，是大缺點。娶了這種女子，處處得讓她，偶爾遷就我是可以，長期讓下去，不是好玩的。除非她嫁後肯改，記得俗語說「江山可改，本性難移」，我看還是另找路線。

鄰居姑娘阿蓮如何？亭亭玉立，喜歡打扮，但多不襯其身，頸項高應留長髮，她卻學時髦，剪短髮飛仔型，背後望去，簡直是一個男子頭。這個倒不要緊，婚後可以勸她留

長。最糟糕的是她讀書不多，滿肚俗氣，和她交談，除電影明星，歌星之外，別無所知。娶這樣的女子，每月看電影錢，就比食飯多。看電影我並不反對，但像她那樣濫看，就令人煩死。

梅天真可愛，大概有十八九歲，曾經一度是我的學生。在今日的社會，師生戀愛結婚，不算是一項令人反目的新聞。無奈她年紀太輕，人情世故知多少？男主外，女主內，她能够料理家中三餐嗎？像個娃娃般芝麻小事都要你出主意，飯如何算熟，水羹何時滾，一竅不通。做了丈夫兼要理家務，還是考慮別的……

能幹有才氣，女友中唯有寶玲，寶玲名字聽來動耳，對着面看就沒有快感。她不但談不上美，反近乎醜。雖然古人曾強調娶女取德，我也是唸過孔子書的人，不過單是個德字，而缺乏一些女兒態的美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面面相對，能不脫「索然寡味」四個字，那才是奇蹟。估計她的年紀不滿三張，也近乎卅，能順利生孩子，也頗有問題。婚後不生育。還像個小家庭嗎？

其他，南西劉，慧文陳，白特麗莎黃……只有三二面交，舞會中萍水相逢，印象不深，雖手頭有地址，不敢冒昧。看樣子需託朋友介紹，或者找媒婆了。

結婚需要一筆錢，聘金，傢俬，喜酒……少則三兩千，問過幾個結束單身漢生活的朋友差不多都報這個數目。我因單身，化錢常是無度，見喜歡的東西就手癢，非買不爽心。買唱片，唱帶，就買到過癮，照像機就有三個，書本，雜誌不計其數……零零碎碎，每月薪金便化去七七八八，間有朋友貸款，多順人情。如今想結婚，本錢須從頭存起，我想目前首先要進行的，到銀行開個儲蓄戶口。

領薪後，我進入B銀行，奇蹟出現，在儲蓄部值班的那位女職員，不折不扣就是失去聯絡多年的珊珊小姐。五年不見面，她依然是學院時代的樸素打扮，和秀麗容貌。當年在×學院，蘇珊珊的芳名，不知有多少男同學在心裏偷偷唸着；我也是其中之一。今天份外相遇，只是喜出望外。打個招呼，問個近況之後，我即拋出鈔票，望着她說：

「開個儲蓄戶口。」

「存多少？我替你寫……在這裏簽個名。」她清脆的嗓子，還是五年前的。

我一直看着她辦理開戶口的必要手續。她知道我的眼睛在關注，不大舉頭對視。我心裏自語：「出社會工作幾年了，還是學生時的含羞態，多半還沒婆家呢！」但，不便冒然問，尤其是像她這種羞答答型的女子。推算她芳齡該是升入廿五以上，單身或結了婚，還是個謎。回來，幻想天堂，壓制不住，心中說道：「這回該是博一下的時候了。」

不只月尾領薪跑B銀行，月中也借支錢之端走B銀行，看她幾眼，交換三二句話，時間與車資的花費是值得，何況我是朝着人生正確路程走。

才不幾個月，珊珊不在B銀行，問一位女職員，說是調到T區分行去。T區分行距離我的住所約莫六英里，爲了要完成大計劃，我不忌路程與麻煩再開戶口。

「喔！你來開戶口？」珊珊露出驚奇。

「對，」我說。

「你搬了家。」

「不是，」我拿出地址讓她抄。

「Q鎮來這里存款，不是很不方便。」她關心似的說。

「珊珊，不瞞你說，我的戶口是跟着你開的。」我講得

很自然，眼睛焦點在她的雙珠，看她有何反應。

她微微裂嘴一笑，不說什麼。

接回新的儲蓄冊子，翻看她手寫的戶口號碼7280。我買了兩張萬字，週末開出入圍，中彩五百。不敢忘珊珊帶給我的財運。領獎後，我去T區B銀行，表面是存款，用意是借故邀請她。

「無功受祿，不好意思。」她如此回答。

我想小姐們那會是一請就答應的。

「號碼是你給的，請你是應該。」我展開說服。

「號碼是編排的，誰來誰得；你中是你的運氣好。」

「吃館子，遊夜總會不要；就這樣吧，隨便你開口一樣，我請就是了。」我改賓為主的邀請法，以質表敬重。

「你不是要存錢娶太太，隨便花錢，怎行呢？」

看她還是要婉轉謝絕，我索性就對她來個硬性的自我犧牲式，說道：

「今晚，七時正，我在伊麗莎白道前，維多利亞紀念堂的對面車站等你到子夜，領情不領情，我不計較。」

坐到腰酸，來回數走道方石，腳也開始痛，雙目望穿，鐘樓的鐘走得太慢，我的錶也一樣闌珊。五個鐘頭，好像去月球那般長久。車站附近，納涼的人，談情的情侶，換了好幾批，我依舊是一個失魄的人，在等着沒有路線號碼的巴士。

我下意識地敲腦袋，自語道：「傻仔，學人君子好逑，滾他媽的自由戀愛，要結婚找個媒婆，省絕麻煩，效果是一樣，蘇珊珊是鐵樹，多少人比你強的人馬，莫不飲恨沙場，我，林爾欽，何方小子，標那梅，準是傷風感冒。回去吧！睡個好覺，死了心眼。」

聽完鐘聲的十二响，我踐踏自己的影子過馬路。

「爾欽，」有人叫我。

從草場那邊走來兩個女子，其中一位，就是千等萬唸始出來的珊珊。

「你終於來了……」我的聲音顫動，喜怒兼備。

「我們看了電影才來。」她講得很輕鬆，「讓你久等，不生氣吧！」

「我剛才敲了自己的腦袋，現在不生氣了。」

她介紹了身邊的何小姐後，說道：

「請我們吃東西嗎？」

我們在牛車水一帶吃宵夜，談話風雅，因為第三者在場，我不能向珊珊貫輸感情。萬事總有個程序，開始時，不能存奢望。

回到家已是兩點，想着想着，直是不能入眠，而蘇珊珊的情影是趕之不去，不呼即來。

耐不住日曆走完月，我搖電話企圖和珊珊聯絡。

「你找珊珊嗎？她調到香港去了。」所得的回答，令我費解。

我猜想這個妮子有意擺脫我的糾纏，不然何故時時調換工作場所。

香港B銀行，在一個有志者，是不難找到它的地址。我不能放棄已生的情意，在未得到水落石出之前，像我這個胆大心細的追求者，實在沒有理由，提早結束這份工程。我先以試探性寫去一封信，其中自認為精彩的句子有：「不論你調到那裏，我總會找到你。」，「見你，看你，和你講話，雖是鈍詞廢句，在我心田統統構成無比樂曲。」

沒有回音約一月，我再次寫去，一封比一封情濃，那怕

她是鐵石心腸，也會心軟意融；然而石沈大海。

乘着八月的假期，我整裝飛香港，對朋友宣佈去旅行，其實心底的目的在於找珊珊。下榻於九龍F 旅館後，即先從電話簿上找B 銀行地址。B 銀行在香港與九龍二地共有八間，總行則落在九龍。解結須從總頭開始，第二天早上，我衣裝整齊，上B 總行。

來得太早銀行還沒有辦公，須多等半個鐘頭。我在銀行門口走廊踱方步，心裏頗有猶疑不安的感覺。一是担心珊珊根本就不在B 銀行，或者在其B 銀行的分行；二是僥倖地是在這間銀行，見到我這個突兀的訪客會不會覺得我追求得太離譜。人家又不是親自給你地址，偷偷摸摸探來的地址，冒然的造訪，如何才能使場面自然婉轉，不見斧鑿痕跡，的確需要動腦筋想想一下，和鼓起虎胆。

職員陸陸續續的進去，我注意那些女職員，希望其中有一個就是珊珊。

「爾欽，」有人在背後叫我，清脆的聲音，夢寐的情影。果然背後的人，正是我企望以待的珊珊。她驚奇意想不到的笑容，大大地消除了我心中的疑惑。

「天不負有心人，果然給我找到你。」我也是驚奇地露出笑容。

「你來開戶口嗎？」她俏皮地問。

「你越來越有幽默感。」我仔細打量她，態度儀表，比從前從容大方，也許是香港的環境氣氛渲染了她。

她的打扮顯得時髦，單色新款的迷你裙下，露出不易見到的一雙矯捷玉腿。愛與慾齊湧上我心頭。

「娶上這樣的姑娘，那該是多麼幸福的一回事。」我心中自語。

「你是路過香港嗎？」她輕聲地問。她的聲音拉回我的逸思。

「我是專程找你而來的。」

「找我有什麼指教？」她故裝莫明地問。

「指點迷徑，」我也故意來個玄虛。

「我不是高僧呀！」她謙虛嬌憨地笑。

「真的，找個地方坐下來談談，會不會妨礙你的時間。」

她看手錶，輕搖頭，細長的絲髮做旋迴搖擺，「不行，我辦公的時間到了。」

我有些沒趣，她彷彿體會到這點，不願令我掃興似的，說：「下午五時下班後，你來對面那間茶樓等我，我請你用頓便飯。」

「好的。」我興奮地回答。

珊珊肯邀請我，當然是充滿希望。

等待的時間終於到，我走出旅館到那約定的茶樓。樓下用茶與點心的每張座都有人，但是看不到珊珊。「也許她還沒有下班。反正也沒有位，我且在走廊上站站，待有空位才進去。」

眼不停地掃視街道上的行人，看看手錶，比約定時間過了十分鐘。好幾位茶客踴出來，我想裡面該是有空位了，竄進去，找個靠近門口的空位坐下，要一壺茶和一碟「秀麥」先吃吃，待蘇珊珊來，才由她點菜。茶還沒有端上，珊珊到，不是獨自來，她身邊還有一位男伴。大概是她的哥哥之類，我以為。她仍然是可愛的笑容，一踏進門就和我招呼，那男子也微微點頭向我招呼，好像事先就知道我在這裡等珊珊。我忙拉椅子請她們坐。蘇珊珊禮貌地向我介紹身邊的男子。

「這是郭先生，我的未婚夫，這位……」

我的耳朵突然有些失靈，嘴吧出乎意外地僵着；那男子伸出手要和我握手，幾乎觸到我垂直的手時，我才記起了禮貌。那男子比我高大，看來年紀也比我輕，落落大方地道聲：

「林先生你好，」他坐下，又關心似的問：「來香港住得慣嗎？」

「只覺得天氣悶一點。」我照實說。

「林先生是來渡假的，子明，如果你有空不妨帶林先生觀光觀光，讓他對香港留下好印象。」

「不敢打擾郭先生，其實我不過住二三天就要走了。」遊玩並不是我來港的目的，何苦麻煩人家。

「林先生，為什麼不多玩幾天呢？」郭先生又是很關心地問。

「我想到曼谷走走。」這是我臨時應變的想法。

珊珊點菜，間中也徵求我的意見，我本來也不大懂菜譜，因此我說：「你點什麼，我都吃。」

其實，此時此地，即使點最上等的菜，我也沒有胃口。吃飯時，那位郭先生十分體貼，不時夾菜疊到珊珊的碗上，又兼顧似的勸我多吃，不用客氣。瞧着人家相好，巴不得草草了結這一餐，抽身溜走。可是，我還必須要等待，等待…

飯後，蘇珊珊提議去看電影，爲了節省時間我換她的建議到渡頭走走。燈光船影夜色雖好，無心欣賞，自無樂趣；心想到這個理想的對象落進人家的懷抱，淡淡的抑鬱，勉強裝場面的虛偽笑容，使我自己討厭自己。唯有乘早溜走，才會感到舒適。因此，我藉辭說有個朋友會到旅館找我，婉轉地抽身走。

第二天，我乘機飛回星洲，空虛的心靈依舊在雲中吊。

芋葉上的水珠

兼經理的老闆叫他進辦公室，開門見山地對他說：

「我們優雅傢俬公司，決定接受春節博覽會當局的邀請，參加今年二月假加冷舉行的工商製造業大展覽。這類博覽會，你是知道的，宣傳以做生意為主要目標，你身為本公司高級設計師，我要委托你負責本公司的展覽工作。你要好好想出一套壓倒羣雄的別緻佈置，或者創造出一套獨新的傢俬，以資宣揚我們『優雅』這塊招牌，增進本公司製造品的銷路……。」

老闆開抽屜，找出一份文件交給他，接下去說道：

「這份是博覽會當局分給我們的細則，你拿去研究研究；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準備。我想你能勝任愉快，記住，宣揚我們的優雅傢俬，增進銷路，預算多少，開過來再談。」

丘彼德覺得這是表現他傢俬設計天才的大好機會，接過任務，馬上回到自己的設計室，進行工作。

一星期後，他把優雅公司參加春節博覽會的計劃書呈交給老闆。老闆抽着雪茄，仔細閱讀他的計劃書。他坐在沙發上，準備聆聽老闆的寶貴意見。

「唔，不錯，不過你全部以新娘房式展覽，所能展出的傢俬，就有限；其他不適合這款式的傢俬，就沒有辦法介紹出去。」老闆翻完計劃書，抬頭對丘彼德說。

「對，我們的傢俬展覽，要壓倒羣芳，第一我們必須有個專題，例如我計劃的『新娘房』，這個專題傢俬展覽，就非別的傢俬公司所能意料。他們可能還是以綜合的方式，什麼品類都一齊擺出來，紊亂無章，難有突出表現。我們的

『新娘房』傢俬，請你看附錄中的插圖，絕不是尋常市面所見的款式。我想出的新花樣，削掉直角的方式，凡是有直角的地方，都一律修為弧形角。郭先生，弧形角取代直角的傢俬和設計，雖然不是我本人所首創，但，利用這一系列的弧角傢俬來佈置一個新娘房，最少在本地來說是首創——所謂出奇制勝……」丘彼德興緻勃勃地說。

「不過，我懷疑，新娘房傢俬生意，在二個月展覽期間，到底能做幾樁？」

「郭老闆，我們的眼光應放遠一點，我們參加春節博覽會，最大目標，不應放在展覽期間的銷售，展覽的主要目標，應放在打响我們『優雅』這塊招牌，優雅的傢俬，獨創的設計，別緻的佈置，爭取顧客嚮往的心理。」

「單談顧客心理的嚮往，而不配合銷售，有違生意之道。化了錢做做好看，鷄卻抓不到，會不會不實際？」

「郭老闆，我的計劃是在抓大牛，非在抓小鷄。新娘房傢俬的銷售，我手頭固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單從每月結婚辦喜事上，我從各酒樓餐館去統計，平均每月不下五十對，旺月尚不只這個數字。每對結婚都免不了買一套起碼的新房傢俬：床、梳妝台、衣廚……這簡單的一套，便宜算六七百，中等算九百一千，高貴上等千多兩千。如果我們通過這次『新娘房』傢俬展覽，大事宣傳，我相信最少可以爭取到市場上的廿多巴仙生意，比我們目前一個月的生意，是大有收穫。」

「所以你計劃化二萬元來搞這個『新娘房』展覽。」

「對極！——郭老闆，『新娘房』展覽中還有精彩的一招，更非其他傢俬公司所能預料的——你翻開第五頁看看——顧用模特兒示範這一章。」

老闆隨丘彼德的手指閱讀第五頁。

「呃，傢俬也有模特兒表演。」郭老闆好生奇怪地問。

「老闆，不是模特兒表演，而是模特兒示範應用『新娘房』的傢具——一種活鮮鮮的廣告手法。誰不喜歡看看漂亮的新娘睡在床上，或坐在鏡枱前梳梳髮絲，優美的模特兒，優雅的姿態。」

「如此說來，我們還得化一筆錢聘請專業模特兒，………」

「老闆，我計劃中，不打算用專業模特兒，一來專業模特兒身價高；二來，正因為她們訓練有素，經驗豐富，就免不了大多矯柔造作，有失天然的地方。我計劃倒是聘請初出茅蘆的女子。她們比較矜持，比較含蓄。經過甄選訪談，我想必然會物色到具有優雅氣質的女子，承擔這份工作，簡單說，我們要聘請的是看了不會想入非非的那種氣質的女子。所以，我計劃登報徵聘『新娘房』傢俬展覽示範模特兒。」

「會找到如你所說的那種理想女子嗎？」郭老闆以懷疑的眼光瞧着丘彼德。

「這個包在我身上，只要你批准計劃，我馬上可擬一份徵聘啓事，送到報館去——甄選委員，老闆，你也是其中一位。」

「喔，那我未出錢之前，就可以大飽眼福。」

「老闆，別想歪路去，你的太座會扭你耳朵的。我們還是以嚴肅的態度來進行，我們要有做生意的眼光。」

「你打算化多少錢在聘請模特兒上。」

「我的計劃到處都在替你可省即省。用一位初出茅蘆的示範模特兒，每晚三個鐘頭。每個鐘頭十元；三十元一晚，只是坐坐、走走、睡睡……我想在一位未長世面的女子來

說，必然是一件賞心樂事。兩個月，在這方面開銷，絕不超過二千元。」

「我覺得還可再減少一點，一晚二十，就行了嗎！」

「二十元一晚，恐怕不足以鼓勵一位具有尊顏的好女子，幹這種拋頭露臉的工作。」

「那麼就依你的，二千爲限，再多我是不付，不過我想分這二千元去僱用多位，比較變化多端一點。」

「老闆，你的這個建議非常好；不過聘請多少，得看甄選訪談的成績而定。當然有多位具備我們所要的氣質自然是多用。一個示範一星期，再輪到其他，當然是更變化多端，更能引起觀眾的興趣。」

「好了，聘請示範模特兒一事，你早點進行。春節博覽會期間，其他商行也要用大批女招待員，他們捷足先挑，我們就選不到理想的女子了。」

「關於這點，請放心，老闆，我們出好待遇，比普通一個商家祇能出給女招待的，高出好多倍，他們的工作也比我們的重，高貴的女子，他們是搶不走的。」

示範模特兒這一則，丘彼德終於說服了老闆，獨新設計的弧角「新娘房」傢俬，老闆看完插圖，觀察良久，才問道：

「你這套新娘房傢俬，會不會有點標新立異，睡床變成一個橢圓形，梳妝檯的鏡子變成梯形，衣廚變成下大上小的弧角橢圓形；看看，會不會好看，不好用……………」

「老闆，這就是我們最突出的設計，傢俬的大胆改革。我們要敢於破舊創新，我們的『優雅』招牌，才可以執新加坡傢俬的牛耳。老闆，你已經從圖案中見到它的好看，如果顧客也具備你的欣賞眼光，我們的展覽已是獲得成功的一半。現在的人，買東西，講究好看，已經是極普遍的現象。」

至於實用，在紙上，現在我稍微給你証明一下，你就明白。我的設計的的確確比傳統的方形直角結構，更合乎實用。讓我先談爲甚麼要採取弧形角的道理，不僅是弧角比直角溫柔可愛這點而已。最大的好處，在於肉體碰到弧角上，所產生的擦傷比之直角輕微得多。舉個實際例子：我的臥床就是直角長方形，有時匆忙走動，或者上下床不小心，腳樑碰上，其痛，簡直尿要撒出來。吃飯的桌子也是，有時肋骨碰上，叫媽，還來不及呢！弧角的作用，就大可減除這種意外的痛苦——我們將在宣傳小冊子上，從這點大作文章。」

「那麼，你的床取橢圓形，又合乎何種實用道理呢？」

「橢圓形睡床，根據人體的結構而設計；我們的軀體本來就是上下小，中間大，不論是側睡、仰睡、或兩人並睡，所佔用的面積，仍然是上下佔小方位，而中間佔大方位。橢圓形不就符合我們人體使用的標準？」

「你的梳妝鏡子取梯形，又是什麼道理？」

「一與衆不同；二合乎人坐着整裝的半身造形。我們的上半身，頭，肩至胸，正可規入梯形。」丘彼德邊說邊用手向老闆比劃，要具體地比喻給老闆看。

「而你的衣櫥設計下大上小的橢圓形，也是配合實際應用了！」

「你猜得很對，我們放東西在櫥裏，總有一個不成文的原則，大的東西，笨重的東西總放在低層，小而輕的東西居高層；皮箱，大被單，床布等粗件的東西，放下層，輕巧的衣服，內衣，手巾，領帶之類居上層，所以上小下大的橢圓形，既吻合這個原則，又優雅美觀，豈不是兩全其美。」

「你這個鬼傢伙，果然有一套騙人的理論。」老闆對口沫橫飛的丘彼德，說個玩笑。

「老闆，精彩處，不僅止於這些呢！這個『新娘房』佈置起來，它的窗簾，地氈，燈光，燈罩，几案上的擺玩，壁上的現代派掛鐘，冷氣設備，播以悠揚典雅的音樂，高貴的電視機等等，你一踏進，簡直令你置身廿一世紀的現代化天堂……」

「我幾乎被你說得芳心無主了。好罷，就照你的計劃去進行，你得快點把圖樣送到製造廠去。」

籌備工作進行，一切按照丘彼德的計劃做。展覽的傢伙都在趕造中，展覽的場所由彼德親身督工裝製。示範模特兒，他和老闆兩人已經從甄選訪談中挑選了三位。兩位是剛離高級中學的女子，另一位是某商行年輕書記。三位小姐都賦有丘彼德所要的賢淑優雅的氣質。她們對優雅公司所提的工作條件，均表示可以接受。她們唯一要求，就是示範時所穿的服裝，最好公司津貼。比如時髦的晚裝，別緻的睡衣之類，平時她們那裏有？公司最好出錢替她們做，丘彼德又費一番唇舌向老闆爭取給她們製作幾套。要符合他的「新娘房」展覽的條件，丘彼德甚至親手設計服裝花樣，教三位小姐去找裁縫製作。總之丘彼德，執行起導演的任務。博覽會開幕之前一星期，他臨場，安排三位模特兒，理想的舉止、風度。他特別向她們強調，優雅，賢淑，像一位有高度修養的新娘，這個品質，一切妖艷的情素，引入想入非非的姿態，切忌。比如在床上睡，這個姿態，最要注意，她們可以大大方方的睡下去，或開着床燈看愛情小說，但睡的姿態必須保持樂而不淫，那就是避免過份的露出大腿，胸肚之類。他還很老道地說明，跑博覽會的人士，三教九流皆有，有的舉動輕浮，看了口出穢語，吹哨作弄，是可預料，她們心理須有所準備，觀眾的一切言論均要處之泰然，保持心理的平

衡，才能流露出自然大方，溫文爾雅的表情與姿態。

經過四五次的彩排，看出她們趨向理想；即編排她們輪值時間表。每日輪流，每人工作一晚，休息兩晚，非輪到示範的，可以來訪，權當「新娘」的閨友，談天，喝茶均是靈活的應用傢具示範，但休息晚，無工錢，來時只是義務工作，她們都不反對。

博覽會開幕，他們優雅公司的「新娘房」專題傢俬展覽館，果然引起觀眾的好奇，人山人海進去觀賞。丘彼德心情緊張帶興奮，這是考驗他的計劃成功不成功的時刻，他在場巡視，滲入觀眾的行列，以資聽取觀眾的評論。觀眾中有人說：

「傢俬，好看是好看，但價錢太貴。」

又有人說：「像這樣講究的新娘房，到底有多少人佈置得起。」

觀眾羣中很多人是無心於欣賞傢俬藝術。看他們的動作與表情，目的在窺視漂亮的模特兒，不少年輕小伙子，看還不要緊，口裏還播出近乎下流的話：

「跟她睡在一起，多麼……」

頓時令丘彼德感到這一羣天真孩子，難於領會藝術。九時多觀眾越來越擁擠，「新娘房」展覽館哄動起來。郭老闆耽心有意外，叫二位警察來協助維持秩序。丘彼德却存着另外的想法，如果他們的展覽館被擠倒，那將是太好的宣傳資料，明天各報必然會頭條新聞，「優雅」這個招牌，將更加哄動，但老闆反對彼德的順其自然的建議，最大的理由是館毀了，又得化錢重新裝修，不合算。對着這種講求實際利益為大前提的老闆，丘彼德放棄他的主張，由老闆去叫警察維持秩序。

第二天，老闆找丘彼德到辦公室談話。老闆說：「昨晚我們的展覽館人山人海，可是沒有一樁生意成交，中看不中用……」

丘彼德耐不住，打斷老闆的話說：

「老闆，你得把眼光放大一點，遠一點；頭一天，人家才初見，那裏就這麼快決定購買，多幾天，想買的人回去斟酌預算，會跑回頭的，那時就會有好生意。我們的展覽館，在吸引觀眾這方面，已大大的成功，優雅傢俬公司的招牌已經打入人心，各報都有介紹。」

丘彼德暫且把郭老闆賺錢心切的情緒安了下來。

「新娘房」傢俬展覽，仍然如丘彼德計劃進行，示範的模特兒三位按日輪職。詢問處則利用優雅公司的職員輪流值班。週末假日，整個博覽會，觀眾有增無減。優雅公司的「新娘房」仍然保持吸引觀眾的高記錄。春節博覽會當局舉辦一項展覽館「佈置與裝璜」比賽獎。優雅公司的「新娘房」展覽館，獲得最高獎狀。設計此館的丘彼德，爲之興奮，認爲是他們公司的一項勝利。這獎狀在博覽會閉幕中頒發。郭老闆代表公司領獎，也流露得意的笑容。到博覽會閉幕爲止，優雅公司僅接到五項訂單，並不是每項訂單都購整套新娘房傢俬，生意只做了六千多元。結賬校對開支，赤字萬多元。郭老闆以生意的眼光看，並不以爲是一項很成功的展覽。成功的展覽在郭老闆的定義，應是賺錢兼達到宣傳目的。

在展覽結束後，郭老闆召喚幾位主要職員來研討「新娘房」，郭老闆在會議上引証，他的生意理論的正確性，他說：

「化大把鈔票去裝場面，做好看，看的人多又有甚麼好處，做不到生意，別的傢俬公司簡簡單單佈置參展却賺了

錢，我們呢？浪費人力，物力兩個月，大做宣傳，理應有所收穫，結果怎樣，虧萬多元。萬多元不是容易賺來的呀！」

「老闆，我們不能說這次展覽沒有收穫，觀眾多，最高名譽獎……」丘彼德忍不住發言道。

郭老闆呵呵大笑起來，說道：

「獎狀一紙，何價？印刷費，五角好不好！」

「還有我們獲得觀眾的好印象。」丘彼德再申辯。

「好感又有甚麼用？他們買不起你設計的傢俬和你的『新娘房』佈置；你的目標放得太高，你是爲上層階級而設計。但上層階級人士在新加坡，來看博覽會的並不多，絕大部份觀眾是中下之士；你只求新奇，高貴，雅觀，你却忽略了生意的對象，那就是說觀眾的階級和經濟能力。多少人負得起上萬元的一個新娘房佈置呢！歸根結底，你的「新娘房」是芋葉上的水珠，中看不中吃；所以撈不到生意，我說是失敗，你還有甚麼話好說。」郭老板慢條斯理地分析。

「……………」丘彼德氣得說不出話來。

困

她一覺醒來，張開矇矓的眼睛，發現自己躺在陌生的，狹窄的小房間裏，房間的兩扇窗都緊關住，朝陽透過向東的玻璃窗掃射進來，她想爬起身去打開那朝東的窗戶，然而發覺自己的四肢軟弱無力，下體發痛。

怎樣搞的？昨晚做了甚麼事？安東尼在那裏？

檢查一下，無可否認的事實擺在眼前——自己遭人施暴了。可恨的事，可惡的事，第一次接觸，就遇到如此殘忍的虐待嗎？那個甜言蜜語，衣冠禽獸的安東尼跑到那兒去？

她要找他理論，她要向他問罪，昨晚如何把她帶到這個陌生的大都城來，毀壞了她的一生，可惡，可惡！

「安東尼！安東尼！」她一面喊，一面奔向門去。但門由外面門住，死命拉不開。

「他憑甚麼權力把我鎖在這裏！他回來，我要大大地摑他幾巴掌。」她心中暗想，越想越氣，不由得用腳踢那無罪的門，門發出「砰砰蹦蹦」的聲音，腳踢到痛腫，外面沒有反應。

「外面屋子裏有人嗎！請開個門呀！」她從鎖孔瞄出去，外面是一道走廊，走廊的對面好像是廚房，由於時間還早，還沒有人起來做早餐。

「誰家的屋子，每個都睡死了，我的喊聲為何聽不到？也許根本就沒有人住？真奇怪！」她越想越不妙，「爲什麼安東尼要把她門住？這裏面可能存有陰謀，他毀了我的貞操還不夠，難道是把我帶到從來沒到過的地方賣給……」她毛孔悚然，不敢再往下想，「天呀，我犯何罪，他要如此毒辣

的對待我！我出去，絕不饒他！」

外面有拖鞋的聲音，好像有人來開門了，果然門打開，一個面目可憎的中年婦女站在門口，她穿着睡衣，半瞋睡模樣，假假陪個笑臉，對愛麗斯陳說：

「年輕的姑娘，爲什麼不多睡一點，大清早，吵什麼？」

「這是什麼地方？安東尼在那裏？愛麗斯陳急不及待地發問，語氣憤怒。

「喲，昨晚帶你來的那個男朋友嗎？鬼知道他逍遙到那裏去了。」那中年婦女，悠哉閒哉地說。

「你是房東太太，是嗎？」

「可以這麼說。」

「安東尼向你租房，他走他會通知你，你怎不知道他去那裏？」

「即使知道，也不可以告訴你。」那中年婦擺起官腔來。

「你們到底是搞什麼陰謀，把我騙來這裏？」愛麗斯陳，氣急地責問。

「搞陰謀的不是我，是你親愛的安東尼！」那婦女有點冷笑起來。

愛麗斯陳發現這婦女的對話越來越不是路，不像是一個正派的女人。她可真的掉進火坑了。靈機一動，她不管三七廿一，扭身出門。但那婦女比她還要敏捷，一把抓住她。她掙扎，要衝出門外。但那婦女的力比她還大，她扭不過去。

「你還是放規矩一點，大門那邊還有看守人，這裏是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你又是初到這個國家，你是逃不回去的。」那婦女警告。

愛麗斯陳聽到這個逃字，就渾身發冷，自己出入的自

由，已經被人目爲逃，自己豈不是一籠中獸了。太豈有此理，天下那有這樣野蠻的事——不准她出去。她還是壯起胆，大聲罵道：

「我要去找安東尼算賬！你憑什麼權力阻止我！」

「傻姑娘，你還在作夢，口口聲聲安東尼，叫得怪肉麻似的。我老實告訴你，你的男朋友昨晚收了我一千塊錢，把你留下來……」

天呀！她聽不下去，果然就是那可怕命運，她被誘拐，賣身火坑，鐵一般的事實無容置疑。她心寒胆烈，芳心無主，四肢無力地滑坐在地板上，淘然大哭。

「姑娘，不必傷心，如果你好好聽從我的話，我是不會虧待你。」那婦女乘愛麗斯痛哭傷心時，假獻溫情。

「你不要動，你這個鴿婆，你的手是髒的。」愛麗斯跳將起來，推開那婦女的柔指。

「我告訴你，你休想逃走，我的屋子裏，窗是有鐵欄的，屋外是有鐵絲網的，門是有人看守，你不聽話由得你受——還是聰明一點，聽我說……」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你這把狐狸口。」

「聽不聽由你！」那婦女拂身把門關上了。

愛麗斯衝去雙手抓門戶，那婦女關不得門，堅持了一會，便大聲喊一個漢子來。

「阿成仔，給點顏色她看。」

那個粗漢，一手抓住她肩膀一提，像貓提老鼠一樣，摔她進房子裏，砰一聲，門關，門門，沒人影了。

身子的隱痛，加上手臂上的扭傷，令她很辛苦，才爬起身，知道門已經在外面門緊，打也是沒有用。她望那兩道關住的窗，果然有很粗的鐵欄。窗戶是百葉硬玻璃，即使擊

破，也沒法去切斷那些鐵欄。如何逃出魔窖，她想着想着。

她爬上床休息，很舒服的床，漂亮的枕被和枕袋，綉着一對鴛鴦，還有一個無聊的抱枕，牆角有一隻痰盂，離痰盂的近處牆上凸出一個洗盥水盆，盆右是一個銀色的水喉，這種房間扮相，就可猜想是什麼地方了。她從百葉窗瞄過去，不遠處視線即被籬笆所阻，真討厭，連這個陌生房子也沒辦法觀察出是什麼地方，總之，是在郊外的洋房，她斷定。遠處隱約傳來車輛的聲音，好像距離大路也不很近。

手頭沒有一把斧，四處也找不到一把刀，不然她可以拿在手裏砍砍一陣，多少可以威脅那鴛婆。

她用被抹掉眼淚，收斂抽泣的腔音，靜靜仰臥在床上，想辦法，想來想去，沒有出路，恐怕劫運難逃！

想來也是自己的一時胡塗，好玩，貪慕虛榮，在偶然的舞會裏認識了這個吃人的安東尼，自己僅被他的斯文外表和美男子的風度所吸引，聽他的話，相信他壞不到那裏去，姑且答應他的邀請，陪他到外地參加週末舞會。這個狼心狗肺的傢伙，在第一次約會中，即出毒手，把她拐到外地來。記起在舞會的席座間，她只喝一瓶汽水，汽水未乾，她離過一次席位上洗手間，回來再喝那瓶汽水，因為跳阿哥哥，渾身發熱，口很乾……十成是安東尼這鬼放了迷幻藥，他乘藥性尚未發作時，拉我出去兜風，坐他那輛借來的跑車，載我到這地方飽嘗獸慾之後，復收鴛婆的錢，現在正不知到那裏慶祝勝利去了。「呵，你這狼心狗肺，我見到你就殺，你不會有好死！」

門外又响起腳步聲，門開，一個媽姐端進早餐來，她的背後跟着阿成，那彪形大漢，靠着牆自我陶醉地抽煙。

「小姐，請吃早餐！」媽姐把早餐放在茶几上，開始收

拾床上的枕被。

「我寧可餓死，也不吃你們的髒東西！」

愛麗斯看着那道雞蛋，麵包，牛奶的早餐，沒有好話，雖然肚子很餓。

「小姐，如果你要吃粥，我可以換。」媽姐沒有脾氣。

「我說不吃就不吃，你別惹我發脾氣。」

「肚餓了，還是吃了才發脾氣，不會對你有害。」這個媽姐倒有點應付人的技倆，她一邊說着一邊整理床被。

那個中年鴿婆也跑進來，一副假慈悲的臉孔，愛麗斯看了就反感。

「喲，還在發小姐脾氣？算了，看開一點，誰教你遇人不淑——還是乖乖吃了早餐再說，我說過不會虧待你，如果你聽話。」她移她的屁股坐上床來。

愛麗斯還是低頭不睬她。

「每個初來的新姑娘，都會這麼鬧一陣，其實，幹我們這行，也並不是一件壞事，客人要的是愉快，我們要的是銀紙，彼此公平交易，並非是一種罪惡的工作。」鴿婆搬出她的人生哲學。

「你逼良爲娼，就是罪惡。」愛麗斯忍不住駁斥道。

「我沒有逼你，我現在是勸你。你放心，我不會馬上就叫你去接客，我要把你這位外國玫瑰養胖一點，白一點，才叫你上工。」

「我寧可死也不要接客，我是良家婦女，我絕不幹那種事，你放明白點，讓我回去，你付給安東尼的錢，我會籌來還你，一千元，我找工廠裏的姊妹們商量，是可以籌到。」愛麗斯滿以爲鴿婆要的也不過是錢，還她錢沒有理由不讓她出去。

「沒有那麼容易，幹我們這行，由你進得來出不得去，除非你已經忠於我們，是我們圈內的一份子。我絕對不會那麼傻，讓你出去籌款還我，你就是再多給我錢，我也不會冒這個險；你出去向警察告密，我們還有生意好做嗎？而且我們現在正缺乏新鮮的貨色，把不得多拉進幾個，哪有放你走的道理。你放明白點，聽話，大家都有好日子。」鴛婆硬硬兼施。

愛麗斯白了鴛婆一眼，呶起嘴，不再說話了。

「好好地想一想，逃走是絕對不可能的——等一下，我叫姊妹來教你如何做生意。」鴛婆說完，即抽身走出去。

媽姐整理了床被，問愛麗斯道：

「小姐不吃，我要拿走，我還有飯要煮，不是專服侍你的。」

「你們都一道滾出去，狼狽爲奸的傢伙！」愛麗斯把枕頭摔到門口去，發洩。

「唔！規矩一點啊！」站在門口的阿成露出冷笑。

不久，一位嬌滴滴的姑娘進來，臉上塗過多的脂粉，看來像紅公仔，渾身香水味，穿件短褲，龐大的屁股和胸脯，看來簡直就是妖精，愛麗斯雖然也喜歡打扮，但絕不像這個女妖精那般濃艷。這個妖精手裏還拿着書本之類，她要給愛麗斯講授生意經。

「愛麗斯小姐，接客並沒有甚麼可怕的地方。男人不論如何兇狠，你只要略施小技，他們就垂頭喪氣，乖乖給你錢……」這個妖精爬上床來，把愛麗斯當做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妹妹。

「你滾開，我不要聽你的妖言。」愛麗斯縮到床角去。

「我初入這一行也和你一樣，千不願意萬不願意，可是

有甚麼辦法呢！落進了火坑，也只有逆來順受。這門生意並不是一件苦差。只要你心裏不那麼想，就和男人握手一樣，沒有甚麼稀奇。」妖精仍然鼓其三寸舌。

「我說不要聽就不要聽，你別浪費唇舌，打死我也不幹這行生意。」愛麗斯用雙手按住耳朵。

「我是奉令行事，你不聽是你的事，但我總是要說。來吧！」那妖精趨近愛麗斯，要拉她的手，愛麗斯推開，「我教你如何使男人高興……………」

「你別動我，你這個髒貨！」愛麗斯跳下床，反抗那妖精的趨近。

「我好話勸你，你不聽，你只有苦頭吃。」妖精一步步走近愛麗斯，不知要向她要什麼花樣，愛麗斯閃到門邊，想竄出去，在門口站崗的阿成攔阻着她，她拚命要衝出去，那粗漢抓住她的頭髮，一把掌打在她臉上，粗聲罵道：

「媽的，想死！」

愛麗斯頓時牙根出血，一陣痛，火氣高升，無故挨揍，誰也不服氣，率然向阿成的臉唾口水，於是，阿成再要給她一把掌，却被妖精攔住。

「好了！阿成，還用不到這一步！」她又轉臉對愛麗斯說：「聰明人是不吃眼前虧的，你不順從我們，到頭來只有挨揍。」

「你們就打死我吧！你們根本就不是人！打死我，我變鬼，也不會饒你們的！」愛麗斯瘋狂地叫起來。

妖精有耐性，還是不動脾氣，阿成聽了越怒不可歇，趨前再想動手，復被妖精攔住，只好瞪着愛麗斯，破口罵道：

「打死你又怎樣？老子是靠打人吃飯的。同時告訴你，山高皇帝遠，警察是不會無理無故撞進住家的。」

「阿成，你出去外面等，讓我來應付她。」妖精下命令。

阿成乖乖走出去，抹臉上的痰。

妖精回身，裝出菩薩心腸，對愛麗斯說：

「我好話勸你不聽，他們就會用籐鞭來對付你，那時你就知道滋味。」

愛麗斯把眼睛望別處。

鴿婆經過，看見局面僵着，很不高興地對妖精說：

「阿蘭出來吧！讓這個賤骨頭困在裏面餓死好了。」

他們走了，門也在外面門住了，剩下愛麗斯一個人，她流淚，痛哭，「自己前世做了什麼孽，居然遭此不白之禍。」想到家裏父母，此時還沒見他們的女兒回來，憂心將是何等的焚亂，越發傷心不絕，倒在床上淘然大哭。

也不知經過多少時間，只見天色已黑，外面走廊好像有人說話，是肉慾橫流的打腔。

愛麗斯聽得毛孔悚然。

外面陸續傳來談話聲，腳步聲，但沒有送食物來，他們真要把她餓一餓的樣子。愛麗斯肚子餓得很難受，口乾還可喝水喉水，肚子餓就沒法醫了，她又不願洩氣，打門討吃。四肢的酸痛，使她懶在床上，靜靜地聽察外面的動靜，房裏的尿味和屎味越來越濃，那個痰盂沒有人來倒，這個房間活像地獄，怎樣辦？她睜眼睛呆視天花板，想着，窗口的玻璃可以破，但那粗鐵欄，就沒法切斷它，門是打不去，即使打得破，外面還有人，天花板是呆板的長方格，離地板約有兩個人那麼高，爬上去擊破，可能逃得出，啊！根本不必打破它，它的中間早就有一個小開戶（用來修瓦裝電線用），只要爬上去打開，竄進去，可能會找到出路，她頓時靈機一

動，覺得有救，心情慢慢開朗。

她也不打算開燈，讓房間黑暗，窗外轉折射進來的燈光，可以使她看見房子裏的東西，她爬下床，從鎖匙孔瞄出去，走廊上沒有人，廚房裏的燈光還亮着，但沒法瞄廚房那邊的天花板，因鎖匙孔低和小的緣故。愛麗斯想廚房裏大概也會有一個開天花板的窗戶，或者客廳那邊總會有，只要等到夜深，這個地方客散人靜，屋裏的人都睡覺的時候，她就可以進行逃走的計劃。現在看樣子才不過十點左右，這屋子裏左左右右還有不少的吵音，須得再挨三四個鐘頭，方可見機行事。最好裝個安份守己的樣子，在床上睡覺，但又怕自己真的睡着，良辰到而醒不得。白白斷送了機會，所以盡量睜開眼睛，躺在床上，用耳朵聽房外左右的動靜，不時地回憶自己可笑的一生，偶然間，有人走近房門，憑腳步聲，她知道是那個看守她的打手阿成，又從鎖匙孔裏瞄她了。她更裝成滿不在乎的樣子。

「阿成，那個丫頭在裏面怎樣了？」好像是鴛婆的聲音。

「睡得好甜。」阿成在外面小聲回答。

「日頭鬧了那麼久，大概累了，由她睡吧！明日再收拾她。」鴛婆的聲音。

愛麗斯在被窩做個鬼臉，自語道：

「明天，見你們的閻王。」

「好容易挨到第二次鷄啼，屋子裏才靜到聽不出人聲，愛麗斯躡手躡腳下床來，先把那張床一步一步移到對準天花板上的窗戶，再搬一張椅子放在床上，還是不够高，手仍然接不上天花板，她再搬那張小茶几在椅子上，然後，小心地爬上去，手即可以推開天花板上的窗戶，伸頭進去，黑索

索，不管三七廿一，逃命要緊，認定了廚房的方向，連吃奶力都拿出來，雙肘按住房邊，竄身上去，小心沿着樑木爬行，蜘蛛網掃到頭臉，沒有什麼可怕，三二隻老鼠也同時在爬行，才使人擔心，她停頓一下，讓老鼠走過，才再向前進。大概到達了廚房那邊，屋簷邊透露的光線，可以讓她做這個假設，看看屋簷邊太窄小，竄不出人身，絕對出不得。她細眼觀察天花板，看有甚麼縫細，底下沒有開燈，但底下的光線畢竟亮過天花板裏面的，天花板的開口，必然不會密到不透光，所以她一發現有一道細的光線，即可以用手去摸是否可以遇移動，果然給她摸出出口，拉開戶蓋，底下果然是她所祈望的廚房，探頭觀察一下，沒有人睡在裏面，真是天倖。但是如何下去？用肘按住邊沿，慢慢把身體垂下去，然後移手抓邊沿，又減低了高度，再大胆地一鬆手，即使死也得冒這個險。「崩」一聲，她倒在地板上，呆聽了一下，屋子裏沒有反應。她躡手躡腳邊行邊想，廚房開到後園的門，沒有加鎖，只是由一粒扣門住，按開那粒扣，即可以開門，十步外就是鐵網籬笆，超過一個人的高度。「即使拚掉這條命，也得爬！」

「一、二、三！」她以青春的衝勁，像奔兔般跑向籬笆，又很迅速地爬上鐵網，一越過，她就跳下。

「我終於逃出魔掌，謝天謝地！」

她向大路亂跑，也不知多久，有一輛德士經過，她即攔住它，氣喘地對德士司機說：

「附近有警察局嗎？請載我去！」

在德士司機的協助下，在警察人員的協助下，愛麗斯獲得新生了。她感謝警方給她旅費，保護她安全回國去；警方也感謝她的幫忙，破獲了一個非法組織。

七 青 年

一

朝陽爬上樹梢，光柱從容地由半開的窗口移足到杜達生的床上，喚醒他。他相信是十點鐘，但沒法確定，他的錶前天進了當店。現在錶對於他，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他沒有什麼需要按時做的差使，即使食飯那是覺得肚子需要充塞，才去。

「還早，」他看看窗外樹梢上溫和的太陽，自語。

在床上躺着，一面開動腦子裏的放映機：他生活的模糊記錄，或者一部奇幻的故事。待到肚子叫得非吃不可時，他才關住腦子裏的放映機，爬下床，洗臉，然後到餐館用那屬於早餐午餐均可的一餐。這種不得已的節省，完全是爲了應付不了長期的失業，內心與行爲所達致的協約。他懷疑自己是下等之材，不配社會用；抑或太過厲害，人家不敢用。他雖然有一張文學士的證書，在人浮於事的今天，沒有多大用處，內線要緊，而他這個人不善交際，走不通內綫，失業恐怕是理所當然。

好些年來，他都沒拿爸爸的錢，其實他爸爸也沒有多餘的錢可供給。四個弟妹都在讀書，這就够他爸爸負擔。他爸爸原本以爲兒子一離開大學，便會有工作，他可以按月來拿錢，免得每月向人借。天呀！他爸爸失望，或者環境促成他估計錯誤。

「龍叔，怎麼搞的，你的兒子讀了大學，沒有工作？」親戚朋友都驚訝，當他爸爸開口向他們借錢。在他們的想像中大學生一定會很有銷路，而且薪金高。

「你到底要等待怎樣的工作？到了這山窮水盡的地步，即使是掃馬路都得幹呀！」他爸爸上個星期來找他，發了一陣脾氣，就走。

他早就不抱揀好的工作念頭，有誰供給三餐，他是願意替誰開車，割草的。

有一次，有位朋友介紹他去見一位僱主，他要聘請司機。那朋友口直，說出他是大學生，朋友以為拿出這個身份，更會中選；結果把事情搞壞。僱主一聽介紹的是一位大學生，便下意識地大笑起來，連忙說道：

「我怎用得起一個大學生呢！」

「待遇多少，沒關係。」杜達生想挽救頹勢急切地說。

「這未免委屈了你，你應該找比較好點的工作，你有這種資格。你應該讓這種比較壞的機會給那些沒有讀什麼書的人。」

話已經講到盡頭，難道他要等人家說：「即使我用你，難保你能久呆，一有好機會，你一定會走，那時我又得再找個新人，好不麻煩呀！何不先選個可以久留的人呢！」

他雖不算聰明絕頂，倒還有點見識，看話頭不順，只好唯唯而退。事後，他指責那位弄巧反拙的朋友所犯的知識份子優越感的大錯誤。朋友應該這樣把他介紹：「他是一個沒有讀什麼書，老實忠厚的青年，會開快車，而且從來沒有過意外。」

報紙上的徵聘廣告，最初還引起他一股熱忱，和美麗的希望，幾乎天天寫信去應徵；然而每封信都好像寫錯了地址，永遠無下聞。証書像片也都花了不少錢。終於覺得如此白白花像片和郵票，得個悶棒，不如省下，買香烟抽更爽快。所以他現在已經不相信什麼徵聘啓事，這種官樣文字。

他在等待的便是好運來敲大門——所託介紹工作的朋友來信，帶來好消息。郵差成爲他最關心的人，由來已久，雖然來的信都是不關痛癢。

每天，除看書外便是作他的幻想畫打發時間。中學時，他已經喜歡畫畫，進大學間時也作畫，現在環境造成可以盡情作畫，美中不足的是缺錢買顏色，不然他可以終日盡情地畫。畫畫可以忘憂，可以孤立自己在超然的精神境界中邁步。

從餐館回來，他不想出門，躲在這個三十元月租的簡陋阿答厝裏，繼續作他的形而上的工作。他通常是坐在地板上作畫，把畫布釘在板壁上，再鋪幾張報紙在地上，一面可以坐坐，一面可以承接那萬一從畫布上滴下的色彩。畫得起勁時，總會有一些顏色飛到報紙以外的區域。地板總有洗不脫的斑斑色點，好在屋子是舊，房東也少理會。

門口有皮鞋的聲音，必定有朋友來，最好是帶來職業的消息。他轉頭注視門口，一張笑臉：眉粗、眼大、鼻直、嘴寬、上唇與鼻之間留一劃鬍鬚。長袖遮不住的瘦手，抓住門椽，略傾身向屋子裏探望。

「志揚兄，請進來！」他向那探身進來的人開口。

「達生，你今天不出去量馬路？」宋志揚跨步進來。

「這個星期是禁出週。」的確杜達生在日曆上的廿三至廿九上面畫了一條紅線。

「禁出週？」宋志揚呆了一下，「你犯了什麼大忌？」

「無關忌諱。荷包乾，出不得門，索性就來個禁出。」

那一個聽了這個解釋放聲大笑，這個受波及也放肆地奇笑。

他們倆真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宋志揚自從美專畢業出來，已經六年，從來沒有一份按月可領薪的職業，靠收幾個

學生和替人畫像過活。杜達生在唸大學時，在一個學校美術展覽會和宋志揚相遇，由於他們趣味相投，經朋友一介紹，如得知已。此後間有來往。這回宋志揚是第一次來訪。寒暄幾句後。宋志揚轉入正題：

「我和幾位朋友打算聯合開個畫展，你有意參加嗎？」

「學畫的，那個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展出，但，我必須問清楚，你的朋友幾位是何許人，和我們是否味臭都相投。那就是說對新畫具有濃厚的興趣。你知道臭味不投，合在一起搞事情是很難好。」

「進夥的朋友，兩位是從台灣回來，另一位從法國回來。」

「我是否可以知道名字？」杜達生見宋志揚點將全不提名字，便提出詢問。

「林洋，法國留學生；李慶明和潘浩勇兩位是台灣歸來的。」

「林洋是否願意和我們在一起展出？」杜達生擔心，到過巴黎學畫的，比他們本地薑辣，不知肯不肯遷就。

「這不成問題，他也是美專的老同學，我們相當要好。」宋志揚十分有把握。

「既然如此，合作相信不成問題，我加入一份。」

二

星期日下午，杜達生到宋志揚畫室，在市區比較冷靜的一條街邊的兩層屋子樓下。他一進去濃厚的油彩味撲鼻，他久已習慣了這種味道，沒有特殊的感覺。但，那三壁上的畫船、漁翁、耍蛇的印度江湖佬吹着永遠沒有聲音的胡蘆簫；胡蘆般的裸體以及沈鬱中帶有一綫光明的抽象畫等，十分刺激杜達生的神經。一盞老古董似的風扇在天花板的中央懶散地旋轉，兩張咖啡色的桌子湊合在一起，變成較大的桌面。

宋志揚和一位文質彬彬的青年正在風扇下桌子邊坐着聊天。

「這位就是林洋兄，」宋志揚起身介紹。

林洋和杜達生微笑地握手，道聲：「你好。」彼此坐下。

「林先生在法國見識了不少吧？」杜達生問。

「你是指那方面？」林洋想弄清題目。

「我們關心的自然是畫壇。」杜達生點清題目。

「那裏藝術風氣很盛，藝術館和畫廊很多，觀摹的機會多得很。在巴黎學畫的確容易進步。杜先生有意去嗎？」

「我們直接叫名字好了，這樣先生來先生去，客氣幹嗎。都是同路人嗎！」宋志揚插嘴。

「好的，我們直稱名字，直到巴黎才來穆修，」接着杜達生返頭對林洋說，「很早便有到巴黎的念頭，只是缺乏維他命M，遲遲不敢動身。」

「我們兩個窮得要命，你願意借一筆船費嗎？」宋志揚口爽心直地對林洋說。

「有錢，當然可以借；可是……」林洋唯唯而笑，末句化在笑聲中。

林洋的家境不錯，但，他個人的教畫收入非常有限，二百多元，而且他是結了婚的人，有家庭負擔，那有閒錢借出。宋志揚的話僅是屬於開玩笑之例。相熟而無所不談的朋友，屁股有幾根毛都清楚。

「那麼希望你早日發財！」宋志揚說。

「談何容易，除非七字都合。」林洋說。

「機會總會有，只要我們不太心急。」杜達生用安慰的口吻對宋志揚說。

杜達生的腦子裏想：到巴黎是美夢，在此地落魄是事實。要使美夢變成事實，除個人的努力造就外，機運也是要

緊。他們兩位便是晝夜等待機運的人。他們的才能自信不比人差，缺的是鈔票。到外國去遊歷，會比目前增加見識，那是不待詳提。

「你對我講這句話不只一次，可是今天，你老兄還是逃不脫潦倒兩個字。」

「你這話對我說得未免早了一點，我的頭髮還沒有變白。」

「如果到頭髮白，我還在提醒你，那真是不堪設想了。」

「塞尙苦鬥一輩子，死後才被人賞識；遺作替他人製造鈔票。我們才挨幾年苦，算得什麼。」杜達生動能偉論。

「這裏有誰賞識你畫那種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畫？」宋志揚故意向杜達生揶揄。

「天下只要有一個人賞識我便够。」杜達生也故作妙語。

「這唯一的賞識者，恐怕就是你自己。」

「別這樣瞧不起人家，說不定正有個富家姑娘憐惜他呢！」林洋扮岔。

「別提姑娘了，現在不是談女人的時候，女人應留到晚上談。」宋志揚看壁上的電鐘接下說：「已經兩點多了，他們兩位還沒有來。」

講曹操，曹操就到。

門口出現兩位外形成強烈對比的青年：一個胖胖的臉，啤酒桶似的矮身材；另一個瘦瘦的臉，竹竿一般修長身。如果你認定其中一個吃得太多，那麼另一個必定吃得太少。瘦的萬絲烏黑如春草，胖的由於用腦去構圖太多，頭髮已經向秋季搬家，更見一個飽滿的前額。

「媽的，你們兩個，這樣遲才來。」宋志揚口氣是生氣，臉則笑着接迎。

「才不過遲半個鐘，我本來是有約的，你懂嗎？我剛剛

打電話去展約，急急趕到這裏，身上汗水還在流。」那個胖的神氣奕奕，理由充分地說。

「那麼請到風扇下坐。」宋志揚轉身向瘦的低聲問，「他真的有事忙？」

「爲了開這個會，他取消了女朋友的約會。」瘦的也低聲答。

「偉大，」宋志揚拍拍冒汗的胖子肩膀，「我們的老大哥，你是喜歡喝咖啡，還是茶？——對，我先給你們介紹一下。」

一陣握手，宋志揚盡主人之誼去叫茶叫咖啡。客人依舊坐下。

「李先生在那兒工作？」林洋問胖子。

「我最近才找到代課，在××中學。我從台灣回來一年多才找到，好不容易呀！找工作。」胖子接下向杜達生說：「我們的杜兄，你仍然是個無業遊民嗎？聽人說，你快要有職業了。」

「談起找職業，我就要生氣。像我這樣一個敏捷的傢伙，想當個司機都沒人要。如果，我家裏有幾個臭錢，我真的不希罕什麼工作。」杜達生脾氣頓生。

「年青人，火氣不好太盛。」那個瘦的潘浩勇以溫文爾雅的口吻說。

他們要林洋談巴黎。

「在巴黎，搞美術，要轟響，不是容易的一件事。那裏有成萬的畫家，每天不停地在色彩線條雕刀上下功夫。那一個不可以來一兩手。沒有超衆的本領，難得紮住腳……」

「咖啡到！」宋志揚拿一包好彩烟從後門進來。後面跟着茶房端着兩個茶壺和幾隻杯子。

凳子圍繞着合湊的兩張桌子，畫展籌備會開始。他們邊喝，邊抽煙。杜達生被推為主席，潘浩勇為記錄。杜達生開始像一個嚴肅的會議般講話：

「很難得，我們這幾位臭味相投的搞在一起。這回，我們同心協力推出的畫展，必須要新的形式和大眾見面。會有很多人是不讚同我們的作風，甚至會公開指責我們是可以預料到的。我們必須有勇氣和毅力，要抱着『我不進地獄，誰進地獄。』的決心，第一次的全部新派畫見觀眾，我們又不是名見經傳的老將，「何方小子，擅敢妄為」；所可支持的，便是認真，慎重地選出我們最滿意的作品。大家從今起不妨努力多畫，到規定展出時，十選一，水準必不會另人失望。要想有良好的效果，必須要首先有良好的組織和計劃……我們僅有五位，人數少了一點。志揚兄，還有誰可以拉進來？」杜達生演詞自斷。

「畫新派畫，可以拿出展的，等我再想想看……」宋志揚壓低眉頭搜記憶。

「洪固格，如何？」李慶明推薦。

「他在聯邦。」宋志揚說。

「再多一兩位，經費負擔也輕些，而且人手也好分配。」杜達生說。

「那麼就拉固格進來。」

兩星期後，洪固格加入他們的新派畫集團。不久洪固格介紹廖奇。他們新派畫集團現在共有七位。七位中五位是瘦皮猴，四位無業。共同點是不滿現實，厭惡老面目的傳統；他們企圖從綫條與色彩中尋找新的生命，新的秩序。他們的白日夢比狂人私語還要多，還要長。

「大家要記住，我們的步伐才是開始，來日方長，即使

這回是全部失敗，我說的不只是作品沒有人要買，所有的議論都羣起猛攻，甚至我們的老師要叫我們去訓話。我們都要當爲意料中事，一點不要驚慌，有人讚賞我們，才是奇怪。一年又一年這樣展下去，十多年後……。」

「十多年後，必有所成。」宋志揚打斷杜達生的話。

「但願大家齊心努力到底。」李慶明說。

「每個人要出多少本錢。」廖奇問杜達生。

「先出一百元。」

「明天，我要寫信回家去。」廖奇半自言語。

「我不知道要向誰借才好？」宋志揚說。

「我已經借到幾乎不可能再借的地步。」杜達生說。

「動腦筋一下，想那個親戚可以動土。」宋志揚說。

「明天發新聞後，我就回家去和老子商量。」洪固格說。

「你家在那裏？」杜達生問。

「蕪坡。」

杜達生想起他的一位親戚在蕪坡，好幾年都沒有來往，不妨去叩門。

「我明天跟你一同走。」杜達生對洪固格說。

「你要和固格一起到蕪坡？」宋志揚莫名其妙地問。

「去動土」

三

巴士在渡口車場停下，兩位無業遊民最後走下來。兩人頭髮好像亂草一堆，臉色因長途吹風，變成鐵青，沒有什麼表情。兩人均背一個旅行袋——學生時代，他們當書包，現在權當旅行袋。

「到我家吃午飯，怎樣？」洪固格對杜達生說。

「反正親戚會請我吃一頓，到你家吃，而不先領親戚的

情，不好，改天。」杜達生答。

「今晚出來聊嗎？」

「晚飯後，我想出來欣賞蒹河月色。渡頭上見，好嗎？七點半。」

「風雨不改！」

「大概我親戚家裏有雨傘，不改就不改。」

兩個無業遊民在車場分手，一個向東，一個向南。

太陽被山林吞沒，餘暉漸漸暗淡，天空亮着朦朧的星星，月亮不知躲到那裏去。路上燈影下紅男綠女在移動腳步。兩個無業遊民東來南來在車場會合。達生比固格早一點。洪固格的臉色依舊鐵青。

「我老子大發脾氣，他說開什麼鳥畫展，工作不去找，整天畫畫；要錢就向他伸手。他在我這樣的年紀，不但養活自己，還要養活一家呢！」

「那你怎樣辦？」杜達生關心地問。

「我只好向我的大哥設法。他現在在新山教書——你動土了沒有？」

「我的伯父，一聽到我提起借錢，臉色就變，好在伯母用眼色壓住他。我相信爲保全親戚面子關係，不會明天不給我一百元。」

他們倆沿蒹河堤岸走，河水微微地閃着光，久久才有一艘渡船來往，使閃光暴跳。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艘船就好，這時刻在河裏蕩一蕩，那才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杜達生駐立腳步，面朝河身，說。

「我有吉他，但沒有舢舨。這裏人從不會做這種欣賞好風光的雅事。」

「打算盤，賺錢買膠園，娶老婆，生產後代。我們偉大的傳統就是如此這般沿襲着。」杜達生嘴裏嘖嘖起來。

「這個商業社會，有錢就有勢，就是名流；誰不看齊。」洪固格雙手抱住肩膀。好像抵不住河風似的。

「只有我們這些神經不正常的人才去逆流，甘受潦倒。但是，只要有一天，我們的理想實現；我們的夢幻天堂，結結實實在這塵土上紮住腳。」杜達生完全在夢人講痴的狀況中。

「那日子何時才會有，除非我成為百萬富翁，你們這批搞藝術的窮光蛋，都到我家來吃閒飯，畫你們的夢幻天堂。」

「你那張猴子臉，照相命書說，非富翁之尊容；我這幅骨感的相貌，也會是勞苦一輩子。我們的老師楊先生說：『不潦倒就不像是個藝術家。』你想成個藝術家，你就先得投入油鍋裏炸一炸。」

「天呀！炸焦掉，不就完蛋了。」洪固格故做滑稽。

「多少人不是年輕時都胸懷大志，結果在油鍋裏炸焦，歸為塵土。」

「如何才不會被炸焦呢？」

「人力可補救的是意志，天賦所定的是才能，命運安排的是機會，三者都不可缺。你懂嗎？」杜達生玄談起來。

「你簡直可以做個教主。」

「我做教主，那才是糟呢！所有的聖像都會被摔破。」

「我看你死無葬身之地。」

「空氣化好了。」

「天呀！你幾乎有資格進板橋醫院。」

「先進咖啡店喝一杯，然後再去板橋，或者鐵橋還遲。」杜達生提議。

前面一雙情侶挽腰慢步，他們快步超越，踏上大路。燈光把他們的投影拉長又縮短，縮短又拉長。

「有鐵了沒有？」洪固格側面問，寂寂無語的杜達生。

「打破了幾片，現在暫且做和尚。」杜達生顧着腳步說。

「馬來姑娘，想娶嗎？我可以介紹一二。」

「可以做模特兒的，她要娶我，不妨介紹。」

「你會終身找沒太太。」

「沒有太太的男人，也就是最受女人歡迎的男人。」

一間普通的咖啡店，壁上掛着幾幅俗不可耐的商品畫。地板還清潔，顧客寥寥無幾。擺蛋糕的玻璃廚上放着一座長方形收音機，看來是用喉嚨太多，所以沙啞地播音，流行歌曲：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

「『讓我再孤獨』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失戀歌。」杜達生口裏吹出烟絲，他的聲音也好像烟圈般孃孃上升。

「失戀，誰沒有經歷過，但能够寫出一首動聽的歌曲，可就少有。」洪固格俯視杯中的咖啡，攪了幾下，接着說：「我喝咖啡，常常不能睡覺。」

「這樣，你不是可以多賺些稿費。」

「寫稿不容易賺錢呀！够看戲，喝茶抽烟便算幸運了。」

「你爲什麼放棄吉隆坡那份畫廣告的職業。」杜達生

問。

「那老板給我學徒的待遇，整天叫我出街，爬上三四層樓那樣高的木架，畫老虎。」洪固格腦子裏的電影機開放：天空中猛烈的太陽，那搖曳的木架上，掛着一桶漆；戴着帽子，衣服油漆斑斑，手中一把大掃，正在油一隻巨大老虎的肚子，就是他自己。「媽的，晒得要命，回來疲倦不得了，連作個抽象構圖都沒閒勁。我想，畫老虎幾年後，我會變成畫工，所以我放棄，寧可少享受一點。」

「現在可不容易找一份工作呀！」

「祖宗不遺財產，好像命中注定無業遊民。」

「好在我們天生不是二加二等於四的現實主義者。不然我們這杯咖啡也休想喝了。」

寂靜片刻，洪固格問道：

「開幕人有把握找到嗎？」

「我想不會有問題。」杜達生十分有信心地答。

「我恐怕要到展前一個月才出去星洲，萬事由你們決定。」

「多作些畫，乘這個難得的長命假期。」

「沒錢買油彩呀！」洪固格雙手往後伸，扭個懶腰；椅子吱吱地响。

「要是泥土可以當色彩，那多好。」

他們我一句你一句聊到店要關門才走。

四

林洋在修改學生的靜物畫。休息鐘剛敲，還有幾位學生等着他修改。他手拿着一枝水彩筆，看準桌子上的靜物羣中一粒蘋果的底邊蔭影，正濃重地加上畫架上平光一片的蘋果的一筆，然後，對站在旁邊聽候指教的學生說：

「你對蔭影的部份，強調不夠；光暗不顯著，則凹凸不明，前後透視不清，以後要多注意。」

「林先生，請改我的。」另一位學生大概等得不耐煩了，開口，因為喝茶的時間到。

數位同事，正動身要到咖啡座，經過林洋指導的班級，其中一張瘦臉從門口探進來。

「林先生，喝茶去嗎？」

「你們先去，我改完這個就來。」林洋對那張伸進來的臉孔呈個禮貌微笑。

這位好心的同事並不想走，反而伸足進來，觀賞林洋的改畫。

「你和宋志揚、杜達生他們要搞什麼新節奏畫展是嗎？」

「你怎樣知道？」林洋邊揮筆邊問。

「報紙上登你們要開畫展的消息。」

「今天的報紙，我還沒有看。」

同事等他改完，即陪他上茶室，一屁股坐下便探問他和宋志揚、杜達生一夥搞的新節奏畫展始末，林洋本不想談這些未成事實的話題，無奈那同事關心再三，不得不粗枝大葉地奉告。

「你這人真不會替自己想想，留學法國五年回來，應該先開個個人畫展，表現自己在外國學畫的成績之後，才和他們聯合開畫展，順理成章；你現在先和他們聯合展，豈不是捨本求末。你會被他們利用。」

林洋默不做聲。那同事繼續說道：

「你和他們搞在一起，我看不出有什麼好結果。人家會罵你亂來，什麼新節奏畫，他們蘋果都畫不好，就企圖妙想天開。」

林洋知道這位同事好管閒事，和他談，他囉哩囉嘸的話是沒法收，除非你潑一盆冷水。林洋覺得用不着，仍然微笑不出聲。

「你爲人師表，和他們不同。你必須在學生面前留下好印象，表示你是腳踏實地的藝術工作者。你和他們去搞新花樣，對學生如何交代。『林先生，你畫節奏，我們也可以畫節奏呀！』學生會這樣對你說。你跟他們講的光暗透視，他們還會聽，那才怪。你想想看，不是我存心要破壞你們的合作。我知道你和宋志揚交情深厚，不好意思拒絕他的邀請。他是沒有什麼可以保持的，人攻擊他，有什麼損失！你不同，你的好名譽，萬一糟蹋了，不是三二天可恢復。」

林洋雖然表面有些不在焉，心裏卻思索道：「真會引起壞印象？宋志揚是靠不住，其他的人，我還不甚瞭解。看來他們是一夥敢做敢爲，有魄力的青年，但畫的造詣如何？我還不知道。」

「你還在考慮什麼？依我的觀點，還是早些退夥爲上策，免得拖累。」

林洋想：「抽象畫在外國很普遍，但，本地大眾還不能接受。在法國我搞過幾幅，唯未曾拿出參加畫展。本着我的具象畫，沒聽過逆耳的話。新的，新的畫風，大眾能容忍嗎？多少是冒險——名譽冒險……」

下午，林洋去參觀一位同學的畫展。這位同學和他曾經在巴黎渡過三年的同窗生活。

「很高興見到你，你和杜達生他們的畫展快到了嗎？」那位含着一枝烟斗，派頭十足像個藝術家的劉同學笑瞇瞇地和他握手。

「你真會打天下，去年才在吉隆坡開畫展。」

「不開畫展，大眾怎樣知道我的水準。」

展覽室都是印象派和野獸派的作品，林洋靜靜地觀賞，劉同學的水準如何，他心中有數。

「星洲太小了，我們走到那裏都碰頭。」宋志揚已經站在林洋的身邊。

林洋忙和宋志揚寒暄，見杜達生也來，真巧，問道：

「你們是一道來的？」

「流浪漢總會漂在一起，這不是有意，而是環境造成。」

「你們新節奏七，今天真好風，帶來三傑，算是我的榮幸；咖啡座喝一杯好嗎？」

「等參觀了大作，才和你乾一杯，不遲吧！」杜達生說。主客四人的腳步慢慢移向畫幅又畫幅。

「達生，好久沒見到你發表大作。」劉同學說。

「寫畫評是吃力不討好，我因為批評了一些相熟的朋友，結果友誼破產。此地的畫家大多數還沒有辦法把批評當成補助劑。他們只是要讚美，一有所指責，便暴跳如雷，當你是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我懶得寫這類東西了。」杜達生意趣索然地說。

「你覺得我的作品，有沒有進步，記得你以前寫過批評我的文章。」

「恕我不客氣，你到巴黎並沒有好好下點功夫。你好像找不着一條适合自己走的路。」杜達生這個人本性難移，他不會利用糖果紙包苦藥。他講的就是感覺的直譯，看不慣的人，當然要和他爭吵。

劉同學的笑容收斂，心中想：「媽的，你這杜達生未出國見過世面，憑什麼資格批評我。我見的比你多呢！你僅會耍筆桿罷了。」

於是劉同學聲勢凌人地說：「你見過人用砌磚那般大的油刀做畫嗎？你見過連看三天才能看完的畫展嗎？你的作品入選國際性的畫展了沒有？我不妨告訴你，我們此地的最出色畫家，到巴黎也算不得什麼呢？」

「你告訴我這許多廢話，目的是教我閉嘴！不要批評你的長短，是不是？」杜達生也動起火氣。

「你們兩位要開辯論會，到茶館去，在這裏影響觀眾。」宋志揚插嘴道。

「你們去喝吧！我想看電影。」杜達生對宋志揚說。

「我們還年輕，路長着呢！誰也未可論定誰。我剛才的話，請別記在心裏。」杜達生臨走時對劉同學說。

宋志揚和杜達生一道去看電影；林洋留下和劉同學話古舊。

「媽的，達生那傢伙自以爲了不起。他的作品我是見過，搞新花樣。我懷疑他根本就畫不出一個正經的人像。」劉同學在茶館裏和林洋對坐。

林洋心中自忖道：「劉兄，你的人像畫，也不見得出色。可見人總是對別人苛刻對自己寬恕。」但，他不喜歡洒人冷水，依舊溫文爾雅地說：

「杜達生，我還不甚瞭解，看樣子是能幹。」

「要是能幹也不會潦倒到今天。」

「懷大志的人總是遭遇不順。」

「你還帮他講話，我担心你會給他們一夥帶壞。我並不是懷疑他們對藝術的忠誠和努力；我覺得你和他們一起開畫展，沒有什麼體面。五年法國回來，總得先來個展，然後再聯合他們開。萬一你的作品擺出來不比他們突出，人家將會怎樣批評你？」

這一刺太厲害，正中林洋的隱憂，他不得不回家從長考慮。

第二天，林洋下班後即上宋志揚畫室。宋志揚正在做他的篆刻抽象畫。

「老兄最近畫了幾張？」宋志揚一見到林洋進來便喜氣洋洋地問。

林洋勉強地露出招呼的微笑。他正有難於啓口的心事，雖然他和宋志揚是多年的老同學，還是難開口把昨晚的決定提出，經過好幾次的掃清喉嚨，終於鼓起勇氣說：

「我想退出新節奏畫展。」

簡短的這一句，令宋志揚馬上綳緊眉頭，嘴唇緊閉成一線，鬍鬚密集成一堆，良久，才噴出聲音：

「你開什麼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林洋嚴肅地說。

「下個月，我們的展覽就開幕，畫冊也都快印好，報紙上已登你的名字。什麼畫展開幕突然少了你。我怎樣對他們幾位交代。」

「你替我向他們幾位解釋一下，他們會讓我退出的。」

「我看，他們會和我一樣挽留你。你我是最先入夥，達生、固格、慶明、浩勇等是後進來。我們主將反臨陣而逃，這怎樣行。你不能退，我們必須衷心合作，少不得任何一個。」

「我有許多苦衷，我不方便一一告訴你。最主要的是我家人反對我搞新畫。他們希望我先開個展，我要準備個展。個展以後我們還是可以合展。」林洋很吃力地提出他的理由。

宋志揚盡他的說服能力，還是沒法使林洋收回成見。宋志揚找杜達生去商量對策。兩人在印度咖啡攤邊抽着烟，推

想林洋退夥的理由和研究怎樣來挽留林洋。

「我看他爲人老實，經不起別人的挑剔，離間。今天之前，他不是還喜氣洋洋的，常常告訴我他又畫了幾幅新作。今天來找我情形就大不相同。你想他究竟……唉，真氣死我。」宋志揚氣急敗壞地噴出烟圈。

他們終於找到線索——昨天在劉同學畫展中，達生和劉同學不愉快的一幕。

「對了，老劉那傢伙必定因爲我批評他，不服氣，背我們下一刀，傷了我們林兄的自尊心。」杜達生說。

「媽的，那傢伙，畫展之前才來請我寫布條，恭賀我們的畫展順利成功；結果只爲了你的批評，存心倒我們的蛋。再見到他，我不罵他一頓，才不是姓宋。」宋志揚聲色俱厲地說。

「想不到小人，就是我們的同道。」

「人心難測。」宋志揚搖頭，接下說：「有辦法挽留他嗎？」

「盡我們的說服力，明天開個緊急會，以大家的盛情挽留他；也只有這個辦法了。」杜達生最後這麼獻議。

五

緊急會議在宋志揚畫室，晚上舉行。壁上電鐘指八點，七位當中的五位已經到；洪固格在蕨坡還沒有出來，還有一位李慶明未到，大家在等。

「再等十五分鐘，他不來，我們就開始。」杜達生宣佈。隔壁店子的一位小孩子進來，叫宋志揚去聽電話。

畫室寂靜無聲，有的在翻報紙，有的看雜誌，偶兒交換一兩句非關正題的話，大家心裏有數，正題話應該在會議中發表。林洋在想：我應該用怎樣的詞句，使他們讓我退夥。

其他的想：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委婉話說服林洋，放棄中途抽步的念頭。

宋志揚進來，說道：「慶明來電話，說，他剛從學校回到家，涼還沒有沖，飯也沒有食。但，他就要趕過來。他說：『我一定要說服林洋兄。』」

大家勉強地相視而笑。

滿頭大汗的遲來者，剛拉把椅子坐下，杜達生開始宣佈：

「今晚的會議是意外的節目，所要討論的是林洋兄退夥問題，事先諸位都得到通知，我和志揚兩人已經勸了林洋兄好多回，總不能使他收回成見。林洋兄在這快開幕的緊鑼密鼓階段退出，於情於理都欠妥當。好像排練將近一年的戲班，突然到演出時，其中一位主角，說：『我不能出場，這場戲演出後，會影響我的前途，爲了明哲保身，請你們各位原諒我』在這種情形下，諸位局中人，你們甘願瞧着我們奔走將近一年的工作虧一簣嗎？你們心中一定有很多話要挽留林洋兄，而且林洋兄也有許多苦衷要向大家說明。我們且讓林洋兄先講講他退夥的理由。」

林洋見杜達生的眼睛對着他，其他的也轉向他，感到有些過意不去，略猶疑片刻，開始說道：

「我個人知道在這個時刻退出，有傷大家的體面。但，少了我一個，你們六位照舊是可以開畫展。我的確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簡單說，我家人都希望我先開個個展。再說嗎，我在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美術專科學校必須注重學生的基礎功夫，老師推出抽象畫，學生會跟着寫新畫，在寫實基礎尚未穩固之前，要創新，對學生來說是不大好……」

會場寂靜片刻。

「我很瞭解你的處境，」李慶明發言，「你擔任美術教師，我也擔任美術教師，我們都知道，要教一個初學畫者是怎樣着手。我們不只教他們怎樣用筆，怎樣配色，同時還要通他們一些繪畫理論。我說繪畫理論，這很要緊，一個學生對色彩和構圖都沒有多大認識，怎樣畫新畫，從何着手。我們做教師的有必要用理論說服他們。」

「萬一真有學生會羣起學你的新畫，你可以這麼說：『請你們把一個人像好好畫給我看先。』如果他們的基礎都穩了，那自然可由他們創新。如果不行你不是可以指出他們不行的所在。『你們應該在基礎上下功夫。』可能他們會懷疑地問：『先生，你不允許我們畫新畫，你自己都畫。』你可以說：『我是從寫實中出來的，你們還進不到寫實之室。等你們進到室裏，再說吧！』他們還會有什麼話好說，要證明，你可以帶他們到你的畫室去參觀你寫實的作品。那有什麼難題！」

「再說，你家人要你先開個畫展。這是你家人的意見，你家人的意見，不能代表你的主意。假使你認為參加我們這個畫展是毫無意義，那我沒有話好說。」

「我沒有這種感覺。」林洋說。

「那事情就好辦，只要你自己覺得搞新畫是有意義的，別人如何的批評，事在其次，自己的信心、毅力最要緊，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做呢？傍人的長言短語，何足傷大雅。最怕的是自己沒有信心，沒有毅力，那什麼都完了。」李慶明講完，歇息，喝茶。

「我認為林洋兄不應該退夥，一退對我們彼此的情面都不好看。這並不是說以後，我們就不再在一起，沒有這個意思。試想一下，我們的消息多少人都知道。七個，七個青年

聯合舉辦的新節奏畫展，突然少了一個，那一個那裏去，爲什麼中途走掉。哈，他們年輕小伙子，一定是爭權奪利，互不相讓，鬧內鬨。才不過是開頭的一次，外來的阻力還沒有壓倒，我們便自個兒出岔子。事關我們名譽很不少呀！雖然少了一個你，我們六個依舊可以開，但怎樣交代觀衆，少了一個，爲什麼？爲什麼？這是難以對付的問題。我們七個只有七張嘴，觀衆是無數的嘴，無數的嘴會怎樣地傳，天曉得，如果，你不退出一切麻煩都可以省掉。」潘浩勇發言。

「要嗎，大家一起來，不要嗎拉倒。我是負責印畫冊的，而且已經印好，畫冊上有你的作品和尊容，請柬上有林洋的名字；叫我一本本把它抽出來嗎？」宋志揚聲色激昂地說。

「林洋兄，不好退出；我們一切都順利了，只等開幕日子到。」廖奇發言。

「大家都這麼挽留你，在蕪坡的固格，也必定會挽留你。除我和潘浩勇外，你們五位都是美專的老同學，堅持要退出，於面子實是不好看。大家合作這樣久了，萬事，大家議定，平等合理，這是大家所推崇的。爲了一個大目標，我們不得不有時要委屈個人以求全。請林洋兄顧全大家。」杜達生說。

他們五位的話像雨點洒在沙黎片上，鑽進林洋的耳朵，滲入他的心。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他沈思又沈思，在十雙眼睛溫情的關注下，他漸漸啓開笑容，說道：

「我很感激你們的誠意，我回去再考慮。」

六

一個全部新派的畫展覽，在國家圖書館樓上舉行。展覽場四壁擠着，聰明人看了糊塗，糊塗人看了頭昏的畫，點點

滴滴，網形的畫塊；圓不圓，方不方的面狀集合；朦朧的幾片色色；飛舞黑似的大筆顏……沒有一個真實的人形，連一隻像樣的狗都找沒有；看來像一隻眼睛，其實又不是；看來像一座海市蜃樓，其實又不是；幾條線交纏在一起，好像是幾股勢力在進行着非法的活動；幾塊重色堆在一起，宛若頑固的石頭亂擠在一隅；……。

佳賓雲集，展覽場到處塞滿了好奇之士。背着照像機的記者，在人羣中鑽來鑽去，企圖獵取和畫一般奇異的鏡頭。一位近視的老頭子，爲了好奇心所動，也來擠在人羣中，等待開幕儀式。他的額頭掛滿汗珠。

「坐在椅子上那七個穿大衣的就是節奏派青年畫家嗎？」老頭子向旁邊的來賓問。

「當然是啦！你不知道？」旁邊的一位客觀漠不關心地說。

「他們穿的倒整齊，畫的東西就那麼糟糕——難看極了。」老頭子搖頭埋怨。

「老伯，你沒有藝術眼光呀！」那位客觀半理睬地說。

「也許他們的眼睛比我的……」

老頭子沒講完，司儀出場說道：

「歡迎各佳賓的光臨！現在新節奏畫展開幕儀式開始，首先我們請七節奏青年畫家代表杜達生先生致詞。」

習慣地響起一陣掌聲。

座中那位削瘦蒼老的青年站立起來，深陷的一對眼睛向觀眾掃了一趟，不慌不忙地開口說道：

「諸位親愛的來賓……新節奏畫展籌備經年，現在終於和大家見面，這是我們同道七人感到興奮的一回事。我們的作品，是表現我們個人對世事萬物的敏感，或者我們個人累

積在腦海中的夢幻；它們不是以實物的形態，或者自然界原有的系統來表現意念，而是藉色調的氣氛，線條的組合，點滴之佈置，企求新的體系，新的節奏產生——這是我們的目標，所以我們斗胆用「新節奏」命名這個畫展。很抱歉我們的畫裏沒有傳統的形態，諸位也許一時感覺不方便欣賞，但多看就慢慢會體會其中的樂趣和意境。「一條河流改道，我們可能認為可惜，或許舊道比較悅目方便，可是如欲行舟，我們必須跟新道走。」——藝術之道浩如烟海，人類的思想是代代不同，今後還不知會有多少的敏感，多少的新道出現呢！謝謝諸位的光臨，並且請多多指教！」

杜達生剛坐下，在旁座的主持開幕人，名作家周女士，對他低聲說：「這裏熱得不得了，你講得太長，觀眾耐不住的，我的朋友走了幾個。」

司儀請開幕人致詞，周女士在熱烈的掌聲中站起來，簡單扼要地說：

「這裏不是開學術演講，我不想多講，耽誤大家的時間。諸位急着的是欣賞畫，我也是。掛在四壁的畫都是這七位青年畫家的精心之作，希望你們等下，慢慢欣賞，看了再看，你們會有所發現。現在我宣佈畫展開幕。」

來賓開始移動腳步，自由欣賞去；悶在心中的話，開始在展覽場中交響。

「這幅是什麼意思？」一位朋友向杜達生發問。

「一個構圖，好像一座建築物，沒有意思，好看就够了。」杜達生解釋。

「但，我並不發覺好看呀！」

「這可能是你沒有採取和我相同的欣賞態度。」

「你的欣賞態度如何，我願洗耳恭聽。」

「第一放棄求像什麼；第二求結構、色調、綫條之趣味；然後會色綫之意，和它們的啓發性。」

「這不是很抽象。」

「我們的畫本就抽象。」

「……………」

有好幾位來賓圍着林洋。

「你就是從法國回來的那一位嗎？」

「……………」

「那張是你的傑作？」

「算不得什麼傑作，畫家很難有自己滿意的作品。」林洋謙虛地說。

「現在法國全都流行這種新畫嗎？」

「新舊都有。」

「我有一個兒子想到法國去學畫。」

「老陳，我看你還是別送你的兒子到法國去。」另一位觀眾插嘴。

「爲什麼？」

「因爲，他現在的畫，你看得懂；去了巴黎回來，恐怕你這個老子就看不懂了。」

大家笑起來，林洋也陪他們笑。

一位攝影記者和洪固格在一起欣賞一幅看來像一隻貓眼的水墨畫。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你題這幅爲「六月的靈感」，難道不可七月八月呢？」

「我發現這種結構時在六月，所以……」

「如果你不這樣解釋觀眾的確莫名其妙。」

「現代畫着重的是筆觸和色調所產生的情緒，和趣味

感。意義在其次，所以西洋畫壇上有的畫家，就以作品完成的先後秩序，題名爲一、二、三、四等等。」

人體的熱氣逼出李慶明飽滿額頭出露水。他的高足，一批女學生正圍着他，要他解釋他的大作。他指手劃腳，口若懸河。

「好比這幅對比顏色，一塊亮的對一塊暗的，不是沒有原因的；好比音樂的輕重調子，產生節奏感。」

「李先生，你的這幅動物世界，我看不出有一種動物在裏面。」一位女學生天真地問，一面瞧着畫。

「這是利用特徵的概念畫的，象的鼻子長，故只用牠的鼻子代表；人的頭腦厲害，所以用頭代表；豬肚子大，因此用肚子……用這些動物的特徵巧妙地湊合成畫。你們慢慢看就可以見到動物的世界，所謂飛禽走獸，蟲魚都應有盡有。」

「我看見了一隻烏龜。」其中一位女學生大聲叫起來。

「是嗎！我說你們慢慢看會有所發現的。」

先前的那位老頭子縐着眉頭，拖着軟弱的腳步，踱至一幅朦朧的畫面前。

「這是什麼東西？」他自言自語地說。他提一提眼鏡，走近去瞧，瞧不出什麼。他翻目錄看，題名「沉痛的回憶」，作者是宋志揚。他想：我得找宋志揚來開通一下，我老了落伍愚昧；他年輕，進步清醒。

「你認識宋志揚嗎？」他一把拉住那位正在指手劃腳地向女學生解釋大作的李慶明問。

「志揚是我的同道，老伯有何指教？」李慶明暫停他的解釋，轉身對老頭子說。

「我想找他解釋『沉痛的回憶』。」

李慶明把眼睛向人羣中一掃，指着在窗口那邊的宋志

揚，對老頭子說：

「那位有鬍鬚的就是他。」

老頭子擠到窗口。

「你就是宋志揚嗎？」

「如果你沒有講錯音調，應該就是我。」

「爲什麼不把鬍鬚剃掉，我比你老得多，都不留鬍鬚。」

「有鬍鬚的男子才可靠。」宋志揚詼諧地說。

「好，你可靠，我問你，你的『沉痛回憶』究竟表現什麼，你說。」那老頭子邊說邊拉宋志揚的手，一起走到『沉痛回憶』的面前。

「你看了感覺怎樣？」

「我看了感到莫名其妙。」

「那麼，多少你已經明白了我的畫。」

「天呀！就是這樣的嗎？」老頭子驚訝地呆在那裏。

「你一定不是故意胡塗的，請你解釋解釋給我聽。」老頭子再開口。

「我不喜歡解釋自己的作品。我覺得畫家辛辛苦苦畫出一張作品，拿出展覽，對觀眾已經是全部交代。——對不起，老伯伯。」宋志揚走掉。

這時洪固格走過來，對失望的老頭子說：

「老伯，也許我可以給你多少欣賞上的協助；雖然我的欣賞眼光未必完全吻合作者的意境。」

「你是誰？」老頭子問。

「宋志揚的朋友。」

「好吧，我且聽聽你怎樣胡扯。」

「志揚的畫，多是表現他個人的痛苦遭遇。他生活環境很壞，但他奮鬥志氣強。這畫的背景着色可以告訴你是處在

一種非常惡劣的環境中，那些斷斷續續的粗直綫，接二連三地向上升，好像一株仙人掌，在沙漠乾固環境中，堅持地活着。你明白這個意境嗎？」

「我真不懂爲什麼他要驕傲地活着？」

「他活着，就是要表現痛苦的遭遇，讓一些不知沉痛感傷爲何義的人看。」洪固格故意把話玄妙化。

「我看，你們個個都患了神經病。」老頭子邊搖頭邊移動脚步到另外的作品前面去。

他看見一幅以紅色做主調的畫，翻開畫冊一查，題名『行列』。他想：這明明是火。他開始找作者潘浩勇。那位又高又瘦的青年正在和他的朋友聊天，突然洪固格來拉他。

「有人看中了你的『行列』。」

「別開玩笑。」潘浩勇微笑地說。

「前面那個老頭子要找你談價錢呢？」

洪固格陪潘浩勇走到老頭子的面前。

「這位便是潘浩勇，這位是易老先生。」洪固格介紹他們。

「潘先生，你這幅畫不是畫火嗎？」

「行列，遊行的隊伍。」潘浩勇肯定地回答。

「這和火沒有差別呀！」

「你注意過火的特徵嗎！火形柔軟，隨風而左右，由下而上升；行列是縱橫發展，有步驟的。」潘浩勇摸摸下巴，漫條斯理地說。

「唔，唔。」老頭子也摸起下巴，慢慢觀賞，好像有所領悟。

開幕主持人周女士陪她的一批朋友觀賞。

「他們都是很不錯的，個人有個人的風格。李先生，你

應該買一兩幅。你的新房子客廳裏，應該掛些畫，才像樣呀！」周女士向她的朋友推薦。

「我不懂欣賞，買去有什麼用。」

「就是因為你不懂，我才推薦你買去掛，慢慢地研究呀，久而久之，你就感覺興趣。」

「我恐怕沒有這種新節奏的敏感。」

「恐怕你是捨不得化錢。」

他們都笑起來。周女士臨走之前，對七位青年說道：

「你們的畫展很成功。祝你們好運！我改天再來看。」

七

畫展第三天，展覽室來了兩位看來好像是想多學習。實際上又捨不得放開成見的青年。當時廖奇和宋志揚在場值班。

當兩位廿多歲模樣一高一矮的青年，皺着眉頭在展覽室裏巡一趟之後。來到簽名的桌子前，高的裝個笑容對兩位值班的青年畫家說：

「我可以請教你們嗎？我是一個門外漢，沒有什麼藝術眼光。」

「你客氣，我們恐怕會令你失望。」廖奇回答。

「你們畫這種怪畫的動機是什麼？」那高的單刀直入地問。

「我們畫的是抒情畫，不是怪畫；內在的情感，精神上的幻覺驅駛我們動筆。」廖奇說。

「聽說這種畫很容易賣，是嗎？」那位矮的參嘴。

宋志揚斜視着他們倆，肚子裏冒火，因為他們倆的發問，不懷好意。他對矮的說：

「我們畫畫隨興之所致而已，不在乎賣不賣。」

「我聽說畫新派畫的是由於不能畫出像樣的東西，所以

故意弄玄妙，亂來一陣，美其名爲新畫，騙騙人。」那矮的辛酸刻薄地說。

宋志揚肚子裏的火達到暴發點。

「放你的狗屁，畫像，我們是過來人。我們是討厭形象的拘束，才另找新的表現方法。」他略停，見他們倆以懷疑的眼光盯着他，他更怒氣地說道：「你們這些不知高低的門外漢，懷着鬼胎瞧藝術。我把你的臉孔畫出來，你要付多少代價。不然，我畫你，你也畫我，看誰畫得最像好不好？」宋志揚的大白眼，炯炯地瞧着那矮的。

那兩位的臉孔開始露出難爲情，唯唯而退。本來他們還有些古怪的問題想發問，但見宋志揚那副不好惹的臉色，只好收斂起來。

「對付這種不懷好意的人是用不着客氣。咱們的畫不是討好任何人的。」宋志揚在那兩位青年走後對廖奇說。

「媽的，畫那種鳥畫有什麼了不起；我是不耍畫，要畫多少都有，」那矮的走下樓梯對高的說。

這時，洪固格剛好從樓下上來，聽到那矮的豪語，他馬上停住脚步，細心看一下，這個不知名的青年，他猜想他們可能是屬於反進步的頑固派。他心中生一計，走近去向兩位打招呼：

「你們是看了新節奏畫展下來的嗎？」

他們止步奇怪地瞧着洪固格。

「剛才，我聽到你們說，要畫新節奏畫多少都可以。看來你們一定是學而有術。請到上面展覽室去研究研究，那裏有畫布和油彩；如蒙你們光臨揮毫幾筆，給畫展生色，才是言行一致呢？」洪固格表情是懇切謙虛。但，他們兩位面面相覷，慢慢走下樓梯。

洪固格送給他們一個輕蔑的微笑，心中想道：「既然敢誇海口，就別隱藏鼠尾。」

「媽的，這批自以爲了不起的傢伙，好像很得意？」那矮的走到樓下，憤怒地對高的說。

「什麼不得意——報紙，電視台，都在替他們吹。」

「我要給他們一個打擊！」矮的切齒地說。

「什麼打擊？」高的問。

「……………」那矮的把口吻靠近高的耳邊說。

八

早上，廖奇、宋志揚和杜達生到展覽室值班。圖書館的大門八時便開，他們九時半才到。廖奇首先發現走廊上的一幅畫奇怪地多了一些不規矩的割線，那幅畫剛好是他自己的作品，所以他十分肯定那些亂線是別人加上去的。

「唉呀！有人破壞老子的作品。」

他仔細地審查，那些亂線彷彿是出自一個憤怒人的手握住一枚釘盲目地，洩氣地揮毫。他巡視走廊上所掛的作品。天呀！裏邊有兩幅遭受同樣的毒手，一幅是宋志揚的，另一幅是林洋的。

「不滿意我們的作品，儘管可以公開罵，犯不着用這種陰險類似私會黨的手段破壞作品。」廖奇對趨近來檢查作品的其他兩位說。

「小人就是小人」宋志揚說。

「不敢面對現實的小人，拿手的便是這套。」杜達生說。

「我猜想可能是昨天和我頂嘴的兩位。」宋志揚說。

「這很難說。」杜達生說。

「如果，我再碰到他們，我要重重地揍他們一頓。媽

的，老子的畫，並不是隨便可以畫好的。」宋志揚憤怒地說。

「我感到傷心的，並不是我們的三幅作品受損，而是我們這個社會裏，既然有人對藝術這麼狠心無恥。」杜達生對來訪問的記者說。

「我們的畫不會咬人，我們也絕不強迫任何人來看，何故下黑手？人性何在？」洪固格也憤憤不平地對記者發表意見。

新節奏畫展作品遭人蓄意破壞的消息，經報紙一登，更吸引觀眾，展覽室從早到晚觀眾蜂湧不絕。更有不少平陌無交的人士，居然向七青年說些安慰的話。這真是蓄意破壞者估計不到的效果。

當林洋聽到他的畫遭人破壞，不禁叫道：「唉喲！我和人無冤無仇，居然遭受破壞。」

「破壞者在藝術上是盲目的，你得原諒他們。」杜達生安慰林洋。

「我們應該設法保護我們的作品，避免再受破壞。」林洋當他們一夥面前建議。

「俗語說：『做賊容易，防賊難。』這是防不勝防的，如果有人存心要和我們倒蛋。」杜達生說。

「只要給老子見到，不飽賞他拳頭，不算姓宋。」宋志揚聲色俱厲地說。

九

畫展結束的當晚，七青年在××餐館擺酒席招待幫忙工作之人員以及開幕人周女士。

「你們的新節奏畫展第一炮就轟得相當响。」周女士在宴席上說。

「這是你開幕帶給我們的好運。」杜達生說。

「我才沾了你們的光呢？」

「你太客氣。」

「來，大家乾一杯，爲我們的合作，大家乾一杯！」李慶明舉杯建議。

「我和你們在一起，感覺到年青了許多。」周女士乾杯後說。

「只要我們的心年青，我們的青春就長在。」杜達生說。

「你真會講話。」

「像我這樣喜歡胡扯的人，既然博得會講話的榮譽，我將不再講話了。」

「爲什麼？」周女士問。

「因爲講得太多，準會毀掉這個已經得到手的榮譽。」

「我看杜兄醉了。」洪固格說。

「酒醉不了我。」杜達生搖搖頭。

「你們當中誰是老大哥？」周女士問。

「小弟今年三十，該是老大哥。」李慶明用姆指指着自己的胸膛說。

「還是個王老五嗎？」

「小弟在情場上屢受挫折，不然早已抱兒子了。」

「你大概還沒有學會追求這一套功力。」洪固格說。

「唉，要有緣份，要有天作之合，姑娘不愛你，死追也沒用。」李慶明長於世故地說。

「據我觀察，你是不集中目標。」潘浩勇說。

「也許我們的李慶明兄不懂女人的心理。」杜達生說。

「照此說來，達生是很懂得女人的心理，愛人該是有

了。」周女士插嘴。

「我所愛的人，遠在天邊，要乘噴射機才可達到。現在我愁的是沒有飛機票的錢。」杜達生以飄飄然的口吻說。

「哈哈，你講鬼話；昨天你才對我說，在展覽場你遇到一位很滿意的女子，你打算追求她。」宋志揚故意拆杜達生的台。

「昨天已經過去，今晚屬現在，明天是將來，你還向我提過去幹嗎！我就是爲現在及將來而活的。」杜達生講完便只顧喝酒。

「我看你不該再喝了。」周女士對他說。

「人生難得幾回醉。」

「對，」宋志揚轉身向茶房說：「再來一瓶白蘭地。」

「你們兩位，很靜。」周女士向對坐的林洋和廖奇說。

「這位林兄家有太太，他在想象太太在家裏如何地盼望他早歸。」李慶明向周女士介紹林洋。

「沒有這回事。」林洋連忙否認。

李慶明不管，又介紹廖奇：「這位是我們七位中最小的弟弟，今年才廿一歲，沒見過世面，所以很怕羞，不敢講話。」

「你胡說。」廖奇反對李慶明的講法。

「那麼你爲什麼不講話呢，今晚咱們應該痛快地談談呀！」

「因爲你講得太多，太好，使我沒話好說。」廖奇說。李慶明和周女士開始大談北京菜、四川菜等等，他說：「我在台灣幾乎什麼菜都嘗過。」

「你認爲那一地方的菜好吃？」周女士問。

「我認爲今晚這一桌的菜最好吃。」

大家鼓掌，笑聲應之而起。

「你真會吹牛。」宋志揚說。

「每盤菜都掃到光，不是好菜怎會如此。」李慶明辯解。

「這是由於我們飢餓的緣故。」宋志揚說。

「剛才，你沒有先打底嗎？」

「誰先打過底？」宋志揚反問。

「我就先打了底，本來不想吃得太飽，無奈菜太好，所以鼓起肚子強吃。」

大家又哈哈大笑起來，周女士甚至彎了腰。

「遇到胖子在一起共餐，我們瘦的總是吃虧。」潘浩勇對杜達生說。

李慶明揀盤中的鴨屁股挾到潘浩勇的碗中，說道：

「看你瘦到這樣可憐，這鴨屁股給你吃。」

「會吃的人總是懂得把自己不想吃的送給別人吃而留下自己喜歡的。」

「你不吃我吃。」李慶明索性把鴨屁股挾回到自己的碗中。

「慶明兄，我看你永遠追求不到女孩子。」洪固格對帶有表演風彩的李慶明說。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李慶明睜大眼睛瞧着洪固格。

「因為你吃得太多，越來越胖，越胖越失去綫條美。」

大家又哄堂，李慶明保留發笑權，漫條斯理地說：

「男人要美幹嗎！最受歡迎的男人是具有魄力能幹的傢伙。」

「周女士，你同意這點嗎？」杜達生問。

「我不知道。」

「慶明兄言論無據，該罰酒一杯。」杜達生建議。

「對，該罰。」其他的附和。

「對不起，小弟酒量有限，現在已經有點輕飄，再喝恐怕回不得家。」

十時多，他們散席；周女士握手告別，幾位幫忙工作的人員也向他們告辭。從菜館裏出來，他們七位在馬路上踉蹌地走。來往的車夫看見他們半醉的樣子，倒怕了三分，把車拐開。像他們那樣敏捷的醉猴，不但會撞不倒，可能輕輕一跳，把車頂踏扁。

「真的，我想我們應該找個地方休息一下。」李慶明左右顧盼地說。

「到紅燈碼頭去怎樣？那邊有船可以租，吹海風酒容易醒。」杜達生建議。

「好，我投你一票。」宋志揚支持。

「我要先回去，太夜了，恐怕搭不到車。」林洋說

「巴士行到十二點，現在才十點卅八分，何必急。」宋志揚瞧錶說。

「你這人一點也不通氣，人家林太太在家裏等着呢！」洪固格說。

「對，我一時糊塗了。對不起林兄。」宋志揚拍拍林洋的肩膀。

「你又來了。」林洋微笑地說。

「好吧，林洋兄明兒見，我們不敢耽擱你的時間。」杜達生說。

「再見！」林洋鑽進德士走了。

「他是一位標準好丈夫。」宋志揚說。

「要是我娶了太太，也不會再和你們這批胡來。」李慶

明故意使氣地說。

「這是真話，好多朋友一旦有了太太便漸漸疏遠了昔日的死黨。」潘浩勇說。

「爲什麼呢！」寥奇問。

「有了太太的朋友，我們找他，談來談去總不比單身時的輕鬆爽快；有些話不可以在他太太面前說，他也有些話不便坦白給我們。我們想約他出來，他太太怎放得下。如果我們也有太太那情形就不同，我們的太太可以陪他太太談談。」潘浩勇講得十分老練。

不知不覺，他們六位到了紅燈碼頭。遊客稀落。大概夜了的緣故。三四艘舢舨在石階下的潮水等待搭客。

他們六位分三人一組上舢舨。兩艘舢舨一前一後，巡遊碼頭外，他們亂唱不成調的歌，微微的浪濤協奏着。天空閃着數不清的星星，沒有月亮。海風拂掃他們的亂髮。有的已經躺在舟裏半睡眠，有的顯然還不覺喉嚨啞，仍然高聲長唱，只有唱者本身才知道是什麼歌。

突然有人高聲喊道：「我們下一個節目是什麼？」

「回家去睡個好覺。」不知那一個回答。

「對，明天早上，還得去展覽室搬『新節奏』呢！」又有人這麼說。

閃 光 燈

電影散場後，邁克和佐治走出×戲院，雨水沙粒般撒下，他們只好在走廊上站，待雨停才回家。長命雨還是下個不停，好在他們沒有別的約會，所以也不必急着趕路，倒很清閒地站在走廊上聊天，邊看來往的觀眾。

有一位打扮入時的女子，看樣子不超過廿歲，正在走廊上踱來踱去，東張西望，準是在等什麼人，一齊進去看電影。她算不上什麼漂亮，但頗有吸引人的地方，她皮膚是潔白的，她的身材豐滿而多姿，很自然的，邁克和佐治的視線深深被這個女子的動態吸引住。她的眼睛也不甚迴避，有時像是故意送秋波的樣子，爲雨所困在走廊上站的人，也頻頻把眼光盯着她。

「這位女子，不會是正派。」邁克觸一下佐治的肩膀說。

「可能是吧女，初出茅廬，被酒客愚弄，在這裏優等。」佐治道出他的觀感。

四點正一場的戲應是開映了，約人不來，不是自個兒進場，便是索性走掉；然而那位神秘女子，信義真好，還是在那裏東站一站，西走一走，痴情似的等待。

「如果，你有一輛車，她就是屬於你的。」邁克又對佐治講。他們倆根本不把她看成良家婦女。

那女子向前門走去，良久，不再回來。

「也許她走了？」佐治半詢問，半自語地對邁克講。

「我們且去前門觀察一下，她究竟是何許人物？還是來搞什麼的？」邁克提議。

爲好奇心所驅遣，他們冒雨疾步跑到門前去。果然，她還在那柱與柱之間站着，面朝街道，見他們這兩位年青小伙子走來，側臉過來用眼尾掃視，似是落花有意的樣子。他們的目的本是觀察她，結果從她的舉動中發覺她也彷彿觀察到他們的用意；他們便假佯在門前廳裏走一圈，看看電影劇照，說說笑話避嫌。他們的腳步終止在門的側口。雨老是不停，也不見得變小，只好等；一方面研究那位神秘女子究竟在搞甚麼把戲。也許他們太過注意她，引起她某種想法，居然昂頭向他們這兒走來，看看旁邊牆上的劇照，眼睛偷偷向他們傳。他們是敢於正視女子的人，但還沒有見過這樣不畏陌生的女子。她又從他們旁邊擦過，站在他們的右邊，遠約五呎的地方站住，眼睛探望街道，企待雨停，還是渴望某個人物的出現似的。

「她的裙子擦到我的腿。」邁克低聲對佐治講。

「這麼年輕，胆子好大，難道是來拉客的嗎？」佐治也低聲對邁克講。

「如果是拉客的，這裏應該有她的保鏢。」邁克說。

如果是所謂拉客女人，照理會有保鏢在左右站崗，不然一位女子，憑甚麼這樣大着胆子和陌生男子眉來眼去。良家婦女決不敢這樣子在公衆場所，招搖弄姿，所以他們倆論定她是妓女，來這裏不是等人，而是拉客。

「如果剛才她走過時，我稍微故意向她開玩笑，她必定靠近這根柱子來，讓我們好和她打交道。但，我們都裝傻，什麼也不會意的樣子。」佐治做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試探她一下，看她將怎樣反應？」接受過一點英文教育的邁克，雄心勃勃，躍躍欲試。

「不好，這種女人不是好玩的。她知道你捉弄她，她不

叫人打你才怪。這種黑社會人物，出手沒得撈，便是打你一頓，才算此行不虛。」佐治年紀比邁克輕，也沒有邁克的胆量。

「怕什麼？頂多是化一點錢。」邁克的興趣不減。

「如果，你真的和她搞起來，侮辱她，捉弄她，恐怕禍是免不了。」佐治倒比邁克明白事理。

「她又要從我們這邊過了！」邁克的意思是叫佐治把話停下，免得她走過聽見。

她總共通過他們這邊三次，他們都默然不開門路。她轉到後門去，先前的地方。他們開始尋探她的保鏢究竟是那一位可疑人物。在前廳的青年伙子，大約還有十來個分散在各角落，其中有一位高瘦，面目有點像銀幕壞蛋傑·柏蘭斯的漢子，最是可疑的打手人物。他時常向他們這邊注意。那女子走後，他們開始注意這個假設為保鏢的人物，看看有甚麼行跡足以証實他們的假設。

「如果，他在五分鐘內也到後門去，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貨真價實的保鏢。」佐治分析。

黑社會人物有黑社會人物的一副尊容，較為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以貌相人雖未必百相百中，然而各行各業的人物的相貌，多少已經蓋上那一行的印章。

「你別看他瘦，瘦人是急拳快腳的。」佐治好像懂得不少。

那位傑·柏蘭斯的人物，不久果然如佐治所料向後門走去。他的衣服比他們的還要整齊雅觀，衣袋外有隻眼鏡架露出來，因為它是黑色，和白衣襯托得很顯明。

「我們再到後門去觀察。」邁克提議道。

「我看你老兄是迷住了那女子。」佐治開玩笑地對邁克

說。但他也不反對跟邁克轉向後門去。

那位女子還沒有走，在樓梯下站，見他們經過，還把眼睛望一望。那可疑的男子却在售票處看劇照，他們經過，他也反顧他們一下。

「他注意我們！」佐治對邁克說。

邁克不出聲，佐治又說：

「黑社會人物是不高興那些窺視他們秘密的人的。」

「你胆子太小，疑心太多。」邁克好像不耐煩佐治的囉嗦。

「我看你這個好色的傢伙已經是七竅着迷了。有胆量就放馬過去，何苦像一條狗一樣跟來跟去。」佐治還牙。

「你以為我不敢上前去和她打交道嗎？等着瞧。」邁克果然壯起胆向那女子那邊走去。

「我先跑，邁克，你自己去演風流好漢吧！」佐治說着，即冒雨走出戲院。

邁克看佐治的風影，覺得好笑；也好少了這種畏頭畏腦的友伴在旁，做事更是自由。他嬉皮笑臉地走向那位神秘女子，那女子好像在意料中似地也送給邁克一個笑臉。邁克更加胆大，開口問道：

「小姐，你在等誰？」

「我在等你啊！」那神秘女子，聲音好嬌。

邁克聽了這句話，好像聽了天堂傳來的福音。

「那麼，我們找個地方聊聊好嗎？」邁克單刀直進。

「如果你不嫌棄，我只好奉陪。」神秘女子倒是善於辭令。

「跟我來！」邁克對神秘女子說。

神秘女子也默默地跟她走到前門去。邁克隨即向德士站

那邊喊一輛正在等待搭客的德士。

他們在德士裏，邁克盡量向她身邊靠，藉機揩油。她也落落大方，不計較他的小動作。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芳名嗎？」邁克問。

「叫我南西好了。」她微微裂開朱唇。

「我叫邁克·陳。」

「哦，你是陳先生。」南西嬌聲嬌氣地說。

「叫我邁克就行了。」邁克目不轉睛地瞧着南西說。

「你到底要帶我到那裏去？」南西問。

「我們到××旅店好嗎？」邁克玩過女人，很會善用良機。

「何必到旅館去化錢，上我的家去不是更好！」南西也很爽地回答。

邁克已經被目前的女色所迷，也不忌有他，就到她的住家去又怕什麼，於是他問道：

「你家在那裏？」

「不很远，理埠花麗律×號就是。」

邁克即令德士佬轉車進理埠花麗去，這個風流傢伙有點耐不住的樣子，在德士裏就乘機把南西摟住，吻頭口臉，南西半推半就，越使他火性高漲。

「等下才來好嗎？何必這樣性急，給人看了怪不好意思。」南西撒嬌，推開邁克一下。

到了目的地，那是一座多層樓房，南西說還要坐電梯上去，她的住家是在頂層，非常幽靜。

「你家裏人多嗎？」邁克在電梯裏問。

「我是和一位姐姐住在一起，我相信這個時候，她已經上班去了。」南西不假思索地說。

這正合邁克的心懷，她家裏沒有別人，他大可以放膽地搞。他相信她可能是人家的黑市太太，丈夫可能遊埠去，所以出來……。

「到了，邁克，左邊這間就是。」南西先走出電梯，在前引路。

她開門進去，果然家裏沒有人，而且佈置非常雅觀，地上是地氈，客廳裏有一套高貴的沙發，電視機，電話，盆花等等，均是富有人家的擺設。

「你要喝些什麼？」南西問邁克。

「別浪費時間，我口不乾，你的閨房是那一間？」這時的邁克真的乾脆利落。

「這間，沒有什麼收拾，你別見笑。」南西笑迷迷地回答。

邁克恨不得大大地把她咬幾口，馬上拉南西進房間去，把門稍微掩住。然後半摟抱地推南西上床，他不顧一切，像瘋狗一樣在床上滾。

也不知甚麼時候，突然天閃起電來，連續不斷，奇怪！雨下了這麼久還會有閃電，邁克爬起身觀察，其實不是天空閃電，而是那個傑·柏蘭斯的人物，拿着一個有閃光燈的照像機在對準他們獵取精彩的鏡頭。

邁克從昏腦中曝醒，天呀！他是被人利用來拍春宮相片。他連忙爬下床，要和那個傑·柏蘭斯的人物理論。

「你闖進來搞甚麼鬼？」邁克兇兇地問。

「拍好戲呀！」那個傢伙優哉悠哉地說。

「把底片交給我？」邁克進迫。

「沒有這麼容易，除非你肯付一筆數目。」

「多少？」

「不一萬，也得五千。」那男子拿出香烟來抽。

「你不怕，我控告你們勒索！」

「等一下你盡管去告吧！我們會走得無影無踪，這個房間是我們暫時租來做生意的。我們會比你先走一步。」那男子講到這裏，即轉頭去對正在整裝的南西說：「我們可以走了。」

邁克見機衝前去，想給那男子一拳，但那男子敏捷，把臉一閃，又順手一掃衝來的邁克，結果，邁克倒在地上，牙根流血。

「你這個色狼，還是規矩一點；我的女人白白給你玩了一頓，不要你半分錢，你應該是艷福不淺了，還要爭吵什麼？」

「邁克，請放心，我們的照片版本都是發行到外國去的。你的親戚朋友，恐怕不會看到你的精彩傑作。」那個不要臉的南西還會說這種話。

「喂！有錢就商量交還底片，算你三千好了，怎樣？」那男子最後給邁克一個機會。

邁克看看是打不過他，可是手頭又沒有這麼多的錢，三千元，靠一份工作存到什麼時候，才會有。正不知如何是好。

那男子見他猶疑不決，即拉南西閃身出房門，並把房門上了鎖，在房外大聲對邁克說：

「委曲你一下，我們會通知房東來放你出來，頂多是一個鐘頭。一個鐘頭足可讓你反省『色字當頭一把刀』，祝你好運！我們走了！」

「他媽的，真倒霉！」邁克不斷打自己的腦袋。

花亭夜會

弦月掛在浮雲上，微風戲竹葉「沙沙」，蟲在草中鳴。我看磷光錶，差五分鐘九點。我覺得手有些冷，心臟跳動率增加。相思樹葉叢中透過謎人的燈光，沒有人走下文學院石級，園子裏也見不到人，我獨自一人坐在花亭的石櫬上，望着文學院，想着：

「維賢，今晚九時正，請來花亭一晤，有要事商量，切勿誤！音玉」

第二節，我接到這麼一張條紙，那是同班一位女同學交給我的。她說有一位理學院的同學叫她代轉給我。此後我便是一忽兒高興，一忽兒憂慮。音玉要和我談的是什麼？是佳音？還是一個不可收拾的結局？天呀！讓我的錶走快一點。晚飯後我什麼功課都不能作，拿出一個空白的心準備盛裝音玉的熱血。

還有三分鐘，我不該來得這樣早，我已經花了十五分鐘在花亭裏。等人是難受的一件事，我大可以九點正才到這兒，也不算遲，那時我一到就即刻可以見到音玉。不，我寧可早到，絕不讓音玉等我。

「載我到學校去！」音玉在她家客廳裏對我說，那時是七月的假期。

「好的。」爲我心愛的人服務，那有反對的道理。

「我這件裙子怎樣？」音玉換了衣裙出來，打個圓圈，展示給我看，且問道。

「好看，但，夜晚坐摩托單車怕會受涼。」

「我才不像你那樣葡萄乾！」

她握着我的肩膀，我把摩托單車朝向學校駛去。我感到背脊溫熱，好像她的心在背後跳動。

「我媽叫你不要駕快車！」她把嘴伸到我耳邊來。

「請放心，車在三十哩時速跑，不會有危險。」

「你拐彎時，傾斜得怕人。」

「騎摩托單車，不傾斜着拐彎，才會危險。」

到學校大約九點多，因為假期，女生宿舍沒有什麼人，走廊燈光都亮着。

「時間還早，我們到花園走走好嗎？」

「十點鐘，我們就得回來。」

我牽着音玉的手，踏進花園的草地。弦月躲在雲朵後，一忽兒露出半個臉孔來瞧我們。風輕輕吹，音玉的溫柔的長髮搔着我的頸臉，迷人的香味透進我的胸肺，「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那時我心中自忖，不覺在柔和的月光下露出勝利的微笑。音玉沒有見到我的微笑，她低頭依在我的臂膊上。我們走得很慢，蟲在草中鳴。

「我們進亭子裏坐吧！」我提議道。

「這種古色古香的亭子，像不像西廂記裏的長亭。」音玉在亭子裏轉一圈，說道。

「不是長亭，這是花亭。」我自做主張地說。

「長亭，花亭，有什麼分別？你唸文學的……」

「長亭是送別用，花亭是納涼，聊天用。」

「花亭，好聽的名字，我們就叫這座亭子——花亭。」

音玉喜笑風生地說。

她是興高彩烈，我摟住她的臂膊，用嘴突擊她的臉頰。她扭妮轉開，呼吸急促低聲地說：

「你很壞！」

「我是處在太大的磁場中，身心不由主。」我狡辯。

「你最近有寫什麼小說？」她改變話題問。

「有，寫有你也有我的未完成的小說。」

「你講話總是要逗圈子。」她埋怨似的。

「講話逗圈子才有趣，尤其對着你這樣伶俐的姑娘。」

「我希望你寫出一部哄動的小說！」

「我對你也有一件希望……」我故意拉慢速度不道出。

「說出來吧！」她急着問。

「你不好怪我直率。」

「沒有人怪你，說吧！」

「唔……」我掃清喉嚨，說道：「將來，你替我養一個……」

音玉連忙用手塞住我的嘴，我咬她的指頭，她償我把掌。我們開始在一種無謂的捉迷藏遊戲中把時光流過，鬧個滿頭汗，她喘氣，我心跳急促。

但今晚，蟲還在草中鳴，竹葉迎風「沙沙」，鬼叫似的，討厭，磷光錶指九點十五分，音玉還沒有影子。

「她可能正在換衣服，不，可能忘記了某樣東西，在找，就要來了。」我心中自語道。

又是一個假期，我沒有事情做，在家裏日夜看小說，也覺得有點悶，我想何不去找住在離家不及一英哩的楊音玉聊，在中學時代，我們就認識，只是很少來往。可是這個念頭一出現，就令我心情發悶，我很想見她，對着她亮晶晶的眸子談話，有說不出的樂趣。但，我又怕面對着這種樂趣，很可能會引起戀愛的煩惱，因為音玉是×學校的名花，追求者衆，我維賢，何方小子，擅敢問鼎。我心裏彷徨。

「她不會因為單獨的造訪，而不理睬你。」自我鼓勵，

終於壯着胆去找她。

傍晚，自然是吃過飯，裝做是散步偶然經過她家，進去順便問候。她正在客廳的桌子上寫信，看見我進來便把筆放下，說道：

「你隨便坐，我還有幾句要寫。」

我揀一張報紙坐下看，楊伯母和小孩子在聽麗的呼聲。

「好多朋友的信，集到現在我才復。」音玉收拾桌上的信箋，說道。

「找你聊天，不妨礙。」我結結巴巴地說，報紙還在我手上。

「你太客氣，陸同學剛才來過這裏。」

「哦！」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做個聲音。陸紀明是我同班同學，也是第一次帶我去拜訪楊音玉的人。

我們的聊天是由學校裏開始，教授、同學、個人生活近況……我因興趣來潮說得很多，很多，音玉耐心地聽，不時給我矯正觀點上的錯誤。

杯子裡的茶乾了，沒有別的話題了，我起身告辭。音玉說她要到外面公衆電話箱打電話。我們平肩走在馬路上，我覺得很高興，那是一個可愛無比的夜晚，無數的星星羅列在天上，雲兒像棉花。左右兩邊的路燈照在音玉的臉兒上。她低着頭若有所思，慢慢跨步。她的臉頰盈紅，眼睛是水汪汪的，太嬌美了，怪不得有那麼多的同學注意着她。

交叉路口有電話箱，從她的家走到那裏有四分之一英里，我希望更長的路程，難得有機會陪着這樣可愛的人兒在星星之下散步，這是我第一次陪着自己所喜愛的女子在星光下散步，而且這個女子正是衆人所羨慕的音玉。

一羣羊在草場上趕路，不時傳來印度牧人吆喝的聲音。

我無須急着要回家，脚步盡可放慢。

「音玉，你看看那座十字星，」我輕輕地說，音玉開始仰望天空，「好像正對着我們傻笑。」

「你說什麼？」音玉問，顯然她沒有聽清楚我的話。

「我說，星星，浮雲湊成了一個可愛的夜晚。你喜歡這個夜晚嗎？」

「天上總是可愛的，可是我們人間，就多麼醜！」

音玉的消極話，令我驚訝。

「你有不如意的事嗎？」我推測一個講消極話的人，總是由於生活環境所逼出來的。

「下學期的學費，我還找不到。」音玉低下頭。低聲接下說：「一位朋友要介紹我去當家庭教師，我現在要打電話去問他。」

「好吧，你打電話，我在這裏等你。」

「你不想回去？」

「如果你願意再陪我聊天，我就沒有回家的興趣。」

音玉打完電話，對我說：「那個朋友出去了，我明早再打。」

她也不表示要回家，我們無目標地轉入走向我家的道路。星星之下，音玉的蛋臉和秀髮，窈窕的身段，踏着路燈下的影子，珊珊地走着，產生柔和的節奏美感，「太可愛了！」我喃喃自語。

「你講什麼？」她側臉向我。

「有一個人正在愛着你？」我鼓起勇氣講話。

「誰？」

「他夢想着和你在一起，有機會和你在一起，他又不肯長久地呆在你的面前，他耽心那雲兒和月亮在一起只是一下

子，風又會把他吹走。」

「可是人，怎樣會被風吹走呢？」音玉借題開玩笑。

「會的，平地裏不是也颳大風嗎？他就心着大風，所以他不敢常常接近你，也不想把他心底話直接對你說。」

「是誰？」

「他愛你，那種偷偷的暗戀，見到你，他心裏感到無限的快樂。他在日記上這麼愚蠢地寫着『今天我見到音玉，她笑，我也笑，她的快樂，傳染給我。』『她講話時，那樣瞧着我是多麼有意思，難道她對我有情嗎？』『問她吧！或者對她說：我愛上了你！』但，第二天他在日記上又寫：『都是傻唸頭，音玉怎樣會對我發生感情，繞在她身邊的人，條件比我好得多呢！』所以他始終沒有向你吐露心情。你不知道，你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他都可以默寫在日記上。」料不到我那麼興致勃勃，口若懸河。

「你不告訴我，我也知道這個人是誰。」音玉如在預料中那麼自然地說，「他既然有勇氣在日記上寫，就應該有勇氣向我表示，你以為怎樣？」

我的心跳動加快，我們的肩膀互相磨擦。她不再說什麼，只顧看地走路，好像等待我的表示。我摟住她的腰在臉頰上吻一下，她用手推開我。強烈的車燈掃射過來，我放下手。大路已經在眼前。

「你應該回去！」音玉嚴肅地說。

我心跳更劇，我想音玉不會愛我，我老是這麼想；當晚，我失眠，我覺得我冒犯了她。我沒有徵求她的許可，吻她。該死，我獻醜。她大可以把我罵一頓，或者償我一巴掌。她不這樣做，是她有修養，不願令我難堪。我還有什麼面目再見她呢？明天向她道歉，說我昨晚有些神經不正常，

看她會不會原諒我。

第二天，我完全陷在自我譴責，自我矛盾的自言自語中，甚至我開始懷疑自己真的患鬧神經病。一個字也不能在日記上寫。精神非常疲倦，眼睛發花，渴望着睡眠，可是倒在床上又睡不着，拿起書本來看，却不知書裏講什麼。去找音玉又鼓不起勇氣，苦惱萬分。

「哥哥你生病了！」妹妹出奇地看着我，一忽兒坐在椅子上，一忽兒躺在床上；書和簿子在床尾亂放。

「昨晚，我失眠，現在有點精神彷彿。」我瞞着實情。我覺得無需要向妹妹說明我神經彷彿的實情。

那時，我和弟妹四人住在一起，父親在吉隆坡工作，母親早已經不在人間。我無形等於一家之長，照顧四位弟妹。他們分別在英文和華文中小學唸書。父親每個月寄錢給我們用，在信上常提醒我照顧弟妹，但，我卻放縱了自己，讓自己掉在愛的漩渦裡。

我想寫信向音玉道歉我的瘋狂舉動。結果寫不出來，倒撕去了十幾張信紙。我想音玉可能把我昨晚的舉動告訴了她媽媽，更覺得不好意思再去她的家。

此後我一星期不出門，不是看書，便是細細回味音玉和我在星夜中散步的一幕。

有一天傍晚。

「維賢！」陌生的聲音在外面叫我。

房東的孩子告訴我，有一位女子帶着一個小孩子在外面找我。

我到門口一望，原來是音玉和她的弟弟。我驚喜交集，訥訥地說：

「音玉，你怎樣會到我這裏呢？」

「我的弟弟和你的弟弟是同班，他知道你住在這裏。」音玉還是慣常的微笑。

天呀！她毫無責怪我的表情；我邀她進來客廳坐坐，喝杯茶。她都不要。

「我們到外面水果店吃水果。」音玉提議。我自然是接受。

音玉的弟弟走在前面。我牽她的手，她不再拒絕，我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溫暖。這是音玉的柔手給我的。

「我找到了家庭教師的職位，每個月有一百元收入。」音玉這晚真高興，搖着我的手愉快地說，「我母親只要再貼我五六十元一個月，我的升學就沒有問題。」

音玉傳目對我，她的眼睛閃着愉快的光芒。她請我在水果店吃水果，笑嘻嘻地，好像雨後凌雲的燕子。我們無言對着看，欣賞眼睛的弧線，數着睫毛，無數的心語，都在眼睛的一閃，嘴邊線的一抽，達到彼此的意念。她的弟弟不耐煩地說要回去，要不是音玉的弟弟催着要回去，我們倆可以相對個整晚，興趣無窮。

但如今，弦月躲進黑雲裏，磷光錶指着九點半，真煩死人，音玉爲什麼還不來。

唸完現語系二年，我經濟發生困難，我跑到聯邦的居鑾找了一份教職，二星期才回家一次，主要目的是回來看看音玉。一個聖誕假期，我預先寫信給音玉，我要回來。家裡剛好有朋友來找我，出去一輪，回來已經傍晚。吃過飯，我才上音玉家。我邀她去看當時正在作第二輪放演的「金玉盟」。她說，她已經答應人家的邀請參加某大學的聖誕爬地。我聽了心頭很氣，她明知我要回來，爲何答應人家的邀請。她知道我不高興，解釋說：

「我等你一整天都不來，剛好有兩位同學來找我，硬邀我去參加今晚的舞會，我不答應他們不肯走。你爲什麼不早點來？」

「朋友來我家找我，我不得不應付一下。」我失去了往日的笑容。

她也顯得有些不高興，因爲等我一整天，此刻才見我來。我生氣她不能再等，而答應他朋友的邀請。

不久兩位青年男子駕汽車來接音玉去參加舞會。我勉強搖手向他們說聲再見，沮喪地回家去。心裡起反感，狹義的思想抬頭：一個真心愛你的妮子，難道不可以多等你幾個鐘頭嗎？第二天，我搭早班火車進居鑾。此後我一個月才回家一次，也不去找音玉，我默默地進行可笑的抗議，她寫來居鑾問候的信，我也不回。我自造失戀，發奮讀書，藉以忘記音玉的情影。

對抗了半年多，我重新回到大學，去上課有時在走廊上碰見音玉，點頭問候幾句。她依舊是笑嘻嘻的。但，我在同學們的談笑間，聽到音玉已經有了新的護花使者。我心痛如刀割。好在我並不在學校寄宿，還沒有碰上他們出入成雙的樣子。我知道自己在情場打了一次敗戰，這個失敗出自自己的愚蠢。她今晚約我，我想必定是要和我講個清楚，澄清我們的關係。但，我仍然抱着扭轉局面的奇蹟，不然我不會來這個花亭死等。

九時四十五分，音玉才走下來，我走上前去迎接她。她連聲道歉，說是同房的同學也回來，纏住她聊天不放。

「音玉，到底你要告訴我一些什麼，這樣神秘？」我耐不住問。

「你的病好了嗎？」她大概是見我消瘦，才這麼問。

「謝謝你的關心，割盲腸是死不了我的。但，你怎樣知道？」我請病假三個禮拜進醫院，她又怎樣知道。

「傳條子給你的那位同學，就住在我的隔壁房。」

「原來如此，所以我的一切，你都會知道。」我還是扳着臉孔講，「還是把你的正題話，講出來吧，我已經等你一個鐘頭了。」

「你還在愛我嗎？」她的眼睛還是發亮地瞧着我。

「我還是不會忘記你。」我輕描淡寫地說。

「我也是在愛着你，但，你令我傷心，你對我太殘酷。自從聖誕節，你一走不回頭之後，使我失在苦痛的煩惱中，我不知道你的意向，我以爲你是藉機拋棄我，在居鑾找到新對象……」

「找到新對象，可能不是我……」我還是心有不甘。

「我彷徨了一個時期，後來我們學院裡有一位同學，向我獻殷勤……」

「因此你變了心。」我打斷她的話。

「我對你產生了彷徨，難道不是你所賜的印象嗎！」她也很會辯。

「當然囉，都是我對不起你，把你送到別人懷抱。」

「我今晚不是來和你吵架，我是要和你把話講清楚。」她也不甘示弱。

「好吧！講吧！」

「你是一個自私的人，你不明真象就亂妒忌。」

「因爲，我愛你我才會妒忌。」我理直氣壯地說。

「我也是愛你，才約你來這裏談。我這幾天心裏很煩惱，那個追我的同學，也向我示愛。我很難下決定，我必須要和你談個清楚，才可以決定。我不願傷害你，也不願傷害

他。我的心中就被你和他所煩惱。」

「這很容易，你只要把兩人的優劣，與符合你的條件，比較一下，你就可以決定。」我裝着一個公道人。

「你聰明伶俐，他老成忠厚；你是喜怒無常，他是保持一貫溫和作風……」

「我是浪漫派的情人，他是忠實可靠的丈夫；我覺得，你不必再猶疑了，你應該選擇他。」我爽快地補充。

我心中想，既然音玉心中出現了兩個人，我也不必在貪戀了，我還是光榮引退。

「你失去我，你不覺得痛苦嗎？」音玉聲音轉弱，我知道她感傷起來了。

我假裝個笑臉，壓制着自己的感情，撫她的頭髮，說道：

「我是經得起痛苦的人；只要他真心愛你，對你好，你就把愛我的那一半，完全交給他。」

「維賢，你要記得，在我還未完全愛上他之前，我還是愛着你。」音玉已經流下眼淚了。

我心裏也很酸痛，但我控制着眼淚，安慰她道：

「我心領你這份情，我也享受過你這份愛，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愛過我。」

音玉倒在我懷中抽泣，好像真的要和我永遠別離的樣子。

「你要吻我嗎？你不是很喜歡吻我的。」她在我的懷中說。

我順她的意，抱她接吻，但感覺和以前異樣，因為我的心理起了變化。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接吻了。」她還在抽泣，女人在

愛情上，真的比男人還要用心。

我的手巾沾滿了她的淚。

「以後，你碰見我，不要不睬我。」

「我不會那麼小氣，你和你的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學，可能久久，我還會拜訪你。」

「你看見我和他在一起，不會心裏難過？」她還是很關心地問。

「時間會消磨掉傷痕。」

第一次雞啼，我看錶已經過午夜。我對音玉說：

「我送你回宿舍。」

她向我借手巾再擦眼淚，走到女生宿舍的走廊，她側頭問我：「我的眼睛是否腫？」

「有一點。」我說。

「我的同房一定會笑我。」

「她們可能都睡了。」我說。

「她們才不會睡得那麼早。」

「再見！」我向她搖手。

「再見！以後見到我，不要不睬我。」她一邊走上樓梯，一邊說。

我轉身走出大路，眼淚油然而下。

十 依 葛

妻子逝世後，何伯伯生起不想在園坵再呆下去的念頭。日夜對着那些千遍一律的膠樹，他已經悶得不能思想。妻子在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可以解悶的對手，甚至吵架的對手，現在剩他一隻公雞帶着四個小雞，除大的那個在K坡大學唸書，懂些人事外，其他三個小的還只懂得玩吃。公雞帶小雞是件苦差，何況他自己還得入山割膠，較膠，直到下午三四點起，才有空管照小孩子。如此過了三年實也難熬。大兒啓光，在K坡讀大學，一個月也難得回家探望他一次。家中業務輪到大女兒承擔。碧青，才不過十三歲，理應給她進學校續書，可是由於一直都要幫忙家務，加上他妻子的大不開明思想，女人無才便是德，女孩子讀書沒有什麼用場，哥哥教她識幾個字就算了，長大總是婆家的人。因此耽誤了女兒入學年齡，現在再報名，已超齡，學校已經不收。

他自覺他這一輩子是沒有什麼出頭的日子，榮華富貴，恐怕與他無緣。他是命運注定貧窮，勞苦；一生希望唯有看孩子——望子成龍，首先就得給孩子受良好教育，這點道理，他懂，他是寧可苦死自己，也得替孩子鋪上光明的前途。

樹膠的價錢有落不起，每日勞苦僅够餬口。自己勞苦半世，和妻子胼手胝足掙來的十依葛樹膠園，已經難以維持一家生計。只怪自己年輕時沒有眼光，帶着愛妻投入這個末落的村莊，滿以為可以靠着自己的刻苦耐勞，可以在園坵大展宏圖，由十依葛發展到廿，卅，百，千，大園主。現實無情，環境壓人，四十多歲的人，頭髮雜白，無情的歲月刀

痕，深深烙在薰膠般的臉上。成就在那裏？半世的經營，十依葛膠園，現在已經不足以維持家計。

「我這輩子可以老死在園坵，不足惜，但我的孩子，不能讓他們和我一齊埋沒。」

「他們的媽媽爲了多存幾個錢，省衣節食，並且操勞過度，生下了最小那個女兒之後，體質衰弱，病魔纏身，一睡不起。」

一口棺材，一個墓誌銘，和一個公司山洞穴，草草了事，也化去他三百多元，才捫心無愧安葬了他的老伴。她雖不算是才貌兼佳的良妻，但她具有刻苦耐勞，體諒家庭困境，肯與丈夫共浮沉那種嫁雞隨雞的美德。單只這點美德，他是永遠愛她。天不假年，她，四十五歲便撒手不顧他們，到冥間去偷閒，讓他一隻公雞帶小雞，這絕非她所願。她病危時，是哭着要活下去，她要看到由她手中撫養的兒女成人。在病危時，她是多麼恐慌，催迫他去尋醫、問神、拜佛。他無所不依，只要愛妻得救，他寧可把自己半世的血汗十依葛賣掉。可是命運注定，中醫、西醫、神佛都枉然，治不了她的病，救不起她的命。她的的確確地千不願萬不願，流着眼淚，抖着模糊的言語離世，永違別他而去，留着他這隻意趣肅索的公雞，帶着四隻小雞。

愛妻逝世後，他沒有心情再呆園坵，他討厭那千遍一律的膠樹，甚至連那間安居廿年的浮腳樓，他一進去就反感，它們把他半生吞吃掉；如果他不早日拋開它們，他將像妻子一樣，一生被吞掉。爲了離開那痛苦的傷心地，爲了孩子們的前途，他一面寫信拜托K坡親戚，代他找份頭路，一面求人把十依葛脫手。

星期六，大兒由K坡回來，兩父子晚飯後在庭園裏椅坐

納涼，蚊子很多，何伯伯不斷用扇子趕。何伯伯對着這大孩子，有時總覺得沒話好講。他兒子比他讀書多，有一副難於辯倒的口才，跟他講話，你東，他西，兩父子多是思想合不來。光兒對十依葛，一向見解是利用政府的翻種津貼，忍痛五年，把坵園翻起新種，將來的收入更大。三年來兒子就不斷地勸說，但他不忍犧牲五年的停頓生產。固然老樹擠不出豐富的奶，每月三百左右收入總不成問題。一年三千六，勉強維持這個公雞帶小雞的家庭，須補貼的地方不多。如果翻種，五年停頓生產，補口可能就大得多。固然他自己可以到別人園坵去割，在目前這種淡價的情況，一人一把刀，每月能有一百元收入嗎？補口必然大過原來的面貌。所以每當兒子提到翻種，他總是把生活開銷和收入做一個比較，証明目前是不合算，最少五年須借債。

現在輪到他有新奇計劃，要告訴兒子。這計劃在他腦中醞釀多時，說出是勢在必行，但又担心他兒子反對，這個唯一可商量的心腹，並不是一個容易說服的人。

「光呀，我想把十依葛賣掉，連這幢房子在內……」他說得很不順口，幹嗎他怕起兒子，光兒才不過十八歲，人情世故懂得不多，只是比他多識幾個字，一個大學一年級生罷了。

「爸爸，為什麼要賣掉你和媽媽的廿年血汗呢？」光兒劈頭就是這麼爲難的問題，眼睛睜大地瞧他。

「孩子，你有所不知，樹膠行情，近來是有落不起，咱們十依葛老樹，收入已不够維持家庭開銷。就乘這個淡節忍痛脫手，大家搬進城市去謀出路。再說爸爸半輩子落在園坵裏，搞到不死不生，將來能有什麼好日子呢？」

「到城市去謀出路，爸爸，你是否考慮到在城市，你去

能搞什麼，你有多少本錢。即使你想做生意，我們這十依葛本錢，是搞不起來的；現在大城市，小資本生意也很難做。何況你也沒有做生意的經驗——坐吃山空，十依葛能耐久？」

「十依葛，算千元一依葛——信發老板上回就向我提出這個價錢要我讓手，那時我沒有意思——萬元加上我們這幢屋子，少算也可以賣他六七千，一萬多，我們到城市去頂間咖啡店做作。我想總比困在園坵，日子好過。」何伯伯年輕時，有過一段經營咖啡攤的經驗，沖咖啡這一套，他是有過一手。所以每回提起做生意，他首先總搬出經營咖啡店這一着。

兒子聽了他的計劃，哈哈大笑。何伯伯睜住，這孩子，從小就有叛逆性，老前輩的話，他總是不尊敬的地方多。

「我的計劃可笑嗎？」何伯伯問有點放肆的兒子。

「你的一萬五要頂咖啡店，我想會有問題。一萬元是否够頂租的『茶錢』？剩下五千，如果沒生意，我們能維持一年嗎？」

「我聽人說五六千頂租『茶錢』就可以，爲甚麼會有那麼貴呢？」

「如果在K坡的咖啡店能五六千頂出，你想那地點還有好生意嗎？好生意的地點，誰肯讓。開間新店，我們的十依葛够嗎？」

「那我可以開咖啡攤，我想本錢不會那麼多罷！」

「弄間咖啡攤，能賺多少，頂多也不過够餬口，而且日夜操勞。爸已不是廿多歲時的腳力了。」

「碧青是一個助手，啓明也可以在放學後幫我端咖啡。」

「談起妹妹，碧青本就可憐了，媽媽的思想誤了她。她如果從小進學校，現在也是個中學生。她爲了助理家務，犧牲了她求學年齡。你不想法補救讓她去職業學校學會一技之長，還想她當一個咖啡妹嗎？」

何伯伯看看自己是說不贏兒子，不過心裏還有話，不吐不快。

「另外，我想離開園坵的原因，是我已經厭倦了膠園這股味道。自從你媽媽逝世，我就沒有好心情在園坵呆，我看不出有甚麼呆下去的前途。」

「爸爸，俗語說『進可攻，退可守』就拿我們的十依葛做個比喻吧，賣掉它到城市去做生意，就如你所說開咖啡店，萬一生意不好，虧空了，我們退到那裏去呢？我們保存它，雖不算得有什麼發展，總是一個可守的基地。三百元一個月，憑你這雙沒有特別技術的手去打工，未必得到這份工錢——再耐二年，我大學畢業出來，謀得一份職業；那時你賣掉它到城市去做生意，即使失敗，還有我的收入可以頂，我們一家就不致於跌進谷裏的危險。」

何伯伯沉默不語，兒子再說：

「再忍耐二年，才施行你的計劃，我會投你票。」

何伯伯給兒子講得找不出理由再駁，早知在理論上是難勝兒子。這也是他每每要和兒子商量事情時，難以啓口的忌點，總講輸給兒子。不過這也有好處，因爲兒子常常提供一些他忽略了觀點。他外表對兒子淡漠，內心却欣喜有這個好兒子，相信將來會比他出息。姑且聽光兒的話再耐二年看看，因此他對兒子說：

「你的見解道理不錯，不過我還得到城市去找親戚商量商量一下，看看他們那邊有甚麼好機會，才做決定」。

「爸爸，你自然有全權決定十依葛，不過這十依葛，媽媽也有一半的份。她是犧牲了一生，拿膠刀和你一起掙到這十依葛；她的想法，爸爸是知道，不僅是十依葛，她的想法是從十依葛，到二十，三十，一百……而爸爸現在就想走她相反的路線，我們在感情上對得住媽媽嗎？如果我們有更好的發展，當然可以不理這些感情的因素，因為我們脫手十依葛，我們可以拿出別的成績給她看。可是，我們現在不能……」。

「別說了，你媽媽……我害她一輩子，我從來就沒有給她享受過甚麼好日子……我……」。

何伯伯聲音啞啞，他開始感傷起來，啓光見爸爸懷念起媽媽，心中道：「讓他去回憶痛苦，他就不會草率地放棄園坵。」他離開坐椅，仰頭望那成羣由西海岸飛來的蝙蝠。四五月是榴槿花的季節，蝙蝠飛來園坵採榴槿花。臨近園坵早就响起「乒乓」的槍聲。

「碧青，啓明！」啓光叫他的弟妹，「我們去打蝙蝠！」隨着他進屋子拿獵槍，和手電筒。

「哥哥，我不能去，妹妹還沒有睡。」十三歲的碧青也是小妹妹的褓姆。

「那麼啓明跟我來」。

兩兄弟穿起布鞋，大哥拿獵槍，小弟手拿手電筒，後面跟着一條狗，一起進入膠林去。

何伯伯目送兩位兒子，心中自語道：「只要兒子成龍，我就是老死在園坵，犧牲這一輩子，又有什麼要緊呢！」

一盒火柴

昨晚星期六，他有點應酬，很遲回家，大概是凌晨一點多。太太嚕囁了一陣，他以陪幾位太太都認識的朋友喝酒，暫塞住了太太的嘴，才好不容易地睡到天亮。星期天照習慣總要睡到太陽很高才起身，因為不須要趕上班，星期天是屬於自己的，不料睡還未到應起身的時間，太太很緊張地把他拉醒，他連忙張開眼睛，看見太太拿着一盒火柴站在床前，那盒火柴不是平常家用的火柴，而是鴛鴦夜總會特製，供顧客點烟用的。

「死鬼，這盒火柴是那裏來的？」太太的眼睛睜得好大，那種懷疑的口吻，不必加注腳即知道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知道平時太太對他的行踪疑心好大，所以凡是外出應酬都很小心。不正派的地方，即使朋友拉，也避免不去。即使去了也循規蹈矩，但這個鴛鴦夜總會的火柴是怎樣來的，實在一時找不出它的答案，記得昨晚並沒有上那兒喝酒。

「死人頭，我問你這盒火柴呀！發什麼鬼呆，老娘的眼睛不是瞎的？」太太的火氣已經漲，大概已經胡思亂想了好久，才來吵他。

「我一時想不起，你到底在那裏找出來的？」他訥訥地反問，的確他一時找不到它的來源。

「在你的褲袋裏——你昨晚是不是上夜總會去，照實對我說。」太太一屁股坐到床頭來，看樣子是非問個水落石出不罷休。

「昨晚我已經告訴你，我們在B酒樓喝酒，歡送張曉東

出國深造。」

「在酒樓喝酒，那有喝到一、二點的，我又不是沒上過酒樓，不要想瞞我……你們喝完酒後，是不是上鴛鴦夜總會去逍遙？」

「太太，即使上鴛鴦夜總會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何況昨天我們並不去那邊。」

「那麼哪盒火柴是那裏來的？你說。」

「我一時想不起，也許是席間，某位朋友借給我點火時，我不知不覺順手放進褲袋裏。」

「某位朋友是誰？」太太那股追根問底的脾氣，他是知道，捕風捉影，無風起浪，這種經驗他嘗得太多，但某朋友是誰？一時難於肯定。

「我記不清楚了。」他搖頭。

「喂，哪有拿了人家的火柴，也記不起的！你一定是故弄玄璜。」太太做個揶揄的舉動，接下再說，「你還是乖乖跟我講老實話，免得我發脾氣。」

「我講的句句都是老實話，我沒有去鴛鴦夜總會，火柴記不起是拿了誰的，你要吵我又有什麼辦法。」

「我最討厭是你假言假語的騙我，老實話我還會原諒。」

「但，我總不能爲供出火柴，而冒充上鴛鴦夜總會呀！」他也有點耐不住性子。

「好，我問你，跟你們一起喝酒有多少人？」

「大概七八位，老李，小陳，阿杜這些你都認識的……」

「老李的電話幾號？」太太忽然問，又不知要要什麼花樣。

「你要做什麼？」

「我要查問那盒火柴，到底是誰給你的？」

「何必爲芝麻小事，吵人家。」

「你認爲小，我覺得大，一個有家眷的人，在外面花天酒地過午夜不歸，我是不能忍受。」

「難道我天天如此嗎？一年也沒有一次。」

「有了一次就有二次——老李的電話號碼？拿來！」

「何必小題大作，爲了一盒火柴，夫妻失和氣。」

「你怕失和氣，就不應該哪麼晚回來，你知道，我一整晚沒有好睡嗎！」

「你何必那麼杞人憂天。」

「閒話少說，老李的電話號碼，拿來。」太太是越來越兇。

「在我衣袋裏的小冊子內有老李的電話號碼，你自己去拿。」

太太找到老李的電話號碼，開始打電話找老李問火柴的事。

老李的回答：「嫂夫人，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林兄的火柴的來處。」

「你們聚餐後，有沒有到鴛鴦夜總會去？」林太太再問。

「我們到依麗沙白道，納涼聊天是有，什麼鴛鴦夜總會，倒是沒有到過。林兄一直都和我們在一起，我相信他昨晚，絕不可能到鴛鴦夜總會。」

「你憑什麼這樣肯定？」

「因爲時間上是來不及，我們分手時間是十二點多。」

「好了，謝謝你！」林太太放下電話。

「是嗎！我的話是不會騙人的。」林志勇見太太問老李不出怎麼岔子，就在旁加一口。

「你們可能是預先串通好的。」

「其實騙你，我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到鴛鴦夜總會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我去，我會承認我去，用不着瞞着你。」

「聽說那裏有脫衣表演。」林太太還是懷疑心重。

「脫衣舞表演又有什麼關係，酒客難道可以上去抱她睡覺嗎？」

「可是你們男人看了就會想入非非，耐不久火子，就會去找女人玩。」

「在這個社會上也得有幾個臭錢，才可以談得上玩女人，我憑什麼，一來身邊也沒有多餘的錢，二來人也長得不英俊，太太，你該是放心了呀！」

「但，哪盒火柴是怎樣落進你袋子的，我總要弄個明白。」

「唉呀！太太，我不是說過，很可能是在席間向人借火點烟時，彘意間放進自己的袋子。」

「向誰借，你總會記得起，若記不起是誰，那就是另有文章——我最討厭是被矇騙，你老實招，我還會不計較。」

「招也得有事實根據，難道你要逼我說謊嗎？」

「席間才不過幾位朋友，我不相信你會想不起——除非有女人陪座，使你迷了心竅。」

「我們是在B餐館用大餐，B餐館你又不是沒有去過，那會有女人陪座的。」

「那你為什麼記不起這盒火柴的來源？是否鴛鴦夜總會的女招待送給你？」

「我還沒有到過鴛鴦夜總會怎會有女招待送給我火柴呢！」

「會不會是小陳，阿杜他們？」太太還是在設法追尋火柴的根。

「也許有可能。」

「他們家裏有沒有電話？」

「沒有。」

「真的沒有？」

「爲什麼你這個人，這樣子不信任人的？」

「那麼你載我去問個明白。」

「太太，今天是禮拜天，難道每個人都像我一樣乖乖呆在家裏。」

「你不敢去問，你一定心裏有鬼？」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有沒有這種必要，爲了一盒火柴，打擾人家。」

「你認爲不必要，但我覺得很要緊，若找不出火柴的正當來源，我是死也不放過你，以後你去那裏，我都要跟。」

這個威脅倒是起很大的作用，林志勇在社會上交朋結友並不少，有時公司間，私交上，常有不少應酬，若太太凡事必跟，對自己的社交活動確有些不便。居然正話奉告，太太不聽，他動腦筋杜撰一個假故事，也許太太會息爭吵，他說：

「前一晚，就是星期五的那晚，我說去參加達立公司的擴充營業誌慶譙會，其實，我只譙至半途，便上鴛鴦夜總會去，那盒火柴，是我從桌上隨手檢回來的，你該相信了罷。」

太太聽了這段話，露出勝利的微笑，說道：「是嗎！我早就知道你花心蘿蔔，瞞着我到那種不三不四的地方去。現在總算你坦白供了出來，下不爲例，以後你再去，我就對你不客氣。」

林志勇聽了太太的話，不勝暗自笑道：「夫人真是不可理喻，你對她講真話，她偏偏不信，說假話，她就信以為真。」

看太太已經安靜下來，也就算，他找報紙看。

電話鈴响，太太搶着接。

「我是……唔……火柴是你的，……你到過鴛鴦夜總會……志勇有沒有陪你一道去？……真的沒有？……好的……我不怪你。」咭鈴，太太放下電話。

「誰打來的？」志勇擺開報紙問太太。

「老李。」太太沒多大興趣地說。

「他告訴你甚麼秘密？」

「他說，那盒火柴是他的，他前幾天上過那間夜總會，現在才記起來，所以打電話來通知我，不必責怪你這個編造假話矇騙太太的傢伙。」

「哈哈，我說你不够理智，常捕風捉影，吃乾醋；做無謂的爭吵，是嗎？」

林太太被丈夫揶揄，氣得舉拳頭要打，志勇抓住她，她一邊掙扎，一邊罵道：「爲甚麼你要編造上鴛鴦夜總會的故事來騙我？」

「因爲你所希望的回答，就是要符合你所懷疑的那種錯誤現象，我造謊言也就是滿足你的懷疑心。」

「以後不要再騙我？」林太太撒嬌地說。

「我從不騙你，是你自己多疑，常以爲丈夫在騙你罷了。」

禮 物

一

星座是一間高貴而時髦的酒樓，設備現代化，樓下夜總會，樓上就是供顧客譙席用的大酒樓，自動樓梯上下，菜單也比一般酒樓貴，愛場面的人士，多喜歡選這家擺酒席。

鄭歐兩府的請帖明寫下午七時半晉席，壁上的電鐘，已經走過了四十五分，看樣子，還要再等十五分才會上菜。九十五巴仙的座位已經有人，只剩角落和親家席，還有若干位子。鄭歐兩府均有人馬在門口，應接來賓。鄭繼山派弟弟繼石和債相那位瘦皮同事負責，迎接摸索進來的遲客；歐府，新娘的兄長和小妹，負責迎接。新郎鄭繼山風頭頂健，奔走於座與座之間，握手交談，時時有人拉住他，說幾句開玩笑的話，有些耐不住性子的同事朋友，先要乾杯。「人逢喜事精神爽」，不論那一位糾纏，鄭繼山總是春風滿面，笑語而答，果然不愧是某公司的人事主任。

「甚麼，還不帶新娘子出來，和咱們兄弟見面見面，好稱聲嫂子。」

「新娘子就快駕到，等一下諸位就可以向嫂子請安。」鄭繼山有趣地回答。

大概酒席要開始了，鄭繼山進入新娘休息室，迎接新娘出譙席。新娘要整裝一下，他在旁邊等。

這時大門走進一位婦女，打扮時髦，深藍色的晚禮服，腳著銀色高跟鞋，手牽着一位看來甚活潑的小孩子，約莫三四歲，蹦蹦跳跳地，隨婦女登上自動樓梯。

「這裏是鄭家的喜宴嗎？」那婦女問那些排着迎接來賓

的人員。

「請問你是來喝我們鄭家的，還是歐家的？」鄭繼石趨前請示。

「男女兩家的酒，我都不要喝；」那婦女用生硬的腔子說，「我是要找新郎鄭繼山。」

「你要找我哥哥，你等一下好嗎？他剛剛進新娘休息室。」

「新娘室在那裏？我自己去。」那婦女說着，徑自要進去找。

鄭繼石看情形不大對，這位婦女看樣子是來意不善；他哥哥在未訂婚之前是一個多情種，他心裏明白，因此他見機行事，趨前逗住那婦女，說道：

「且請你等一等，我進去叫他出來見你，好嗎？」

「你叫他快點出來見我，你說麗娜要找他算賬！」那婦女毫不客氣地在衆人面前大聲說話。

鄭繼石叩門進新娘休息室，看見哥哥在沙發上坐，臉朝站在鏡台邊整理髮式的新娘。他用手向哥哥招示，鄭繼山站起來，走向弟弟。鄭繼石一把拉住哥哥的手，要他往外面講話。他們站在門外。

「甚麼事這樣緊張！」鄭繼山問弟弟。

「有一位叫麗娜的女子，要找你算賬。」鄭繼石急急忙忙地說，聲音放低，他怕新娘聽見。

聽到麗娜的名字，鄭繼山心頭一頓，沉默片刻，問道：「人在那裏？」

「就在外面樓梯口，她的來意很不善；我看你最好出去應付她一下。」

鄭繼山不通知新娘，隨着弟弟到樓梯口。

他一見麗娜，有點驚慌，眼睛睜大，說不出話；他想不到她會在這個場合出現。麗娜看見他，好像老虎瞧見綿羊，巴不得撲過去咬一口。

「繼山，怎樣了，你不認識我——麗娜嘛！」她壓住憤怒，半譏諷地說。

「麗娜，你怎會到這裏來的？進去喝酒吧！來，來，我找個位子給你。」鄭繼山笑口裂開，施展他的外交手腕。

「吡，我才不喝你的喜酒，你很得意呀！娶了名家閨秀，人財兼得，你飛黃騰達了。四年，你躲到那裏去，你這個負心的人……我找你好苦……我……」麗娜由怒罵轉入淚涕交流的協奏。

不僅站在樓梯口迎賓的人員，大驚失色，靠近樓梯附近席位的人，也紛紛探過頭來。鄭繼山感到很狼狽，麗娜的出現太突然，他全料不到這個遠在吉隆坡的女子，竟趕到這裏來找他，偏偏選這個婚讌喜會上，分明她是要來大鬧一場。非同小可，讓新娘子和岳父岳母大人知道了，實在不堪設想。他心裏有數，連忙低聲下氣地勸麗娜。

「你給我點面子好不好，在我親戚朋友面前，這麼大吵，對你又有甚麼好處。來，我們到樓下去談，你有甚麼要求，盡管到下面對我講。」

「到那裏去講，我都不怕，我已經是一個沒有面子的女人了。」

她終於順從鄭繼山的意見，踏上自動樓梯和鄭繼山一起下到夜總會。鄭繼山選了一個近座，請麗娜坐下。那小孩子見麗娜扳住臉孔，非常害怕，一聲不響地隨在左右，不時睜大眼睛瞧鄭繼山。

「你瞧，你的這個孽種，」麗娜拉孩子趨近鄭繼山；那

孩子畏縮，往後退，怕起陌生人。「三歲了，你知道嗎！」

「我的孩子？」鄭繼山有點胡塗起來。

「你睜亮眼睛瞧瞧，他那點不像，鼻子是你的模，嘴巴也是你的樣……我挨盡譏笑、侮辱，生下他，養育他，日夜祈望找到他的爸爸……誰知道，你這個沒有良心的人，娶了名家閨秀……唔……唔……」麗娜話未說完，放聲豪哭，把頭埋在雙腕，俯在桌子上。

鄭繼山動起惻隱之心，眼睛泛紅。

「我不知你會對我這般痴心……」

「你以為我是玩玩的女子嗎？你說，你說，你這個沒心肝的人，唔唔……」麗娜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麗娜，我知道我對不起你，但事到如今，木已成舟，我能什麼辦呢？」

「你們男人都是沒有良心的，騙女人就非常拿手，我悔恨自己遇到你這個風流鬼。」

「好了，這些話說多了也沒有用；我能對你的損失賠償嗎？你有什麼條件？」

「我的貞操，我四年來的辛苦，你怎樣賠？」

「過去的總算過去了，任何東西都不能補償得回，我知道，不過……」

「不過怎樣？」

「多少錢，總算可以表白我對你的歉意。」

「錢，好呀！你現在娶到千金小姐，不怕沒有錢，我要你一萬塊補償。」麗娜乘機開口，她來的目的，主要除當面責罵鄭繼山，出一口怨氣外，原也是要求錢財的補償。

「麗娜，我那裏有一萬塊這麼多呢！」麗娜的開價實出鄭繼山意料之外的高。

「你沒有錢，你太太有錢。」

「我怎能可以開口向新婚的太太要錢呢？而且這件事……」

「怎麼了，你怕起太太了嗎？你怕向她開口，我去見她。」麗娜說着起身，好像真的去找新娘理論，嚇得鄭繼山連忙起身阻擋。

「麗娜，就這樣吧，你寬容我一星期籌借。給我一個地址，我親自找你接洽。」

「你是願意賠償一萬元？」

「我們改天再商量好不好。」鄭繼山從衣袋裏抽出一本小記事簿，恭恭敬敬地請麗娜寫地址。

「你也得寫一條紙作證據，願意付一萬元，否則我賴在這裏不走。」

一萬元在他實在是一筆大數目，他月薪七百元，儲蓄十年，恐怕也存不到這個數目；寫上紙條無形留下證據，以後就很難賴；要想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內籌足這個數目，那有這麼容易。向未來的太座商量嗎，她知道了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女人十之八九是小氣。

新娘這時大概等得不耐煩了，她的妹妹跑下來叫道：

「姐夫，姐姐叫你上去。」

鄭繼山心慌意亂，滿頭露水，匆匆撕下一頁紙，寫着：「我欠徐麗娜情債一萬元，答應於一星期內，如數還清。七月二日。」簽上大名，交給麗娜，就要走。

「慢着，留下你的地址。」麗娜拉住他寫地址，又接下說道：「一星期後不來，不是開玩笑的，到時，我找上門來，連你的人都一起要。」

「你簡直是勒索！」鄭繼山也頗冒起火來，但仍然寫地

址給麗娜。

「像我們女人，幾時才有這種勒索的機會呢！」她看鄭繼山寫完就要走，又說道：「忙什麼，我不給你地址，你上那裏去找我呢！」

鄭繼山望望那個還在怕差的小孩，摸摸他的頭，轉頭上樓去。

「我姐姐生氣了，你進去須小心。」小姨隨在他後面提醒。

新娘很不耐煩地在休息室走來走去，看見鄭繼山面帶愁容進來，早知發生的事情不愉快。鄭繼山見新娘子的大眼睛懷疑地瞧着自己，馬上裝個笑臉，連忙說道：

「我們出席吧！親戚朋友都在等着見你呢！」

「繼山，到底是什麼回事，那個女子纏住你，搞什麼？」

「呵，你知道了。」

「我妹妹剛才告訴我，說有一個女人拉你到樓下談話。」

「沒有什麼，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我們出席吧！」

「你講話不老實，那個女人身邊還帶着小孩子，好像跟你吵鬧了一場；在人家新婚宴會上，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敢來放肆，一定大有文章。你老實對我說，不然，我就一直躲在這裏不出席敬酒。」

「親愛的，我們今天才結婚，大喜日子，不好擺這種臉孔。那個女人，以前我讀書時欠她一筆債，剛才來討債。」

「鬼才相信你這一套，你從來就沒有提過欠誰的債，什麼會有女人來討債這回事；即使是債主也不會這麼不知趣，

來人家的婚宴上討債，我從來就沒有聽過。你不老實說，我就撕破衣裳回娘家去。」美麗的新娘撒起野來。

鄭繼山真三生有幸，在這麼熱鬧的婚慶上，扮演精彩的鬧劇，應付了一個女人，又輪到另一個。

「好娘子，今晚回家，我才向你實招，好嗎？現在我們出席敬酒，親戚朋友等得不耐煩了。」

「先告訴我，那個女人是什麼身份，是不是你以前的妻子。」新娘步步進逼。

「我向天發誓，我除了你之外，還沒有娶妻。」

「那麼，那個女人是誰？」新娘還不肯罷休，好在此時救星到，岳母大人和小姨開門進來。

「喲，兩口子還沒洞房，就在這裏吵嘴了。親戚朋友都在外面喊着要新郎新娘敬酒，你們兩口子，還躲在這裏私語，快來呀！」

鄭繼山乘這個時刻摟住新娘，在岳母的陪伴下，推拉出去。歐慧卿在媽媽面前，不好再撒野，推開繼山的手，說道：

「別以為我順了你，回去不乖乖實招，我不會放過你的。」

「親愛的，你我已經是結拜夫妻了，我能對你隱瞞嗎！席終人散，回家後，在洞房裏，我一定告訴你，放心，向他們高高興興地敬酒去。」

二

子夜，鄭繼山在宴席間被朋友灌酒太多，進房脚步早就不穩，倒在牀上便天旋地轉。歐慧卿替他解大衣，鬆領帶，看他貓醉一個，鼻子呼呼響，很不高興。她老早就吩咐他不好接受人家的挑戰，喝壞了身子，對自己沒有好處。誰知他

逞強，有求必應，結果給人灌成這個樣子，她心裏開始惱怒。好容易挨到親戚們走光，兩口子進洞房，正想好好問他宴席上那個莫名其妙的麗娜事件，繼山則呼呼入睡，好氣不好氣。她自己下了裝，穿上粉紅睡衣，傾身上牀，翻來覆去，直是睡不着。她推一下丈夫，說：「喂，繼山，我有話要問你？」

繼山轉過身，含糊地說：「明天再說吧！」

「真氣死人，你答應回家來就告訴我的……」

「我醉了，口很乾，倒杯水給我喝。」

「你自己到廚房去喝，我已經換了睡衣。」

繼山爬起身，踉蹌開門去廚房。鄭老先生還在廚房收拾東西，看見兒子醉步進來，問道：

「還不睡覺？」

「我要喝水。」

「我弄點酸柑水給你醒酒。」鄭老先生講着，手切酸柑。

喝完酸柑水，要回房，鄭老先生對兒子說：

「你問問慧卿要不要吃點東西，她剛才吃得很少。」

「她睡覺了。」

繼山回到牀上，發現慧卿用一個枕頭蓋住臉，兩手壓在枕上。他覺得奇怪，難道慧卿要如此才能入眠嗎。他試試拉開那枕頭，很沉重，顯然慧卿用手抓緊不放。他知道不對勁，酒也彷彿醒了不少，他俯下頭，慢慢從底邊翻起枕頭，發現慧卿流着眼淚，很傷心的樣子。

「傻姑娘，花月良宵，爲甚麼哭起來呢？」他吻她的臉頰，舐她的眼淚。

「爸爸媽媽都不在我身邊，你欺負我。」慧卿撒嬌地

說。

「這話從何說起呢？」繼山以討好的口吻說。

「不欺負我，就告訴我那個女子是誰？找你作甚麼？」慧卿轉臉，認真起來。

「她……」繼山發現自己口難開，麗娜事件的確很難向太太交待。

「我們已經是夫妻，夫妻就要坦白，我希望你不要再隱瞞我；老實對我說，她和你有甚麼關係？」

「好吧，親愛的，我告訴你，事情是這樣。你聽了不要生氣。四年前，我還在吉隆坡謀事的時候，在安邦律一間住宅租房子住。這間住宅除我和房東外，還有好幾個單身職業男女租住。我住前房一間，隔壁一間住着三位理髮妹，她們都交際很廣，男朋友很多，禮拜天常常都有很多男子來拜訪她們，或邀她們去參加舞會。她們對我都很好，有談有笑，徐麗娜便是她們當中的一位，對我特別好感，常過來我的房間請教一些問題；我有時也進她們的房間聊聊。

「從種種跡象中，我知道麗娜對我有特別的感情。當她的姊妹們不在的時候，她常常邀我陪她去吃宵夜，有來有往，當然有時我也請她。

「有一個晚上，她乘她的同房不在的時候，買了酒與宵夜回來，並且邀我進房去吃。在吃喝的當兒，她乘酒興向我撒野挑逗。我一時耐不住，胡塗激動起來，和她發生了肉體關係……」

歐慧卿聽到這裏，氣殺起來，罵道：

「哼！你多麼會撒謊，人家一個黃花閨女，會向你挑逗。不是你自己向人家，做手脚才怪呢！」

「太太，請相信我，麗娜是個很野的女子，鬼相信她是

黃花閨女。那時，她的男朋友很多呢，不過她是特別鍾情於我。」鄭繼山申辯。

「『牛唔飲水，怎蓋得牛頭下，』一定是你本身對人家有貓貓之意。哼！你不是好貨！」慧卿講完重新把頭埋在枕下。

「我承認我的感情易衝動，不過麗娜有意引誘我是確實。我可以向你發誓。」

「算了，你的發誓現在對我已經不值半文錢；以前你不是對我說，你是多麼純潔，還沒有玩過女人，天曉得！」

「年青人總不免有胡塗的時刻，過去的事，總算過去了，現在你跟我吵，也沒有用，解決問題要緊，麗娜向我勒索一萬塊。」

「你的風流賬，你自己去解決，我才沒有閒情去管。」

「好太太，一萬塊，在一星期內，我實在沒有辦法，爲了我們的婚事，我已經花去所有的儲蓄。」

「那麼乾脆不要給她，算了。」

「太太，你有所不知道，麗娜既然混到星洲來，而且敢來我們的宴席上鬧，背後一定有人撐腰；不給她，她會找上門來鬧，彼此都傷體面。」

「你搞大人家肚子時，就沒想到體面，現在跟我說體面，哈哈，豈不是自我諷刺。」

「我的好太太，丈夫有困難，太太就得幫忙解決，這樣子冷言冷語，豈是賢妻之道。」繼山動起重義，展開說服。

「哦，你說我不是賢妻，當然我不明大義；我是蠢妻，我能對你有甚麼幫助？」

「你借我一萬塊，不是解決了問題。」

「你娶我根本就不是愛我，目的在於我的財產。」

「沒有這回事，我是真心愛你才娶你。慧卿請相信我，只這麼一次，幫我一下，以後我會如數奉還。」

「休想以後，我才不饒你呢！」

「慧卿，饒我這次，幫我這一次，我繼山感恩不盡，向太太叩頭。」繼山乘太太語氣轉和，帶着酒態，表演滑稽動作。

「好了，別在我面前耍猴戲，我不是三歲小孩子。麗娜的事，讓我去見她。把她的地址交給我。」

「麗娜是一個野女，她說她現在當吧女，你怎好去見她。」

「野到那裏，總不致於咬我吧！我要見她，我自有辦法應付，你不必耽心。」

「那麼，你是答應借我一萬元。」

「要等我見了她，才做打算。現在我疲倦了，我要睡。」

「……………」

三

鄭繼山事先查明徐麗娜所給他的地址，原來是座落在芽籠那帶的一間酒吧。他如約載慧卿一起去。把車子泊好，他要陪太太一齊進去找麗娜，慧卿則吩咐他在車上等，除非她出來叫他，他才可以進去，他無可奈何，只好呆在車裏，不知太太將要耍什麼花樣，大概是不要讓他再見到麗娜，或者她想向麗娜探聽更多的秘密。

歐慧卿落落大方地踱進酒吧，因時間是下午三時，麗娜約定的時間。吧裏還沒有什麼客人，酒保和幾位早來的女招待在櫃台那邊聊天。他們看見慧卿這張陌生的臉孔，單獨進來，好奇地側面看着。

「我想找徐麗娜，請問她在這裏嗎？」慧卿趨前向他們發問。

「麗娜，還沒有到。你找她有什麼事？請坐一坐，她大概就要來了。」那個酒保回答。

「我在外面門口等她好了。」

慧卿出來，回到車上十分鐘，一個打扮摩登，身着迷你裙的女子，從德士裏出來，珊珊地跨過馬路，向酒吧走來。慧卿料想是麗娜，於是對繼山說：

「你的摩登舊情人來了是嗎？」

「就是她。」繼山講着即要開車門下車。

「不要太衝動，讓我出去，你留在車上。」

慧卿下車，在酒吧門口和麗娜打交道。

「徐麗娜小姐，我是鄭繼山的太太，我想找你談談。」

「鄭先生沒有來嗎？」麗娜左右張望，或許故意問，因為繼山的車子就在鄰近，並且繼山還揮手向她打招呼。

「他在車上，」慧卿向車那邊一指，接下說：「繼山已經把你跟他的事情告訴了我。我們都是女人，容易瞭解，關於一萬塊錢的賠償，只要你肯照實告訴我，我不會令你失望。」

「既然這樣，請你進去談談吧！」麗娜推開那玻璃門讓慧卿先進去。

麗娜找張角落的檯子，請慧卿坐下，問慧卿要喝什麼？

「給我一杯熱咖啡好了。」

「鄭太太，我並不是要向繼山勒索；他欺騙了我，我感到憤怒，所以找到你們的婚宴上鬧，原只想出一口氣。」麗娜開始打開話盒。

「我很諒解你，一個女人受了愛情欺騙，當然會這麼

做。不過你說繼山欺騙你，到底是什麼回事。繼山對我說，是你引誘他。」

「天地良心，當時我在吉隆坡的時候，才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十八歲女子，他又不是百萬富翁，人也不算挺英俊，幹嗎我要勾搭他。他自己風流，勾引我才是真呢！他乘近水樓台之便，一張油嘴，把我搞迷了，才是實事。」

「你不妨照實講，我知道男人的話，只可以信五十巴仙。」

「壞在我當時，沒有你這樣聰明，信他一百巴仙，才落到這種苦命地步，成了個賤女人，當吧女。要不是爲了我的孩子，我會去自殺的，唔，唔……」麗娜講到傷心處，忍不住抽泣起來。

「徐小姐，過去的傷心事，讓它褪色好了，現在爲它流淚，沒有多大用處。」慧卿拍拍麗娜的肩膀，投以無限安慰的眼光。

「我就是一個心腸軟的女人，才吃了大虧。我感情太脆弱，容易受感動，繼山大概就是見到我這個缺點，玩了我之後，便一溜乾淨。」

「徐小姐，你能簡單地告訴我，繼山是怎樣把你騙上手？又怎樣上手之後，拋棄不顧？」

「那時，我是一個從文冬出吉隆坡找事作的初出茅廬的女孩子，閱歷不多，在某理髮店找到一份工作。繼山和我是一板之隔的房客，和我同住的，還有同行的兩位姊妹……」

「這些繼山都告訴過我。」

「繼山是一個善於交際的男子，當時他的風度和油嘴很逗得我們女子開心，他常常過來我們房間講笑話，講故事，陪我們去玩，看電影等等。後來他慢慢對我流露情意，

常藉我的同房不在，獨自找我談心。那時我對愛情毫無經驗，一切都相信他，並當他是我未來的白馬王子。」

「有一晚，他乘其他兩位姊妹不在，買酒和宵夜回來，約我進他的房間吃。」

「難道你們租的房間是沒有客廳的嗎？」慧卿想明白那不大合理的場合。

「我們租的房子，是很普通的沙厘板屋，房東爲了多收租錢，凡是有空位的地方，都隔成房間租出，所謂客廳，不過是在廚房那邊弄出一個空位，放幾張椅子和一個茶几罷了。由於住戶人多複來，談話不方便，我們住久了，也不忌有他，房客之間在房子裏交談是慣常的事。即使有相熟的人來，在房裏坐坐，也是常有的事——我講到那裏了？」

「繼山請你進房吃宵夜……」慧卿提醒麗娜。

「是的，繼山那晚是有目的；我進去他的房時，他就把門關上，他說要單獨和我談談。我們一邊吃喝，一邊講情話。他大概是故意借酒意，大胆向我進攻，抱我，吻我，你是知道的，男人的獸性發作，來勢很兇。」

「你不抵抗？」

「我是一個感情脆弱的女孩，經不起他的挑逗。把身子獻給他。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許多次，因爲我既然已經獻身給他，就沒有道理再拒絕他。老實說，我當時是愛着他，我希望和他結婚，所以事事都聽他，遷就他；我太天真，我太軟弱……

「當我發覺有身孕時，他已經離開吉隆坡，他說公司要調他去新加坡。走之前，我曾經要求他和我結婚，他說等到新加坡安排妥當即娶我。我現在知道這些，都是他推諉責任的謊言。但當時我信以爲真。

「他搬去新加坡後，音訊渺茫，我的肚子一天天大，不能在理髮店做下去，也不好意思回家去覓父母，我連鄰居的眼色都怕起來。在兩位同房的姊妹協助之下，我搬到一個陌生地方住。靠兩位姊妹的經濟幫助和百般的安慰，我才順利地養下孩子。」

「徐小姐，恕我冒昧，你的孩子的確是繼山的？」

「鄭太太，我騙你做什麼，一個女人養私生子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拿無辜的兒子來認爸爸，對我的孩子又有什麼好處。你不相信，可以找任何的醫生檢查，看是不是繼山的骨肉？」

慧卿點點頭，說道：

「我相信你。後來怎樣？」

「養下孩子，滿了月，我照舊找工作，孩子僱人看管。我瞞着父母，我祈望繼山會有回頭的一天。我親自來過新加坡找他，他已經不在原來的公司服務，到那裏去找呢？我一定要找他，於是我想不如來新加坡找工作。因此我就帶孩子一起來新加坡找工作，在一位姊妹的安排下，我暫且當了吧女，已經快一年了。」

「就在你們結婚的那天，我看到報紙上刊登你們的照片和新聞，我才獲得線索，找到繼山，就是哪晚在你們的喜宴上。」

「徐小姐，我很同情你，不過事情已經太遲了；如果我和繼山還沒有結婚，知道這些底細，我絕不會接受他的求婚。」

「鄭太太，我並不是一個懷野心的女人；如果鄭繼山永遠愛着你，我除了祝福你們之外，不會存心破壞心腸。我只怪我自己命苦……」麗娜禁不住，放聲哭起來。

「徐小姐，你對繼山的要求一萬塊錢賠償，我將會付給你，這並不是意味着用錢買你的讓愛。你的損失，當然不是金錢可以補償得來。你把他的孩子帶到三歲，所化的精神，不僅是這個數目。」

「鄭太太，你的意思好像要拿錢來換回繼山的孩子。」麗娜有點驚張之色。

「是的。我的確有這個意思，既然是繼山的骨肉，子歸父養，也是順理成章。」

「我不同意，你們帶走我的孩子，我辛苦了這幾年，現在希望破滅，唯有志剛才是我精神上的最大安慰。我不能讓他離開我。你們鄭家就是出更多的錢，我也不要賣孩子。」

「徐小姐，我很欣賞你這點勇氣，敢做未出嫁的媽媽，又敢把孩子帶大。」

「謝謝你的過獎。」

「你的孩子志剛是請人帶嗎？」

「是的，我請一個阿媽帶，食用每月開銷很大，將來孩子大了，還要進學校，所以我才要求繼山給一萬元，準備做孩子將來的教育費。」

「既然你是出於善意，我沒有理由拒絕你的要求。不過你要留着孩子，我就不能付給你一萬元。我願意付你五千，除非你讓孩子……」

「鄭太太，無論如何，我絕不割讓孩子，那怕你出更高的價錢。」麗娜談到孩子十分認真。

「還有，你得答應我，以後斷絕和繼山來往。」

「鄭太太，這件事，請你放心，食過狐狸虧的人，還會找狐狸嗎！而且，我也沒有意思要破壞你們的幸福。」

「好吧，徐小姐，我們一言爲定五千元。我先開一張三千元支票給你，六個月內，若沒有事故發生，我再給你二千，當着是我們夫婦給你孩子的禮物。」

慧卿從皮包裏抽出支票，寫上三千元交給麗娜。

麗娜送慧卿出玻璃門，說道：「有空再來！」

慧卿回答：「再見！」

在車子裏等得不耐煩的鄭繼山，已經在鄰近咖啡店喝茶。看見太太在他的車子旁邊張望，他即付了茶錢，趕快出來。

「事情解決了？」他急忙地問太太。

「三千塊，先掛你的賬。」

他們上車之後，繼山禁不住吻太太的臉頰，讚美道：

「你真是一個賢妻！」

「好了，開車回去，我還要割你的耳朵呢！」



五月出版社新書(1973)

1. 流川著 流川論評集
2. 南子著 填河(散文)
3. 牧矜奴著 牧矜奴詩集 3
4. 謝清編 新小說集
5. 蔡蓁著 短歌行(詩)
6. 謝清著 醉了, 芒草(小說)

地址: 34, Lorong, 28, Geylang, Singapore, 14.

白天的月亮

子 木 著

五月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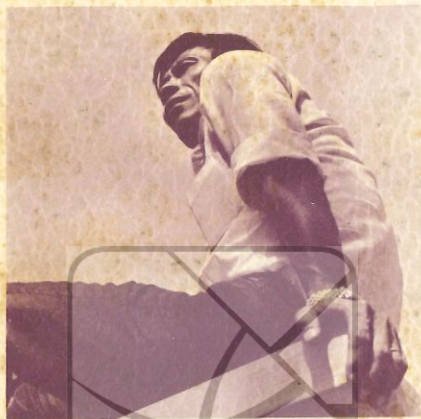
遠東文化(私人)有限公司總發行 19, Amoy St., S'pore. 1.

1973年2月1日初版

版權屬作者, 翻版必究

定價星幣\$2.40

郵購地址: NYLTI, South Buona Vista Rd., S'pore. 5.



子木，姓名何和應，1935年生。自1962年開始以子木筆名發表短篇小說至今不怠。

「白天的月亮」是他的第一集短篇小說，選十年來十二篇佳作。